太炎文錄初編

太炎文錄初編目　　章氏叢書

文錄卷一

文錄卷二

別錄卷一

別錄卷二

太炎文錄初編　　章氏叢書

文錄卷一

小疋大疋說上

說文疋足也古文以爲詩大疋字或曰胥字一曰疋記也章炳麟案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是故記錄稱疋取義於足迹今字作疏疋爲古音同故亦爲寫寫疏其物形謂之書書者疋之音而孳乳之字也釋獸曰鹿其迹速麕其迹解速今字爲麤本因疋變（疏或作疎可證）說文曰釆辨別也象獸指爪分別也詩傳曰兌成蹊也說從兌聲凡言疏言解言辯言說者無所取之取之足迹也蕢續亦曰疋樂記釆弦而疏越鄭君曰疏畫之也師鄭司農說雅有兩紐疏畫

是也彤鏤亦曰疋有司徹疏匕鄭君以爲刻飾明堂位疏屏疏勺月令其器疏以達鄭君以爲刻鏤是也圖畫刻畫皆筆削之事於古則一故逸曰疋以足迹命之其後擘乳帛則曰書械器則曰疏疏綱户朱綴刻方連者則曰疏要之其端皆疌諸足迹巳大小疋者詩序曰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頌本須皃字亟美則曰形頌紀事則曰足迹是故疋頌相待爲名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范寧述之曰孔子就大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脩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此則王者之迹謂之小疋大疋故訓紱如也世人欲改王者之迹爲近復謂變風終於陳靈雅雖經

不爲詩亡案其年世春秋之作後陳靈百二十年不相比次管子言爲春秋者賜一金之衣此復在陳靈前論稱式負版者孔安國曰負版者持邦國之圖籍孔子時圖籍猶上王朝近人之守未息又況國史初有春秋之代邪余念范寧以迹爲雅則是然雅亡在孔子春秋前四十八年復不相直以爲春秋編年國史之錄蓋始造于宣王之世詩序所謂小雅盡廢時也故大史錄年序始於共和明前此無編年書迹息者謂正雅之治不用詩亡者謂自是正風正雅不復用（說見原經篇）故夫疋之爲迹明矣善書者爲疋故胥史並稱有才知者謂之諝語亦自此始樂官亦有大胥小胥胥即疋也後漢有大予樂官大予者大胥之異文若匈奴傳比疏亦爲比余矣予亦疋也然則六詩惟疋爲重

齊詩推五際六情不取風頌蓋明其指歸哉故曰王者之迹息而詩亡也爲雅爲夏皆與疋同聲古者或借雅爲疋何武傳曰槃辟雅拜有司以爲詭衆虛僞杜子春曰奇拜先屈一𨚗今雅拜是也此則雅拜亦爲疋拜與手拜對名夏之從夂說文亦曰兩足也凡樂言疋者有二焉一曰大小疋再曰舂牘應雅雅亦疋也鄭司農說笙師曰舂牘以竹大五六寸長七尺短者一二尺其端有兩空髤畫以兩手築地應長六尺五寸其中有椎雅狀如漆筩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鞔之有兩紐疏畫後司農曰牘應雅教其舂者謂以築地賓醉而出奏祴夏以此三器築地爲之行節兩說雖少異器長五尺以至七尺者趣以築地皆杵之倫樂記治亂以相訊疾以雅錯晌唐書樂志說

相爲舂牘曲禮舂不相後司農以爲送杵聲雅之用亦在椎漢官有執金吾以駔牙鉏吾同物朋吾借爲雅金雅者金椎也要之相雅同物徒鞔革不鞔革及長短異雖二名實以一語變轉若龠笛簫三名聲均皆相似箭爲筱竹筩爲洞簫亦故同語矣雅本作疋以築地節行名楚王戊使申公白生杵臼雅舂于市雅猶相也古字多以胥爲相是故相之語柢亦曰疋相以築地則送杵之聲亦曰相荀子以作成相藝文志以錄成相雜辭

小疋大疋說下

甲曰詩譜云邇及商王不風不雅然則稱雅者放自周周秦同地李斯曰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呼烏烏快耳者真秦聲也楊惲曰家本秦也能爲秦聲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說文

雅楚烏也雅烏古同聲徐鍇切雅字一作烏加古在魚模則疋如烏若雁與鴈鳧與鶩矣大小疋者其初秦聲烏烏雖文以節族不變其名作疋者非其本也應之曰斯各一義闕通則無當爾且頌本形容也禮樂志言高祖六年作昭容樂禮容樂以昭容方昭夏然則大樂必以形容爲號漢初猶然頌爲形容甚明詩譜則曰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於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即又以容爲包容也其說春官大師曰頌之言誦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復別取聲義序曰風風也風以動之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即以八風與諷諫竝說也頌與風得函數義疋之爲足迹聲近雅故爲烏烏聲近夏故爲夏聲一言而函數義可也若舉其名號

者周之九夏以鐘鼓奏之爲樂又稱大夏恐非文王鹿鳴之儕何其名之相濫也

入卦釋名

說卦道乾爲天坤爲地震爲靁巽爲風坎爲水離爲火爲日艮爲山兌爲澤又曰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德業雖具詁者多未明其字詁案說文乾上出也此說艸木冤曲而出無取天義字從倝聲當讀爲倝倝日始出光倝倝也語轉爲晧暤昦暤者晧旰也旰乃倝字旰字訓晚無晧旰義昦者元气昦昦春爲昦天稱天者多言昦故以聲轉謂之乾其言健者象聲而爲訓也坤從土申土位在申爲地易明象聲而爲訓故言順劈歷振物者謂之震是故震象靁霆震娠踬唇振

諸文亦皆訓動矣巽具也無當于風及入巽選聲類同廣雅釋詁選納始入也說文入内也内入也堯典内于大麓五帝紀說堯使舜入山林川澤列女傳言選于林木是故選者入也選與與孫遁皆與縮潛伏義亦内入也選又遣也從辵巽巽遣之縱也春秋傳曰弗去懼選荀子儒效曰選馬而進故縱使走為選縱馬亦為選馬釋名風放也气放散也風馬牛者放馬牛故選為風矣坎之為水象聲為陷易知也離本離黃離麗皆效之借爾爽並從效爾者麗爾從效其孔效效爽明也從效從大象隙中光是故為火為日離向語呼光芒如引竿者為效蓋東西古語同也艮者讀為垠咢垠或為圻其義則岸也故為山圻譏聲類相似若雕幾為彫圻故垠又取聲於蹴蹴者訖事之樂古[illegible]

[illegible]爲盡者即此字言無邊際亦曰無垠無圻故垠爲止矣兌之爲文說文訓說直從易傳彖辭之義耳本義當爲通道卽今隧字毛詩傳曰兌成蹊也老子曰塞其兌檀弓記曰齧苗于兌兌今字爲隧字本從谷谷山閒陷泥地因是兩山閒注下通人行者謂之兌從儿者在人下故詁訓言足迹成蹊也通達之字當爲兌達本行不相遇一曰佻達往來相見貌無通過義故知宜爲兌兌與彖聲義復近彖者從意也說繹之字古音如稅皆聲近足相隨從謂之兌志相隨從謂之彖通過其道謂之兌闓所其心謂之說義相似也案始曰兌說也字本從谷谷者山閒陷泥地案始曰兌爲澤也古字多以衍爲谷釋名說下平曰衍小爾雅說澤之廣謂之衍谷字廢不用久故兌之爲澤莫能明也

說彖象

豕走謂之彖南越大獸謂之象易以爲名文字之權輿昉諸八卦依類象形韓非曰人希見生象也而案其圖以想其生故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文丈於是取法焉彖者篆之初文引書爲篆畫卦亦謂之篆彖字從彑銳頭也彑讀若罽與銳蘮丈剛同音彖銳聲亦轉若祿衣作稅衣矣古文彖書首尾皆削剝入卦亦爾故取法於封豨之首犀厥而前若有鋒刃謚之曰彖

孝經本夏法說

孝經開宗明義章曰先王有至德要道釋文引鄭氏說云禹三王先者斯義取宏遠無證明者山陽丁晏稍理其說猶未昭晳余以鄭氏綜撮全經知其皆述禹道故以先王爲禹非傿臆言

之也禹書不存當以墨子爲説莊子天下篇道墨氏之言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爲墨淮南要略訓曰墨子背周道而用夏政是故欲明孝經首禹之義必觀墨子墨子兼愛孟軻以爲無父然非其本藝文志序墨家者流云以孝視天下是以尚同孝經三才章曰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博愛即兼愛天子章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疏引魏真克説以爲博愛此即兼愛明矣其徵一也感應章曰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言有兄也援神契釋以尊事三老兄事五更白虎通德論曰不臣三老五更者欲率天下爲人子弟藝文志序墨家曰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此又墨家所述禹道與孝經同其徵二也藝文志序墨家曰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宗祀嚴父是以右鬼孝

經聖治章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道相合又祭法曰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此則明堂宗祀虞以上祀異姓有德者其以父配天實自夏始宗禹者啟也若禹耶宗鯀矣鯀障洪水而殛死以死勤事有功故可于明堂配帝然則嚴父大孝創制者禹其徵三也及夫墨家之薇不別親疏節葬所說與喪親章義絕相反要之同源異流其本于禹道一也其在墨子外者左氏傳曰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異義引公羊說殷三千諸侯周千八百諸侯是殷周無萬國獨夏有此孝經孝治章曰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此先王不指禹言自非夏法何有萬國之數其徵一也周禮

五刑各五百爲二千五百章曲禮曰刑不上大夫正義引張逸曰謂所犯之罪不在夏三千周二千五百之科書呂刑序曰呂命穆王訓夏贖刑其書言五刑之屬三千是則條律之數夏周有殊孝經五刑章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非夏法則不得此數其徵二也故以墨子明大義以書禮春秋辨其典章則孝經皆取夏法先王爲禹灼然明矣雖然自託此義而緯書怪迂之說亦以滋章尚書中候霸免曰卯金刀帝出復禹之常蓋正朔三而復漢運同夏斯在孝經不得謂無其義也開宗明義章曰夫孝敎之所由生也敎者忠質文三敎白虎通德論說三敎曰樂稽耀嘉曰顏回尚（盧文弨曰尚當爲問）三敎變虞夏何如曰敎者所以追補敗政靡弊溷濁謂之治也舜之承堯無爲易也

或曰三教改易夏后氏始此上白虎通德論案三教改易所始耶緣所由生矣然推迹變復謂之為漢制法斯祕書所以為誣妄也問曰春秋制法公羊義然孝經說亦有此邪荅曰孝經鉤命訣云曾子撰斯問曰孝文駁不同何子曰吾作孝經以素王無爵祿之賞斧鉞之誅故稱明王之道曾子辟席復坐子曰吾語女順遜以辟禍災與先王以託權目至德要道以題行首仲尼以立情性言子曰以開號列曾子示撰補書詩以合謀此言素王託權避禍耶與春秋同說矣尚書考靈曜曰此生蒼際觸期稽度為赤制故作春秋以明文命綴紀撰書定禮義文命者禹之名是又春秋孝經同出于夏法也推此諸緯亦謂孝經為漢制法其妖妄與公羊合符然孝經本禹之義不因是摧破也

子思孟軻五行說

荀子非十二子譏子思孟軻曰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楊倞曰五行五常仁義禮智信也五常之義舊矣雖子思始倡之亦無損荀卿何譏焉尋子思作中庸其發端曰天命之謂性注曰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智土神則信孝經說略同此王制正義引是子思之遺說也沈約曰表記取子思子今尋表記云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此以水火土比父母於子猶董生以五行比臣子事君父古者鴻範九疇舉五行傅人事義未彰箸子思始

善傳會旁有燕齊怪迂之士侈搪其說以爲神奇燿世誣人自子思始宜哉荀卿以爲譏也

駁皮錫瑞三書

善化皮錫瑞嘗就孝經鄭注爲之義疏雖多持緯候扶微繼絕余甚多之其後爲王制箋經學歷史春秋講義三書乃大誣謬王制箋者以爲素王改制之書說已荒忽然王制法品盡古今夷夏不可行咎在博士非專在錫瑞也經學歷史鈔疏原委頗安以己意裁斷疑易禮皆孔子所爲愚誣滋甚及爲春秋講義又不能守今文師說糅襍三傳施之評論上非講疏下殊語錄蓋牧豎所不道又其持論多以四庫提要爲衡提要者蓋於近世書目略爲完具非復別錄七略之儕也其序多兩可不足以

明古今文是非錫瑞爲之恇惑茲亦異矣又其稱湖南文化始自唐劉蛻登進士科延及曾國藩輩以彰進化速疾案湖南人士始後漢桂陽蔡倫倫誠宦者然史稱其有才學校讎經典倫實監理斯固弘恭史游之次又始造樹膚魚網爲紙中夏文化升降之迹倫有力焉其後蜀有蔣琬劉巴之徒興于零陵琬代諸葛亮執政成勞炳然巴在漢末稱高士聲及吳會諸葛亮自言運籌帷幄不及子初遠甚譽或少過然蜀世文誥策命皆巴所爲誠文章之儁也及晉有桂陽羅含桓溫稱之以爲江左之秀豈惟荆楚而已見晉書文苑傳其文迹可覩者有湘中記時見援引盛道湘水之美信而有徵是數子者皆湖南之令異方君子猶時想其末風絕流錫瑞不舉獨以劉蛻爲初將崇重科舉惑其

神志抑斁典而忘稽古乎漢晉遺事猶不能悉何況黃唐之世文武之時謂孔子以前舊無文化亦其所也余既覩錫瑞書傷其蕪亂又將迷誤後生駁議云爾

一孔子作易駁議

漢世有言孔子作春秋未有言孔子作易皮錫瑞以爲伏羲畫卦孔子繫辭繫辭者謂卦爻下辭也繫辭傳則爲弟子所作案左氏傳所載筮辭錫瑞將謂古文難信今姑不舉且以大傳史記及佗書所記爲質孔子世家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吾數年若是我于易則彬彬矣若所云繫者即是卦爻下辭彖象當何所指若以彖傳象傳當之是自作卦爻自以彖象說解其謬一也並卦之象人人能爲之

何必文王若專定其名者羑里之囚七年所定無過六十四名何其短拙其謬二也連山歸臧載在春官大卜錫瑞或不信桓譚新論曰連山臧于蘭臺歸臧臧于大卜連山八萬言歸臧四千三百言此漢人所明見不可誣也孔子亦云吾得坤乾郭璞在晉猶引歸臧齊母鄭母諸經歸臧當殷巳有辭周易爲周時所用不爲繫辭而待魯國儒者于六百年後爲之補苴情事相違其謬三也六十四卦十五爲重名四十九爲奇名其字財七十九夫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蓋書契之恆制七十九名書之版牘則足矣安得有韋編縱令在策其文既寡其義又少諳誦其名數日則了而遠待數年之功繩爛韋微乃得記識何聖人之徇齊而今鈍拙若是其謬四也論語云五十以

學易學者非自習其箸作之名故當抽讀佗人成語六十四卦卜筮者悉能舉之若舊無卦爻辭當何所學其謬五也大傳曰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此言中古其爲文王則明今云卦爻之辭作自孔子又云大傳是弟子作師徒相接必不謂之中古中古已作必不遠待孔子若云重卦稱作非必繫辭上遺伏羲經始之功下棄尼父成書之業徒取中流又無其義其謬六也大傳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若文王不繫辭則大傳爲妄說若曰卦名爲辭名卦者其功微成書者其功巨顧不曰易興定哀當素王與七十二君之事獨綢繆于姬氏舊王而沒本師之績是舉其微而遺其巨詳其遠而略其近其謬七也若以

箕子岐山之屬非文王所宜言者鄭衆馬融嘗以爻辭出周公矣要之文王覩見箕子何不可錄其人山川羣神帝王所常祀寧知前王無享岐山者必謂文王自擬乎且易當殷末故事狀不及周世徒有高宗帝乙箕子而已若作自孔子者當有成康之事五伯之迹今近不舉周世遠不舉虞夏獨以殷事爲言蓋其情埶其謬八也文言爲孔子作世家所明著若自作文辭又自設問以明其意既非辭賦何容有此公羊穀梁夏小正喪服諸傳皆弟子口問師口荅之若設難之文近起漢世周時惟辭賦有此未有施諸說經者也其謬九也若曰文言繫辭二傳皆有子曰之文故不得言自著尋子者男子之美稱夫子者卿大夫之尊號誠不得自據也然司馬遷官大史令而自署大史公褚少孫亦自題褚先生此則後進相尋因以自號非無其比或

言遷書署大史公者則東方朔爲書之若然大傳稱子者何知非弟子別題若以兩字有疑因謂大傳出于門下可曰史記百三十篇悉非子長所撰邪其謬十也序彖象說卦文言皆傳也卦爻辭則爲經若繫辭卦爻辭者史記當列爻辭先何故退就序彖之下文在傳次而以爲經其謬十一也左氏記載並辭容爲今文家所不信大史公世治周易談受易于楊何遷亦自云正易傳于左氏內外傳所錄悉載在世家言若知爲孔子作者當辨左氏之非縱無駁證猶當剟去其文今則緜篇攟摭往往而見曾無存疑之辭既以遷書爲據而云辭由孔子其謬十二也傳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謂孔子作易者大史公所不箸施孟梁丘所不言錫瑞直以己意斷其有無吾見世之妄人多矣于皮

氏得一焉

二孔子制禮駁議

禮五十六篇皆周公舊制記言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于孔子士喪禮于是乎書此謂舊禮崩壞自此復著竹帛故言書不言作（此猶漢末玉佩制亡惟王粲能記其法非王粲以前無玉佩而自粲始制之也）俗人疑禮為孔子所制證以孟子所舉滕文公行三年喪其父兄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明周公本無三年喪制（此本毛奇齡說）然孟子時諸侯去其籍久矣滕父兄言不足證春秋左氏傳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又曰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曾申者左氏之徒其言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鬻之食自天子達明春

秋巳有三年喪制杜預以爲卒哭除服既反傳義滕父兄言魯先君莫之行者即以昭公大蒐之事爲法非周典也雖然天子諸侯有朝會涖政之典是故康王在喪麻冕黼裳以受冊度出在應門猶受黄朱之乘退則釋冕而反喪服明出入異容矣孔子曰高宗諒闇百官總己聽于冢宰三年此蓋殷制有然周時臣爲君亦三年自士以至三公其服無等天子葬期七月則冢宰百官皆在倚廬若背殯行事則持喪爲虛若相隨居喪則政事將廢冢宰以下既有聽政之期明天子亦臨政御門自若反在喪次然後寢苫持衰春秋宋平公卒寺人柳熾炭于位元公將至則去之比葬柳遂有寵惟寢苫無牀故當以炭溫地言其將至又明不終日在喪次也若夫士喪之禮柩在殯中朝一溢

米夕一溢米不食菜果踰月而葬故有力者足以堪此天子葬期七月諸侯五月㵭墨過甚非有生所能堪然則居廬食粥上下所同兼御菜果宜其異矣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今古文典籍所同猶以記言中月而禫遂令鄭王異說二十七月之制肖鄭始也春秋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時去僖公之薨適得二十五月故左氏以爲禮喪制計月本兼計首尾葬朞亦然非如今人刻日而計也若從舊爲已禫未踰月若從鄭說亦大祥以後也大祥朝服縞冠既祥改服十五升布深衣領袖緣皆然素縞冠紕素中衣領袖緣帶皆然去腰絰秉杖白麻屨無絇醯醬乾肉出堊室始居内寢按小功成服十一升義服十二升既葬㲉裳如故居内寢故小功卒哭可以冠取妻三年之喪大祥以後服十五升布其縷

已細於小功之末雖不得行親迎納幣固無嫌矣蓋冠昏皆嘉禮然情欲之事于喪有悟成人代父在喪則宜是故三加之節在殯而行成王因喪冠可證蓋不冠則無以成服也別內之制及禫猶屬納幣輕於親迎重於加冠故既祥則可以行斯先王所以立中制節也雖依鄭義左氏說猶可通況于古者三年之喪舊典皆云二十五月而畢哉後人不曉變除直以三年之喪始終若一進者則云魯文喪娶退者又言卒哭除服其佗見春秋諸侯在喪不廢朝聘因以古制無三年服豈悟共主領錄九服邦君亦有鄰交居廬治喪事不偏替者乎毛奇齡好爲誣說皮錫瑞又據孺悲學喪之文以爲禮始孔子亦其謬矣士喪禮固言書不言作喪服禮兼上下又非士喪之篇文不相涉記檀弓曰魯人朝祥而莫

歌子路笑之孔子曰三年之喪亦以久矣夫言其久不行也若自孔子始作者當云三年之喪創法自我不可以責未聞者何乃言久不行邪記檀弓又曰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然則自斬衰三升下至緦麻十五升抽其半其爲精粗異度緐碎亦甚矣獨有制禮自上民胥效法故織紝之家素備其式假自孔子制之者縱令徧行魯國自適士以至府史胤族猶當萬數倉卒制之何由得布（按今人雖欲持衰而不得者耶以布之精粗不能如法故也）若不自置邸店親課女紅布縷既不中程則衰無以當物唐爲丈具將安設施此則自衛反魯五年之中專爲縫人賈販猶懼不給固無刪述六經之暇矣又若制禮昉于孔氏冠昏朝聘以及祭享其事猶多哀公不以問孔子獨問士喪孔子又本不作士喪禮待哀公

問然後發之君則失倫臣則失缺其違於事情遠矣耶若是者禮記曾子問篇孔子自說從老聃受禮寧知今之禮經非老聃制之邪孟子曰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正以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制自周室不下庶人其後禮崩樂壞當孔子時而已不具故儒者不得篇篇誦習若制自孔子者下逮齊宣財百有餘歲非殘缺之限孟子又無容不學也墨子節葬篇曰君死喪之三年父母死喪之三年妻與後子死者五皆喪之三年然後伯父叔父兄弟孽子期姑姊甥舅皆有月數則毀瘠必有制矣使面目陷陬顏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其作非儒又以是專斥儒者說死修文篇亦云儒者喪親三年此由喪禮廢缺獨儒者猶依其法故名實專歸之古者刑書本無短喪之

罰故得人人自便弗可禁止非直晚周也漢世鼂錯翟方進爲三公遭親喪猶不去官若以周公時未有喪制故晚周無三年服漢世士禮既行何以持服者寡乎見晚周無持齊斬者即云喪禮自孔氏制之見漢世無持齊斬者復可云喪禮自二戴制之邪孔子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晚世尊公旦者黜孔子以爲先師訟孔子者又云周監二代實無其禮不悟箸之版法姬氏之功下之庶人後聖之績成功盛德各有所施不得一槩以論也

三王制駁議

王制者漢文帝使博士刺六經爲之見于史記盧子榦從其說而鄭君以爲在赧王後說已晻昧或言博士所作本制兵制服

制諸篇史記索隱說又有望祀射牛事見封禪書今皆無有是本二書也不悟經師傳記時有刪取其文即今樂記亦不及本數則王制渝可知先師俞君以爲素王制法蓋率爾不考之言皮錫瑞信是說爲王制箋所不能通即介特素王以爲容閎築周尺東田之文非孔子作甚明其言制祿又參半本孟子孟子自言去藉以後其詳不聞孟子王制說略可信者曰卿祿四大夫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案古一升當今二合周禮上年人食四鬴是爲二石五斗六升一歲爲三十石七斗二升當今六石一斗四升四勺也蒙有麻豆在內故得此數食七十二人者爲二千二百十一石八斗四升四之爲八千入百四十七石三斗六升漢承秦制丞相視周列國之卿故奉萬石御史大夫九卿視周列國之大夫爲中二千石月奉百入十斛一歲二千一百六十斛數皆相近晉語言卿一旅之田大夫一卒之田一卒百人一旅五百人則卿祿五大夫百人則三千七十二石五百人則萬五千三百六十石視漢制皆加三分之一視王制說卿則略倍矣當孔子時周典猶在縱欲改制不當適與孟子

所略闕者同尤瀆亂不經者以為天子之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此非孟子所說而與昏義尚書大傳春秋繁露白虎通義相扶叅周禮三百六十官非徒三百六十人也官各有正有貳有考除胥徒府史婦官不計約三千人而鄉遂郊野之官不與官之以事別者一官無過數十人官之以地別者一官率有千百人故鄉遂凡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二人郊野凡六千五十八人今云百二十官徒有百二十人何其昧于設官分職之略也（毎官不止一人而方面親民之官一官必至千百人斯乃設官常法異代所同雖有聖知弗能易也）周禮天官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此十五人者所謂正貳考也六官則九十人若以此率都九卿當一百三十五人此徒總攝維綱之吏未及衆職也今

王制除三公外徒有一百十七人若如大傳所說每一卿三大夫佐之每一大夫三元士佐之如此一卿之正貳考凡十三人略與周官相比九之爲一百十七人自此而下別事爲官分地置吏俄空焉王制亦說有大樂正大司寇市大史諸官不在卿數又非卿之貳也若每卿三三以爲佐雖大樂正諸官亦無所容矣若言大夫參卿元士參大夫非如周官正貳考之制者是則百二十官各爲正長九卿之寺徒有正卿一人更無僚屬爲之贊助其叢脞不亦甚乎又其所云命鄉論秀士命鄉簡不帥敎者移之郊移之遂鄉與郊遂將置吏邪其無吏也若無吏者命鄉則命何人移郊移遂復命何人督錄之若置吏者親民之官因地而分其數必逮千人以上安得徒有百二十人也余以

王制昏義書大傳春秋繁露皆不達政體者爲之名曰博士而愚莫甚焉錫瑞又欲移其愚于孔子謂之爲後王制法案漢官四百石比古元士故叔孫通制朝儀吏六百石以上乃得侍坐上壽其下即不所謂朝不坐燕不與也今以百官公卿表百官志校之除去三輔諸職在朝者尚一百五十餘員皆在四百石以上而博士議郎之屬無員者猶在其外宦者亦不與焉所以給用者四百石以下自三百石至于斗食其爲贊助者尚衆今王制言王朝命吏下至元士而止以此爲漢制法祇令曠官廢事耳且王制封建制也然千里之内亦有鄉遂縣内九十三國外有方百里之國六十四方十里之國九十六以祿士爲閒田此處遂無吏人領治之邪王制之縣内比漢三輔若閒田無官

者則是欲漢廢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以下也循王制之法行之無不亂治施之無不曠官百世可知博士本謏詑不練政事鄭孔蓋未能彈正皮錫瑞又曲解之其言有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爲御鄭君說之以爲官者謂其文書財用御者謂衣食正義曰百里者謂去王城百里四面相距爲二百里耶如是天子私用二十四倍于經費之數雖夏癸商辛之政未至從欲廢治如此也其言疆域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恆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案堯典所言疆里北至朔方南訖交阯東至堣夷漢迹西之城也西至西耶漢之鮮水王莽號之曰西海今所謂青海也西鮮青聲之轉一周官經略亦方萬里九州之內則方七千里

縱以周官爲不可信燕召公所都即今宛平北得涿鹿今宣化之城出恆山之北矣齊景公欲遵海而南放乎琅邪魯亦奄有龜蒙皆地盡東海矣博士不考地望欲擯燕齊于九州外孔子生當周世必不欲剗冠帶之地以資熏鬻薉貉也今文說亦或言中國方五千里此雖不違周制猶踰王制所說錫瑞則云三千里爲平土可耕者餘二千里在山陵林麓三分去一之內此本白虎通義而誤按王制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方三千里者乘方爲九百萬里故得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此本未去山陵林麓以下也又五千里者乘方爲千里之地二十五三千里者乘方爲千里之地九若依五千里數三分去一猶有方千里之地十六方百里之地六十六方十里之地六十六安得遽削至方千里者

九乎此殆三分去二非三分去一也錫瑞雖蠡揣猶宜略識畫方之法何乃荒忽至是也然則王制者博士鈔撮應詔之書素非欲見之行事今謂孔子制之爲後世法內則教人職官外則教人制地此蓋管晏之所羞稱賈捐之所不欲棄桑維翰秦檜所不敢公言誰謂上聖而制此哉抑今文家之說皆謂漢立公羊上應聖制今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不言崇五術立五教不言順素王春秋若王制爲孔子所定則漢立公羊春秋乃不應孔子意也今文家又憙言春秋斷獄洪範察變今王制云破律以亂政殺假于鬼神卜筮以疑衆殺夫漢律所不箸而以春秋爲決事比是破壞漢律說從東高廟之災以爲當誅大臣見蟲食木葉之變以爲當禪位公孫

氏是假于鬼神以疑衆然則仲舒論死䏻孟刑誅于王制適爲應辟矣爲今文而尊王制祇以自斃夫何利之有錫瑞于此葢未之思也

大夫五祀三祀辯

曲禮王制竝言大夫祭五祀祭法獨言大夫立三祀鄭君注曲禮謂五祀殷制三祀周制注王制謂五祀有地三祀無地陸佃曰三祀言其立五祀言其祭祭與立異此皆强爲生義也案祭法所言等而上之天子七祀于户竈中霤門行以外復增司命泰厲故不知七祀所自起無以明三祀所由立尋司命泰厲之入七祀斯乃近起楚俗非周制也漢書郊祀志言荆巫有司命楚辭九歌之大司命即祭法所謂王所祀者也其少司命即祭

法所謂諸侯所祀者也九歌之國殤即祭法所謂泰厲公厲也
九歌之山鬼祭法注曰今時民家祠山神山即厲也是山鬼即
祭法所謂族厲也然則司命泰厲公厲族厲皆於楚辭九歌著
之明其所言王立七祀諸侯立五祀大夫立三祀適士立二祀
庶士庶人立一祀者皆由楚國儒先因俗而爲之節文矣魯併
於楚祭法所述祀典泰半本魯語展禽之說其爲楚人刪集又
易知也其在周禮司命爲天神厲爲人鬼與戶竈中霤門行爲
地祇者介然有別大宗伯槱燎之祭司命與司中風師雨師同
之皆在天神之部今獨取司命以與地祇五祀比肩此何義也
泰厲公厲之祭晉語有云鯀化爲黃能以入於羽淵實爲夏郊
三代舉之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然則厲鬼之祀視因國多寡

為制其數不定晉本大夏故祀夏厲不然亦不祀也若夫王祭四類則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咸祀之見小宗伯鄭司農注無爲別祀泰厲矣故曰祭法所言則楚制也楚制大夫三祀減於曲禮王制之大夫五祀者七國時大夫之稱庳於春秋若秦爵二十級始至徹侯然五級已稱大夫六級稱官大夫七級稱公大夫五級大夫財加四級不更一等不更者始免爲更卒耳其上即爲大夫大夫之卑賤明矣漢書高帝紀五年詔曰軍吏卒會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爲大夫準此大夫特士伍賞功之階也詔又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爵或人君上所尊禮久立吏前曾不爲決甚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準此秦制官大夫以下尚不得與令丞亢也淮南

王傳大夫但張晏曰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明其本姓大夫也如淳曰但大夫名也又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景建以長安大夫從莽通共殺如侯得少傅石德侯而緇邑麓傳稱之曰長安男子洪氏讀書叢錄疑當時男子通稱大夫不知此二人皆以緇民而有大夫之爵自其爵言則曰大夫自其身爲緇民言則曰男子表稱長安大夫者猶其稱冷廣爲濕沃公士箸其里籍也誰云男子通稱大夫邪以漢承秦制故附證於此楚之大夫復庳於秦漢書高帝紀沛中豪桀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爲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斯則縣吏亦稱大夫沛故楚地足以明楚國大夫一切皆闒茸賤役適士庶士蓋亭長以下也續漢書百官志注引應劭漢官曰大縣丞左右尉所謂命卿三人小縣一尉一丞命卿二人又引漢官曰鄉戶五千則置有秩風俗通有秩則田閒大夫言其官裁有秩耳是卿大夫之卑如是大夫爵庳故則士必爲亭長以下矣漢制本秦亦得與楚互證其祭止於三祀若周世大夫上至三命下不損一命則必有五祀矣曲禮王制兩注當定從曲禮注說以戶竈中霤門行皆地

祇不容增損也問曰曲禮天子諸侯大夫皆祭五祀何其無等差邪荅曰金鶚求古錄言天有五帝地有五神五神分列五方謂之五祀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五祀列社稷五嶽閒其爲地祇甚明然則天子諸侯所祭五祀爲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大夫所祭五祀爲户竈中霤門行其秩有辨亦猶社通上下而有崇卑矣

夏用青說

禮器或素或青夏造殷因鄭君曰變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爲黑黑爲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正義引王肅聖證論以爲夏同堯皆尚其紫色舜土德王尚白而尚青者土以生爲功東方生物之始故尚青土既尚青水則辟

之青而用白也故殷是水德而尚白章炳麟案以青爲黑猶指鹿爲馬縱民閒鄙言從之猶自知名實不稱經師作記寧尚襲此謬言邪王肅以尚青爲舜制與記不合尤非誠證尋呂氏春秋應同篇曰及禹之時天先見艸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气勝木气勝故其色尚青其事則木及湯之時天先見金刃生于水湯曰金气勝金气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金明周秦閒終始五德之學自有謂夏尚青者史記封禪書曰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艸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說與呂覽大同故記人亦取之非謬稱異爲青也白言素者常語無變

毛公說字述

召陵許君述說文解字多本詩故訓傳撣嘖索隱眇與頡籀故

言相會說解之文或不能刻一字況其大義彰彰者毛公與李斯同師孫卿知後王之成名諸夏之成俗曲期每說一字淖汋隨理聲均駢隱地勤鈴鈴倉頡篇所不具宜以故訓傳緐維其闕獨有冣審諦者二事說文不能用大雅行道兌矣傳曰兌成蹊也其軍三單傳曰三單相襲也小篆既無隧兌則爲其本字訓說者由此施易許君曰兌說也猶皮傳也說見入卦譯名單字彝器作丫或復爲丫皆象系聯在六書爲指事小篆從古文之體字則作單諸相似續曰單方言蟬續也楊雄傳曰有周氏之蟬嫣三代世表窮蟬世本謂之窮係蟬係義相應皆單字也單之聲轉爲氏觶從單聲禮經作觗從氏聲其例也本其所生謂之姓辨其世係謂之氏氏亦借爲單字若楊雄言蟬嫣矣諸相承襲

亦曰單言代壇言禪位皆單字也其軍三單者若漢時卒更踐更過更之制更番徵調以後至者充前人之缺義同禪位故曰相襲經訓與字義若合珥亡有昭晢於是者矣大史公秦楚之際月表曰五年之閒號令三壇三壇正當爲三單直所期之質異耳義素明湜而崔靈恩沈重孔穎達諸子晻於字例正義則曰三單相襲者謂三行皆單而相重爲軍然先是王肅巳不能瞭故其言曰三單相襲止居則婦女在內老弱次之强壯在外不悟其爲禪襲也王肅巳上鄭君猶在疑眩感忽之閒是故改易傳訓自爲之說曰單者無羨卒也鄭君巳上許君故巳恇惑弗能憲章以形從吅以義訓大訓大者直辮之假借其於本義縣矣自爾陟字無文可徵允之爲澤亦且失其平楙說單者愈

益証冏阮氏說好父辛彝以丫象三辰說爲示字謬輕之士
復傳之三辰斿旗以爲其單三斿夫熊虎爲旗交龍爲斿鳥隼
爲旟龜蛇爲旐皆畫其物象不以易司常之正名假令小雅曰
旐惟旟矣今曰蛇惟隼矣設此旐矣今曰設此龜矣文義則詰
籟不可通何其迷誤不諭如此也以丫象三辰聲頗近示爲
古示字此則丫亦象彈丸形聲瘉近彈復可說爲彈字邪阮
元又說古文旂從㫃從單亦本旂字聲嵒耶古文旂從㫃斷聲
說文斷亦從斷然不能舉其字無宜穿穴形聲相從將非蟬嫣
之本文嫣本訓長貌蟬嫣之嫣尚無本字若從單斤聲則聲義皆得焉聲斤聲本通故後漢書侮不小儒亦作悔不小斯也說爲三辰匡剌則甚矣昔李陽冰以壘斗說叀世知其盭阮
元說𦊆其盭什伯於前世曾不寤毀棄雖駮而實遺商䖵令許

君叚守傳說示之典常安得此詭者之言乎

賓柴說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注鄭司農云實柴實牛柴上也故書實柴或爲賓柴釋曰賓柴無義後鄭雖不破當還從實柴也余以賓柴故訓後人莫能憭解非無義也柴字孳乳作柴說文云柴燒柴焚燎以祭天神古文作禬從隋省此賓柴字形爲柴義則爲禬賓者導也書堯典寅賓出日五帝本紀訓爲敬道僞孔亦云賓導也禬之言隨也大玄從測曰日嬪月隨嬪即賓言日倡導而月隨從也此祀日月星辰四物者日月爲大故主之以賓禬爲祭名古義散亡獨楊子雲知之耳堯典寅賓出日則賓柴之祭也祭日有二郊祭大報天而主日春分朝日皆稱曰賓楚辭天問啟棘

賓商九辯九歌大荒西經曰開上三嬪於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郝懿行曰賓嬪古字通棘與亟同蓋謂啟三度賓於天帝而得九奏之樂也賓商者賓帝之譌文郊本賓日以其報天故亦言賓帝賓天好神怪者乃謂啟得上天與北極大一之神相接要之封禪郊時古有求仙之說周書大子晉言吾後三年將上賓於帝所乃直以賓帝爲登天之代稱矣知賓柴之本義而怪說可襄也祭日亦有柴彘與寅淺內日儒孔作錢淺柴聲通韓詩外傳駕馬柴車可得而乘也晏子春秋作棧車晏子淮難通棧奇之徒棧奇漢書作柴奇是其聲通之例

禽艾說

墨子明鬼下禽艾之道之曰得璣無小滅宗無大則此言鬼神之所賞無小必賞之鬼神之所罰無大必罰之呂氏春秋報更

曰此書之所謂德幾無小者也準此禽艾爲逸書篇目瞿灝以逸周書世俘解有禽艾侯事當此禽艾案世俘所禽多矣獨謐艾侯義不可通禽艾則咸乂之假借也艾之通乂若詩或肅或艾是矣禽之通咸則以咸今聲近說文鹹銜也以今聲之銜訓咸聲之鹹離騷曰長顑頷亦何傷以咸聲今聲之字疊韵成語伊耆氏共其杖咸注曰咸讀爲函說文俗函作肣從肉今聲考工記燕無函鄭司農曰函讀如國君含垢之含則咸亦通今聲可以條例比知書序曰伊陟贊於巫咸作咸乂四篇馬季長曰巫男巫也名咸殷之巫也禽艾說鬼神事其爲巫祝之書明矣

說束矢白矢

秋官大司寇入束矢於朝注古者一弓百矢束矢其百个歟魯

頌泮水束矢其搜傳曰五十矢爲束惠士奇禮說曰淮南子曰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注云箭十二爲束案鄉射禮大夫之矢則兼束之以茅上握又大射儀賓諸公卿大夫之矢皆異束之兼束者四矢異束亦然然則束矢者四矢也舊說謂十二矢者蓋本漢書弓一張四發服虔曰發十二矢韋昭曰射禮三而止每射四矢故以十二爲一發然則一弓四十八矢其說又與毛鄭不同自注師古以一發爲一放則四發爲四矢然魏百官名曰三公拜賜鵜尾鶡尾觽箭十二枚則服韋之說非無據也章炳麟案考工記曰冶氏爲殺矢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此參分一在前二在後者也佗矢不知輕重云何就舉七分三在前四在後者重亦不止三垸之半尋垸即鍰同音叚借鄭君駁異義曰贖死罪千鍰鍰六兩大半兩爲四百一十六斤一

十兩大半兩銅與黃金贖死罪三斤爲價相依附以此計之明三鍰爲二十兩殺矢鍭刃之重也鍭入槀中者一尺故其重至此若五十殺矢則重六十二斤有半一百殺矢則重一百二十五斤皆過鈞金三十斤數夫古之矢鍭銅也鈞金亦銅也惟金三品楚子賜之金金並是銅必知此鈞金非黃金矣以銅贖死惟直黃金三斤豈有獄入黃金十倍贖死此秋官以兩造禁民訟以兩劑禁民獄注曰訟謂以財貨相告者獄謂相告以罪名者此爲獄重于訟獄祇入三十斤銅訟入束矢其數乃二倍四倍于獄何其左戾就舉三前四後之矢五十計之其數猶重于三十斤也故知束有大小詩傳言束矢者孫卿所謂負服矢五十个議兵秋官言束矢者則一發十二矢鄉射大射言乘束異束者則孟軻所謂乘矢也殺矢十二重三十六鍰爲十五斤正當獄入鈞

金之半矣管子小匡曰小罪入以金鈞薄罪入以半鈞訟獄者三禁之而不直則入一束矢束矢之重正得半鈞兩事所罰同劑直成器不成器異耳若四矢則大少也

問曰如上所說古無用百矢者邪荅曰古無百矢之束而有百矢之用保氏五射鄭司農曰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白矢者賈疏謂矢貫侯過見其鏃白李呈芬謂白鏃至指黄以周謂白矢即司弓矢所謂絜矢絜白一義皆失之白借爲百白矢者百矢也戰國策曰養由基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客曰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少焉气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前功盡矣是所謂百矢者也參連者三矢反故井儀者四鏃如樹技悉工巧百矢爲尤難故於五射居首云

諸布諸嚴諸逐說

郊祀志有諸布諸嚴諸逐竊謂此皆八蜡之神也諸布即貓虎郊特牲正義曰貓虎與其除害甚者淮南言羿除天下之害死爲宗布是布爲除害之神通名祭星曰布與此殊矣諸逐者師古曰逐字或作逑音求當從之諸逑即郵表畷也逑與表通阮元說凡表綴處必懸表說文所謂城郭市里高縣羊皮也三家詩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畷郵球即表同音假借也此上阮說故郵表畷之神曰諸表淮南說林訓曹氏之裂布蛷者貴之然非夏后氏之璜當于裂字斷句布蛷者貴之爲句布蛷即諸布諸逑曹氏之裂雖不詳何事若如高氏斷布爲句謂以祭司命之布傅蠚蛷瘡則失之既與夏后之璜相校宜亦玉石類也諸嚴者防

與木庸說文嚴從厰聲厰岑也巖從嚴聲岸也

說渠門

齊語賞服大輅龍旗九旒渠門赤旂賈侍中曰渠門亦旗名韋昭曰渠門兩旗所建以爲軍門若今牙門也章炳麟案考工記車人渠三柯者三注渠謂車輮所謂牙準此是車渠實借爲牙渠門牙門一語也此乃借牙爲渠周禮典瑞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注渠眉玉飾之溝瑑也字又作縔廣雅釋器無縔鞻履也其緣謂之無縔是渠縔所以表玉表履渠門以表軍門故亦同受渠稱後世謂之牙旗即此也周禮大司馬以旌爲左右和之門小雅車攻傳曰褐纏旃以爲門穀梁昭八年傳曰置旃以爲轅門渠門則其類矣渠轉作牙至今猶有牙門之稱

說稽

吳語攤鐸拱稽解唐尚書云稽棨戟也章炳麟案說文稽留止也從禾從尤旨聲禾木之曲頭止不能上也積𥞤多小意而止也從禾從支只聲𥞤積𥞤也從禾從又句聲又者從丑省稽積𥞤皆受義于曲頭之禾稽積宜本一字只旨同聲左氏襄十一年傳樂旨君子即樂只君子可徵也廣韵積𥞤皆訓曲枝果段先生曰積𥞤或作枳椇或作枳枸或作枳句或作枝拘皆詰詘不得伸意明堂位殷以椇注椇之言枳椇也謂曲橈之也莊子山木篇曰騰蝯得柘棘枳枸之閒宋玉風賦曰枳句來巢空穴來風陸璣詩疏作句曲來巢謂樹枝屈曲處鳥用為巢淮南書龍夭矯燕枝拘亦屈曲盤旋之意（此上引段說）尋說文引賈侍中

說稽䅡稽三字皆木名此則稽即莊子所謂枳枸廣韵所謂曲枝果矣故稽爲木屈曲者說文戟有枝兵也從戈榦省釋名戟格也旁有枝格也方言凡戟而無刃其曲者謂之鉤釨鏝胡引伸之則毛詩傳曰拮据撠挶也說文挶戟持也据戟挶也皆取曲義此戟爲兵曲而有枝者稽形從支義則訓曲是故戟亦稱稽其作稽者由說文以後言之則曰稽稽聲義皆通可也其在周時稽稽則本一字復有佗證說文戛戟也從戈百戈平頭戟也戈爲平頭即明戟非平頭其從百者取義于禾之曲頭可知也釋名以枝格訓戟有枝格則可遮迥以禦妄入是即稽訓留止之義古訓既佚獨賴唐氏存之世人遂云稽借爲棨此倒其本末也古字有稽字亦作稽引伸爲戟假借作棨說文棨傳信

也本義非戟漢書文帝紀除關無用傳李奇曰傳棨也師古曰棨者刻木爲合符也古或訓稽爲合爲同韓非主道曰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堯典曰若稽古帝堯鄭君曰稽同也儒行古人與稽鄭君曰稽猶合也此乃借稽爲棨棨本刻符相合故引伸有合同義猶符契皆可訓合訓同矣廣雅釋詁稽與繙彌縫際接交並訓爲合又訓問訓考者皆由傳信合符引伸是故今字以稽爲棨以棨爲稽猶穜種僮童之互借矣山有會稽者稽亦借爲棨字封禪書曰禹封泰山禪會稽吳越春秋曰禹巡天下登茅山以朝羣臣乃大會計更名茅山爲會稽尋會稽即會棨古字會合同會棨者合符也黃帝合符釜山舜朝諸侯于四岳則輯五瑞故禹亦以會棨行朝會事因以事名其山言會計者

以聲爲制猶未覩其本真也

說門

說文門聞也臯門應門者外臯而內應聲財相及所謂臚句傳臯者禮記臯某復是也毛傳以臯門爲郭門此說其事非借臯爲郭也夏官注司馬法曰鼓聲不過閶鼙聲不過闒鐸聲不過琅狀其聲也閶說文作鼛闒說文作鼛投壺以口爲鼛以○爲鼙琅狀鐸聲亦近矣然故命門者亦以是號說文云閶天門也闒樓上户也閬門高也天門不應特制字樓櫓之高有若穹蒼命以天門吳有閶門則閶本城門也樓上之户高次城門闒者所謂郎門閶闔闒皆高門足以聞遠故從鼓鼙鐸聲所及而制其名

說物

說文物萬物也牛爲大物天地之數起於牽牛故從牛念古人言物者非僅萬物漢世多言物色左氏春秋說百官象物而動杜解曰物猶類也正義曰類謂旌旗畫物類也鄉射禮大射儀說設物曰物長如笴其閒容弓距隨長武若丹若墨度尺而午此皆以物爲畫象其本義當爲牛之毛物小雅三十維物傳曰異毛色者三十也古者犧皆用純白牡騂剛辨其膚采其他牛亦準是是故牻者白黑雜毛牛犉者牻牛犡與將者牛白脊犢者黃牛虎文犖者駁牛抨者牛駁如星犥者牛黃白色犤者黃牛黑脣犉者白牛皆辨其須色而寫其儀形是之謂物其于馬色亦然小雅比物四驪傳曰物毛物也然則宗廟齊毫戎事齊

力田獵齊足惟齊毫尤重故馬有騏駵騧驪駰騢諸名或言四黃四驪皆是夏官校人曰凡軍事物馬而頒之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皆毛物也物者猶言弗突肇謂之弗毛飾聿聿為弗毛在體為物引弗以圖狀貌曰畫亦謂之物是故有襍采者通曰物傳說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襍帛為勿今字亦為物是也有畫象者通曰物吳語曰審物則可以戰乎韋解曰物旌旗物色徽幟之屬是也諸肖貌通曰物周語曰象物天地古語言方物後世良史易之以彷彿是也諸形色通曰物漢世謂人身體為人物說文娄婦人小物也妝婦人小物也是也諸儀容通曰物繫辭曰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物宜者物色儀象是也諸諭

詭異狀者通曰物夏之方有德也鑄鼎象物物者罔兩离魃春官以神仕者致地示物鬽大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是也引而伸之說物爲類萬物者猶言萬類矣若以是爲造文之本說以牽牛大物斯迂也問曰記言格物者何所取應之曰射者履物不可越者也哀公問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故曰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謂有軌度不可逾也其在易曰言有物而行有恆格物者格距於其軌度若射者然思慮辯難不越限封毋縈繞以自遁也毋汗漫以自憮也是以能致知不然非解垢爲觥辯則逐于無端崖之辭

大子晉神仙辯

日本粟田寬爲氏族考稱述雅記著別之氏七百有十出諸夏

者有周靈王詹公作僞泰始皇二世衛滿漢高祖光武靈帝曾孫阿智王獻帝漢三（按漢王不詳何人）魏武文二帝陳思王吳主權晧燕公孫淵隋煬帝及漢人唐人之後（姓氏錄有倫前郡主下日佐二氏出齊王肥此並以高祖裔之吉水連則出蓋寬饒此直云漢人耳又有松野連出自吳王夫差而此未錄）靈王後爲山田山田御井志我閇長野廣野三宅六氏凡史傳見靈王子三槩子曰倭夫用千位死其黨奔晉自景王而別則係景王其一耶大子晉比事以求左驗靈王後六氏者蓋大子晉之冑也世有列仙傳云錙向所集錄其說大子晉事言浮丘公接上嵩山三十餘年仙去周書言大子晉十五見叔譽師曠師曠歸未及三年告死者至二說既異日本誰雖多傅會亦有所受之故家父老三事參會則大子晉者其亦託於采藥以奔東海彼三神山之

名自咸宣燕昭而著蓋靈王時始基之矣加誣事狀以為神仙固也潛夫論志氏姓曰王子喬仙之後其嗣避難于晉家于平陽田氏王氏其後子孫世喜養性神仙之術案田氏王氏皆田齊後裔蓋齊之後散入晉地子孫喜仙遂託于子晉之嗣耳後漢書方術列傳王喬者河東人也顯宗世為葉令或云此即古仙人王子喬也尋郡國志河東郡有平陽侯國喬為河東人後世以為喬即子晉因謂子晉之裔家於平陽而節信亦承其誤也師曠曰女聲清汗女色赤白火色不壽不仙之徵也大子曰吾後三年將上賓於帝所女慎無言殃將及女此特為誕以誠師曠亦不死之徵也方靈王欲壅穀水大子諫以基禍十五必將不濟又稱大雅亂生不夷靡國不泯以為怵懼其告師曠即言自大皞以下至于堯舜禹未有一姓互益天下者夫其惕於宗周之喪故遠難海隅以屏其宗孫監遠燭與人之所謂狂也民方泄泄覩其棄匕鬯之重而就島夷不發卒追胥邪則將

稟之以火事即未舉寧可令師曠泄之乎究觀師曠與大子晉問對語若淩襍要之皆以襲位代王行遠相摩切此所謂善隱者哉至于東躅其足以示去國注琹王子王子歌嶠曰何自南極至于北極絕竟越國弗愁道遠嶠則員嶠非乎列子湯問曰岱與員嶠二山流於北極沈於大海故王子言南極北極也絕竟越國則違周之海外非乎故歌嶠既闋曠于大子聞聲而意諭也乃蹶然請歸矣蓋周自靈王生而有髭言多怪迂大子遠游則讙以爲仙言賓帝則讙以爲死故大子得行其術唯師曠亦無質驗者誠重負其誠哉夫外捐黃屋而內全其躬子姓在夷猶能辨族此亦不可忘也

說于長書

漢藝文志有于長天下忠臣九篇入陰陽家自王應麟始發難

章學誠故竺信七略猶纚纚爲異論不覩其書則伊尹周公在道家務成子在小說尚不可知獨是書邪若徵驗佗書承意逆志故确然昭晰也古者言忠孝傳諸五行淮南王泰族訓曰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斯既然矣河閒獻王問溫城董君曰孝經曰夫孝地之義何謂也對曰地出雲爲雨起气爲風風雨者地之所爲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于天命若從天气者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勤勞在地名一歸于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于土土于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聲莫貴

于宮五味莫美于甘五色莫盛于黄此謂孝者地之義也繁露五行

對策董生又曰木已生而火養之金已死而水藏之火樂木而養以陽水勉金而喪以陰土之事天竭其忠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五行之爲言也猶五行歟是故以得辭也聖人知之故多其愛而少嚴厚養生而謹送終就天之制也以子而迎成養如火之樂木也喪父如水之勉金也事君若土之敬天也可謂有行人矣繁露五行之義篇

自騶衍以陰陽消息止乎君臣上下六親之施漢興孟箸至董生則比傅經義以五行說忠臣今于長書雖放失擬儀其旨以是爲根株故入陰陽家無所惑也概近若莊存與劉逢祿宋翔鳳諸儒多慕宗董生排錮子駿浸益譁誰如于長所述者非通觀于董錮勿能諭諸淺見寡聞率其胸

臆者則幾于結舌矣

與尤瑩問荅記

台州尤瑩字逆孫與余同事喻先生勸學好下問處杭州詁經精舍雖歲時游宴不出也距今七歲八月上弦余逆客江干逆孫適至口不道家人事猶問經義曰先哲有故訓者吾與子略聞之矣亦有否觚者五事穀梁定元年大雩傳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疏言請應乎上公殆非也宜有有神人曰應上公其徵云何余曰大荒東經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旱而為應龍之狀乃得大雨應上公則應龍也龍稱上公若今以蛇為河神矣迎貓迎虎自古已然雖鄙俗亦先民之質也公羊昭二十一

年傳宋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解詁曰因諸者齊故刑人之
地公羊子齊人故以齊諭也從刑人于國家尤危因諸之訓云
何余曰因諸即閭闍鄭風出其東門出其闉闍箋曰闍讀如彼
都人士之都謂國外曲城之中市里也言市里猶此南里矣詩
釋文曰闍音因此猶煙之作烟故因得借爲闉鄭君讀闍爲都
都諸本通故闍借諸爲之夫刑人於市故在曲城之中市里肉
刑四等刑者不皆死故得從刑人也此非獨齊有之在齊言齊
則然疏引博物志說周曰囹圄齊曰因諸囹圄是獄非刑人之
地相擬不倫洪頤煊又以圜土擬之非其實也郊特牲曰祭有
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注由用也辟讀爲弭謂弭災兵遠罪疾
也祭名用弭則不辭易之當云何余曰由者祝由也素問曰古

之治病可祝由而已惠士奇曰說文禴祝禴也祝由即祝禴也
祝由者移精變气本以治病與弭災兵遠罪疾同故言由弭矣
辯非說林下曰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鴈往齊人曰鴈也魯人
曰真也鴈義云何余曰鴈鵝本一聲說文鴈鵝也方言鴈自關
而東謂之鴚鵝言鴈言鵝一耳譏假聲通周頌假以溢我說文
引假作誐鵝之爲假猶誐之爲假矣說文假非真也鴚鵝鴚亦
作𧫖說文加語相增加也誣加言也是加亦妄言非真義呼加
爲鴈猶呼鴐鵝爲鴈也在物曰假在言曰加而聲皆得爲鴈或
謂鴈借爲㢑㢑者火色甚彤謂也單字說文訓大其形則闕古
辨器或作丫說者傅之三辰斿旗或曰觶亦作觗單辰聲通丫
本辰字而借爲單然辨器實無文義亡由知其爲何字單字義

當云何余曰毛詩公𨰲其軍三單傳曰三單相襲也單訓爲襲
是其本義古文作丫象其系聯也小篆爲單象古文變其形釋
天大歲在卯曰單閼孫炎作蟬焉方言蟬續也楊雄傳曰有周
氏之蟬嫣蟬嫣訓連連續即相襲義此借蟬爲單也孟子曰唐
虞禪漢書文帝紀曰壇天下禪本封禪壇本訓祭今以此爲繼
位之義亦借爲單禪位猶言襲位也明此則毛公訓單爲襲斯
爲本義其軍三單者更番徵調猶卒更踐更過更之制其事易
明說丫爲辰經始多事矣丫如三辰馮牕說爲辰宗何不曰丫
象彈丸本彈之古文邪凡鉤撫鐘鼎詭更正文者其無徵多如
此也說文訓大乃奲之假借也五事定矣余復舉四事問遜孫
秦始皇本紀曰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焉作信宮

渭南已更命信宮爲極廟趙世家曰武靈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宮信宮何義也荅曰詩有客傳一宿曰宿再宿曰信此爲宿留之所故曰信宮漢有長信宮者謂其長宿此也信宮長信義猶古人之言寢矣東方朔傳顧成廟遠無宿宮楊雄傳說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胡御宿昆吾宿宮御宿與信宮義則同五帝本紀曰黃帝迎日推策舉風后力牧以治人藝文志陰陽家有風后十三篇今有風后握奇經者此爲僞書不知風后何學也荅曰後漢書張衡傳注引春秋內事曰黃帝師於風后風后善於伏羲氏之道故推演陰陽之事伏羲風姓風后蓋其苗裔上古學多世投若少皞以鳥名官惟郯子能知其故故風后善伏羲氏之道也墨子備高臨曰有執勝可上下通典守拒

法本之曰安屈勝梯人上便卷收屈勝者即屈申邪荅曰司徒爲申屠亦作勝屠故借勝爲申也易林曰漼溰蔚薈扶首來會說者以扶首當作扶寸然本字復可通否荅曰續漢書輿服志曰凡先合單紡爲一系四系爲一扶五扶爲一首雲氣之會與絲纕集合同故曰扶首作扶寸者雖合公羊傳非其本也既發難竟各相顧稱善宿留飲犇夕乘竹暴而返天白顥顥月出晰晰瀨濤沛沛人事萬端盡樂者莫如說古義今也則亡逆孫者短命死矣

與鐂光漢黃侃問荅記

儀徵鐂光漢申叔蘄黃侃季剛皆善小學炳麟爲新方言光漢侃各分疏數十事光漢說有字疑說文從月不諦炳麟曰有者

本義爲日月食開元占經引西方說言日月食者阿脩巨羅所爲浮屠書謂手遮蔽之上古諸神怪語多自西方來有從月又兼會意也不然者春秋書日食必言日有食之辭繇不殺何也日月被遮爲有凡有所蔽曰囿或謂之宥反宥則謂之別皆有字也言有無者當作宥莊子所謂在宥矣光漢曰釋詁賚畀卜皆訓予義云何炳麟曰畀與鼻同聲古文鼻但作自畀借爲自說文吾我自稱也我施身自謂也春秋有郙畀我季羋畀我即自我也卜者僕也記卜人師注改爲僕是古卜僕通也王矦稱不穀不穀合音即爲僕世以不善爲說無由知爲僕字亦戇矣不猴不來來以一丶聲賚即台字是故賚畀卜訓予非付予也炳麟問光漢曾冉雍字仲弓義云何光漢曰辟雝泮宮類也河朋

獻王奏對三雍宮弓借爲宮宮從躳省聲躳又作躬明弓宮聲
通也佗曰問佩對如光漢言炳麟又曰夏侯嬰傳漢王蹶兩兒
棄之嬰常收載行面雍樹馳蘇林曰南方謂抱小兒爲雍樹雍
者雍樹弓借爲躬亦得也宋公子目夷字子魚前世說者引二
目白爲魚不說夷字何義今可說否佩曰老子曰視之不見名
曰夷王弼曰無色曰夷二目白即無色矣一曰魚目在江湖中
不見水波動搖故曰目夷也水經濟水注魚山亦爲吾山管仲
晉惠公皆名夷吾吾亦魚字謂魚目視不見也炳麟以爲說目
夷義于是爲冰解凍釋也魯公子奚斯字子魚復可說邪佩曰
淮南道應訓得騶虞雞斯之乘高誘曰雞斯神馬也奚斯雞斯
人知之矣本字雞當爲騱釋畜曰前足皆白騱斯者小雅有兔

斯首謂鮮白也白足白目相類是以字子魚也一曰魚虞聲通騶虞騶吾聲皆近魚騶虞者白虎黑文故與雖斯鄰類前足皆白由是字子虞也炳麟復問一二三古文作弌弍弎從弋何取佩曰弋者椓弋古用籌筭凡陳數必以弋計張良爲漢王陳十事借前箸籌之故弌弍弎從弋也炳麟曰必者古文八字說文八別也必分極也分別同義從弋猶弌弍弎矣佩曰十榦之文處有本義已本義云何炳麟曰久象兩脛後有所距周禮曰久諸牆以觀其橈久字撗書即己是故久己一字玖讀若芑明聲同也己者本義爲長跽故兩脛後有距久己跽㠱古一字也庚本義云何佩曰兵者從収持斤古文作㒰從人戾會意戾者収収持干說文干盾雖作戰此孳乳之文古獨有干而已從収持

干更卒之本字也卒更踐更過更徵調之法則然由是稱卒曰更免卒爲不更領卒者爲左更右更其本字當爲庚庚又訓續亦踐更之義也晉字說文無訓當何義炳麟曰春秋冬皆有本字獨夏假借諸夏爲之本字宜爲晉而讀若晉則晉音如夏也夏曰可畏從亞聲者亞本古文惡字畏惡同義兼會意也炳麟又曰詩言薄伐玁狁今號季子盤薄字爲搏從干戟聲干者犯也薄訓迫者此爲本字兩軍相薄字爲搏日月薄蝕字爲晉今悉書林薄字學者不悟久矣侃曰儒先故訓有蓋闕者待後生補苴甚衆世人皆云段桂嚴朱諸公說小學既究竟今者宜述不作然造次一二語章章如此先正有垣待吾儕而塗塈也蓋可自傫弃乎哉

文例雜論

余每讀顧先生救文格論歎其繩約骫骳偃桀削畧後之治文筆者得是爲同律其遠乎鄙倍矣自桐城方姚諸子浸爲文辭傳之其人其所約束又各以意進退古之作述非閎覽博觀無以得其條例惟杜預之善文（隋經籍志善文五十卷杜預撰此總集之始）摯虞之文章流別今各散亡秏矣桀則同異或時時見于羣籍孜褋取之固不能成類例亦庶幾捃摭祕逸之道也

世人多言古之典籍不施句度然標識則有之案史通點煩云昔陶隱居本艸藥有冷熱味者朱墨點其名阮孝緒七錄書有文德殿者丹筆寫其字由是區分有別品類可知時俗譯書于異邦人地侏離不瞭者則標識其右亦因于陶氏也

上曲禮知生者弔知死者傷注弔傷皆謂致命辭也正義曰弔辭乃使口致命若傷辭當書之于板使者讀之而奠致殯前也今祭文若稱傷辭則無吉凶不別之譏矣

通典四十八卿大夫士神主及題版一條晉鐇氏問蔡謨云時人祠有版版爲用當主爲是神坐之榜題謨答今代有祠版木乃始禮之奉廟主也主亦有題今版書名號亦是題主之意安昌公荀氏祠制神版皆正長尺一寸博四寸五分厚五寸八分大書某祖考某封之神坐夫人某氏之神坐以下皆然書訖蠟油炙令入理刮拭之斯則祠版猶今兗州削木以奉壇祭者人今稱日文士或爲祠版以是志死者行事是非古也曁牌

三國吳志潘濬傳注引吳書曰歸義隱蕃以口辯爲豪傑所善

濬子翥亦與周旋饋餉之濬聞大怒疏責翥曰疏到急就往使受杖一百父與子書稱疏斯固上下之通言也陶潛與子書亦稱疏書札徵引他事有緣碎冗漫不可殫錄者則爲別紙記之宋書蔡廓傳傅亮與廓書曰陛士衡起居注式乾殿集諸皇子悉在三司上今鈔疏如別廓荅曰來示又云曾祖與簡文對錄位在簡文下吾家故事則不然今寫如別臧質傳質與虜衆書曰今寫臺格如別書自思之余以賈生奏貸與新書緣簡有殊則新書亦鈔疏如別也世人猥云孟堅刪削賈書以入列傳何其誣安

上書帝者稱陛下始于秦氏上書王者稱殿下始于漢末魏略孟達辭先主表曰伏惟殿下將建伊呂之業追桓文之功蜀志鎦封

傳注引然大后亦稱殿下魏志高貴鄉公傳載大傅孚等上書皇大后曰臣等伏惟殿下仁慈過隆雖存大義猶垂哀矜是其事也

世人多云三公稱公長老稱公失名稱公浮屠稱公其作碑版三品以上稱公自下稱君長老浮屠即不得與此則因仍顧氏而謬者也三品以上不盡三公大理大常正是卿職轉至六部亦非與三公同階以是稱公名實相亂且公云君云是皆長人之號必三公始稱公宜封君始稱君矣崇公葉公正是縣令古者亦以公稱禮言諸公則大國之孤卿其位四命今之六品也安取三品以上乎申培稱公容在長老藝文志名家黃公官則博士名則黃疵又無長老之徵今將奪其公稱邪要之古者稱

公稱君名漸下墮猶夫子本以稱大夫其後爲常人之號權以
官位今但得稱大夫稱郎何有前代列士之名也又應劭說大
縣有丞左右尉所謂命卿三人故漢縣竹江堰碑稱縣丞提爲
三卿祝其縣丞墳壇稱祝其卿乃至府丞亦爾武榮碑有吳郡
府卿之目墳壇刻字有上谷府卿之名與不得已今以三師大
學士稱公尚書以至府縣稱君同知通判縣丞主簿以下稱卿
猶𤸃顧君所制也又漢世言府君者施于大守史記酷吏傳曰
郡吏大府舉之廷尉又曰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
斯則大守有府之微也今編户齊民皆以府君稱其祖禰案宋
書禮志曰宋武帝初受晉命爲宋王建宗廟于彭城依魏晉故
事立一廟初祠高祖開封府君曾祖武原府君皇祖東安府君

皇考處士府君處士言府君其越甚矣帝王則然作故自己也其在齊民宜革正如禮便

凡職官自署其府且闕不定人有自署大僕少卿者嘉定錢君非之謂唐宋人結銜不得有寺字自明以來官制與唐宋異不當沿唐宋之稱九卿自秦漢以至宋齊不綴卿字梁陳以後官名始綴卿字北齊始定大常大僕光祿等爲九寺唐宋因之然當時省臺寺院之名皆不入銜故中書舍人不云中書省舍人御史大夫不云御史臺大夫翰林學士不云翰林院學士卿不稱寺正與此頪明初廢中書省以六部爲百僚長由是院寺司監皆以入銜與唐宋故事異矣余以錢君所説未爲深至宋明公皆稱國然亦得空稱某公若魏公鄭公宋公潁公是也自明

以承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結銜本兼其府然亦得直稱布政使按察使又若尚書侍郎稱部都御史稱都察院此署其府者也然部屬稱某部某司郎中都察院屬直稱某道監察御史郎中必上兼部御史不上兼院已相伐矣且今之冊籍必書某縣某人而自署或省縣字教授以下本稱某府某州某縣儒學某官今或去某某儒學之名故知書有繇省文有其闕不可執以相稽今獨六部不當闕部字其餘誠可省也

今世稱冣先者曰始祖其次曰二世三世迭增以下甚非古也

凡溯先世以己爲主由高祖以上當稱五世又遠則稱六世凡爲證牒以別子爲主由繼別以下則稱一世又遠則稱二世斯

其術固不一矣輓近學者辨此二端無所裁波案唐王方慶奏曰十世從祖義之書四十餘番太宗求之先臣悉上送今所在惟一軸並上十一世祖導十世祖洽九世祖珣八世祖曇首七世祖僧綽六世祖仲寶五世祖騫高祖規曾祖褒并九世從祖獻之等凡二十八人書共十篇此則追稱遠祖者其世宜逆推而上傳稱方慶尤精三禮學者有所咨質酬復淵詣故門人次爲𢀖禮荅問藝文志有王方慶禮經正義十卷然則其學與賈孔伉衡矣審南朔者視北極方慶之奏言禮者之北極也

堂谿典嵩高山石闕銘有云大君諱協字季度兩漢金石記曰必堂谿典之先人也鄭固碑曰大男孟子有楊烏之才年七歲而天大君夫人所共哀也亦稱父曰大君余又尋博陵大守孔

府君碑遭大君憂泣踰臯魚三國蜀志蔣琬傳鍾會與琬子斌書曰欲奉瞻尊大君公侯墓當洒埽塋墳奉祠致敬願告其所在斌荅書曰亡考亡于涪縣遂安厝之此皆謂父大君也若鎦表與袁譚書稱紹大公亦是類矣

晉書應詹傳鎮南大將軍鎦弘詹之祖舅也古者祖父之號不施于異姓稱大舅曰祖舅非是段氏駁江橙里舅祖之稱今宜爲法

世稱婦人曰氏丈夫耶否今人效日本人書雖丈夫亦稱氏學者以爲笑余觀水經泗水注河南秦氏性至孝事親無倦親沒之後負土成墳常泣血墓側人有詠蓼莪者氏爲泣涕悲不自勝于墓所得病不能食虎常乳之百餘日卒今林木幽茂號曰

孝子墓也此則丈夫得稱曰氏要之佚其名耳名在稱氏斯爲謬矣

今書人官位者官尊于背必更書今某官以別之隸續載漢鄭季宣碑陰故督口邯鄲譏下有今司空掾四細字若大書則唐權德輿爲李巽墓誌銘言代今司徒岐公爲使異乎漢人之律度而今實法之矣

宋書孝義何子平傳母本側庶籍注失實年未及養而籍年已滿便去職歸家時鎭軍將軍顧覬之爲州上綱謂曰尊上年實未八十覬故所知州中差有微祿當啟相留子平曰公家正取信黄籍籍年既至便應扶侍私庭何容以實年未滿苟冒榮利尋籍年則今冊年也今自署多增減齒歷以規進止凡爲人作

傳狀有實與冊年牴牾者宜並書之

今人舉郡縣國邑者或徑省財舉首字詩杕杜序曰將爲沃所并曲沃稱沃周漢閒有徑省之文究非質言述事者宜無所濫

古者以榦支紀日今官書以一二三四紀日尋漢書王莽傳言十月戊申朔二日己酉三日庚戌六日癸丑二者兼稱宜以爲法既異薄領又以知晦朔之遠近云

自唐宋人文辭多自稱某最爲刺謬穀梁傳莊三十二年注曰鄭君之說某所未詳意者古人謹諱其書非子姓集錄即故吏門生所寫定故闕奪不名非其故書然也應氏漢官引馬第伯封禪儀記曰某等七十人先之山虞觀祭山壇彼稱第伯不舉其名儳亦以名犯時諱故述其自記則變曰某邪亦非其故書

然也魏志鄧艾傳艾謂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遭某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一時雄兒也與某相值故窮耳此其自命前無典常或曰某蒙一聲之轉蒙非董蒙某非誰某案梵語自稱曰蒙此蓋聲气相近亦無質驗今宜正文辭不得自稱曰某

通典七十九魏明時毛皇后崩未葬詔宜稱大行尚書孫毓奏武宣皇后崩未葬時稱大后文德皇后崩侍中蘇林議皇后皆有謚未葬宜稱大行臣以爲古禮無稱大行之文按漢天子稱行在所言不常居崩曰大行者不返之稱也未葬未有謚不言大行則嫌與嗣天子同號至於后崩未葬禮未立后宜無所嫌故漢氏諸后不稱大行謂未葬宜直稱皇后詔曰稱大行所以

別存亡之稱故事已然今當如林議稱大行觀孫毓之議博而篤矣是時猶循習謬稱後代因之遂爲典要有制禮者宜正斯名

今人方志地從時王之名斯已爲成律矣或云府縣志非官書爲用是拘牽法律爲要取易曉故從今名非循法也然事有不可一成者華陽國志古今之名皆非所取未聞有訾議也余以推舉地望古今分區多有殊異古者多因山水條列以分州郡後世破碎犬牙相錯然土宜民俗以川原督亢爲經界終莫能變古也故楊子雲作方言不以漢家郡縣爲準有云東楚南楚西楚北燕東齊秦晉者由其區域廣汎不容以王制宰割必從時名則偏頗不備矣言地者當從事爲變斯豈一端而已

蒙古設行省明設布政司洪亮吉作府廳州縣志始改行省稱司章學誠曰今者巡撫亦經制之吏也宜稱部院余以學誠斯言自爲刺謬既知巡撫新除吏部必請應否兼兵部都察院銜則巡撫爲方面大吏之稱部院爲兼銜之稱爭易明也其所統地何得以兼銜爲號古者京兆尹右扶風左馮翊司隸校尉悉以官名名地然則今言某省者應更曰某巡撫爾不得言某部院也

蘇軾表忠觀碑上擬漢奏世以爲笑然自沱曄已爲之矣桓榮傳曰歐陽博士缺帝欲用榮榮敂頭讓帝曰俞往女諧此寧當時援令之言悖史尚然何有于鯫生哉切以繩墨今之諭旨亦不得書詔也

徵信論上

古人運而往其籍尚在籍所不箸推校其疑事足以中微而世遂質言之雖適謂之誣往者高祖困於平城用陳平計使閼氏圍得解其計既秘世以爲工妙踔善故匿臧不傳獨桓譚揣其必言漢有好女今以圍急欲進之單于內有媢者則兵禍自沮其量度事情誠以眇合雖鎦子駿亦稱善然皆以爲揣得其狀非質言之備故府臧錄也及應劭說漢書遂驛然以爲成事故慮事一也以辯議則適以記注則誣章學誠以李陵荅蘇武書世疑其僞者非也必江左之士降北失職憂憤而爲之自謂其說踸踔度越于守文者而任大椿亦稱其善此即與桓鎦之事無異中世秦宓譙周亦推經傳言神怪者傳之人事其得情爲

多卒以議無左驗不自言遂事也此皆明哲已知之矣或曰淮南王推說禨祥言相戲以刃大祖輒其肘者以爲過失相傷其患必大無涉血之仇爭忿鬥而以小事自內于刑戮愚者所不知忌也故因大祖以累其心枕户橉而臥鬼神履其首者以爲户牖者風气之所從往來而風气者陰陽相揃者也離者必病故託鬼神以伸誡之也此則可以質言予應之曰凡事無期驗推校而得之者習俗與事狀異其職矣彼習俗者察之無色把握之不得其體推校而得則無害于質言之若淮南王所訂習俗也而桓譚所訂事狀也事狀者上有冊府下有私錄殫求而不獲雖善推校懲其質言矣二者立言之大齊不以假借者也世儒以後之所訂而責前之故然雖皮傅妄言喻世則浸以爲

典要昔唐人言莊周之學本田子方推其根于子夏近世章學誠作經解篇取之以莊子稱田子方則謂子方是莊子師然其譲王亦舉曾參原憲其佗若則陽徐無鬼庚桑楚名在篇目將一一是莊子師邪宋人遠迹子思之學上隸曾參尋制言天圓諸篇與子思所論述殊矣檀弓篇記曾子呼伋古者言質長老呼後生則斥其名微生畝亦呼孔子曰丘非師弟子之徵也檀弓復記子思所述鄭君曰爲曾子言難繼以禮抑之足明其非弟子也近世阮元爲子思子章句亦云師曾迪孟（見其自序）孟軻之受業則太史公繇其事矣師曾者何徵而道是邪釋迦言空不因于老莊景教事天不本于墨子遠西之言曆算者不資于羼王喪亂疇人在夷世人取其近似言之遂若典常此三謬也清

代之遇屬國不大孰何仍漢唐明之舊貫則然非取法于羅馬戴氏作原善及孟子字義疏證遂人情而不制以理兩本孟子孫卿王守仁以降唐甄等已開其題端至戴氏遂光大之非取法于歐羅巴人言自由者世人欲以一端傅會忘其所自來此二謬也獨漢人自西域來說近情實縫之可傅身毒大夏而近猶在氐羌羌與髳狎故亦有西南諸苗遺種今之苗古之髳也與三苗處洞庭彭蠡閒者異實而世以三苗爲神州舊人漢族攘其地有之益失實狀漢族雖自西方來傳記所見不及安息條支沙磧之地今人復因以傅會此爲陳平祕計之流探嘖索隱則無害猶不予其質言也不然者世久而視聽瀸漬卒爾之言將相保以爲實錄其過宏矣是以孫卿曰言之信者在乎區

蓋之閎

徵信論下

傳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故非獨度事爲然也凡學皆然其于抽史尤重何者諸學莫不始于期驗轉求其原視聽所不能至以名理刻之獨治史志者爲異始卒不逾期驗之域而名理卻焉今之散儒曾不諭是也故微言以致誣玄議以成惑昔者孫卿有言曰五帝之外無傳人非無賢人也五帝之中無傳政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非無善政也久故也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略則舉大詳則舉小愚者聞其略而不知其詳聞其詳而不知其大是以文久而滅節族久而絕非相篇夫尚書者不具之史略引大體文若銘誄非貿言以紀事故流別異春秋高

貴鄉公曰仁者必有勇誅暴必用武少康武烈之威豈降于高祖哉夏書淪亡故勳美闕而罔載唯有伍員粗述大略其言復禹之績不失舊物祖述聖業舊章不愆自非大雅兼才孰能與於此向令墳典具存行事詳備則不得有異同之論也高貴鄉公可謂知往志者也春秋已作而紀傳臚言其道行事始悉然猶多所殘遺遠者莊蹻取滇秦開卻胡事大而文已約及夫氐羌僭制政事濫文（前代苻姚近世西夏之屬）肇謚略地兵事槃牙而多奇計者皆不如帝室詳下逮近世韓宋之興諸將若關先生破頭潘芝麻李大刀敖等史傳猶軼其名關先生始起薊州踰大行轉戰出塞毀上都而藺高麗其武略雖不逮明祖視中山開平猶近明史則已失其行軍圖法此則近猶論略非獨久也學者宜

以高貴鄉公爲法知其有略不敢妄意其事妄意之即與巫言等比鄰神仙之國舊史蓋歲有變更國有賢豪則爲之生事延緣巷市之語以造奇辭往者中土惟有猥語短書今殆舉于士大夫之口兔絲緣木虒蝓緣牆苟可以傅麗者無所不既則是使張曾撰記而寇謙之爲圖也昔者莊周有言曰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不可以言傳而世因貴言傳書雖貴之猶不足貴也天道篇史官陳列往迹詳矣事有鉅而因于細是故吳楚之戰咎始采桑昭公之出釁在鬬雞其類非一也五史或記其箸不能推本于其微者叢雜之事顧華而寡見爾細亦因鉅是故陳平以大牢艸具爲端足以閒亞父陸生大言漢皇帝賢而可以臣南越項王尉佗雖戇則必

不以一言去就固有鉅者足以離合之顧史官未嘗言故曰意有所隨其言不傳久矣愚者徵以爲智隨成心以求其情北于謠諑是以君子多見闕殆昔者韓非有言曰聽言之道溶若甚醉彼自離之吾因以知之參伍比物事之形也揚榷篇夫治史盡于有徵兩徵有異猶兩曹各擧其契此必一情一僞矣往世諸子競于揚己箸書陳辯敗人則錄之己屈則不述也轉以九流相校而更爲雌雄者衆其有從横之士短長之書必不自言畫策無效或饕天功以爲己力是故魯連不帝秦王而言秦軍卻五十里校以平原君傳卻秦軍者李同敢死之士之功賈詡以袁錙父子荅魏王而言太子遂定校以文帝陳王紀傳文帝以五官中郎將副丞相而陳王財爲平原小矣魏王志定久矣兩

國殊黨各爲其尊親諱亦務進己而黜辱人是故更始始于借
交報仇終于刮席拓跋始爲鏂石附庸終以言敵國皆自離也
下及近世宋史稱岳飛破胡兀朮號慪大奔金史闕如也邵長
衡稱閻應元守江陰滿洲名王三人大將八人皆授首城下然
清官書亦不言不知勝者溢傳之邪其敗者有所諱邪魏源敍長衡說云官書無三王八將名氏亦不見贈卹斷其爲誣案此未可斷也死難有卹本漢土之制閻應元守江陰時滿洲入中國二歲耳未能悉請中國典禮降臣亦未必樂爲文致不得以贈卹不及斷其爲誣又其支屬甚多位號亦濫雖官書不見不得謂竟無其人至於張克捷而諱撓敗又滿洲之常度觀諸遺民記載明師斬馘大捷者非獨鄭成功李定國三戰事也而滿洲官書不述其事直云王師失利而已足知情存隱諱不欲布之簡書江陰之役繼見三王八將其文猶且或諱言況史臣記載邪
從是僻貲自離者誠有可知亦或怱恍如不可知柚史者若以
法吏聽兩曹辯其成獄不敢貲其疑事愚者以事有兩異雖本

無異辭者猶疑此何但史傳邪曩夕之言今日亦疑也雞鳴之事日中可諷也昔者老聃有言曰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守者墨經云彌異所也古言守司者猶言尋伺母子者猶今所謂因果因以求果果以求因辨異而不過推類而不悖是故邪說不能亂百家無所竄則終身免于疑殆是抽史之樞要也夫禮俗政教之變可以母子更求者也雖然三統迭起不能如循環三世漸進不能如推轂心頌變異誠有成型無有哉世人欲以成型定之此則古今之事得以布算而知雖燔炊史志猶可耳夫因果者兩端之論耳無緣則因不能獨生因雖一其緣眾多故有同因而異果者有異因而同果者愚者執其兩端忘其旁起以斷成事因以起其類例成事或

與類例異則顛倒而組裂之是乃殆以終身嬰之至也凡物不欲絓絲絓于金柅則不解馬絓于曼荊則不馳夫言則亦有絓于成型以物曲視人事其去經世之風亦遠矣今世社會學者多此病昔者孫卿有言曰禮樂法而不說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速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徧矣周于世矣勸學篇夫古今雖異能相類似者不絕故引史傳以爲耑緒其周用猶什三四當其欲用必豫于辯說者猶賦詩有斷章悳者悳論史事爲華因以史尚乎議不尚記事此其言盡員輿成國之秀民若一槩也往者干寶始爲晉紀總論其言揮綽而還與事狀應然大耑不過數首及孫盛袁宏習鑿齒范曄之倫吹毛索疵專議而物辯之固無當夫舉措之異利病之分譬若弈棋勝負者非一區

之埶也琥附牽掣于旁者其予固多史之所記盡于一匭其旁子不具見細碎冥眛之事史官固不悉知知之亦不可具載時既久遠而更欲求舉措之意利病之埶猶斷棋一匭以定弈法噬口獎舌猶將無益也近世鄙倍之說謂史有平議者合於科學無平議者不合科學察史本錯雜之書事之因果亦非盡隨定則雖多施平議亦爲能合科學耶若夫制度變遷推其沿革學術異化求其本師風俗殊尚尋其作始如班固沈約李淳風所志亦可謂善於平議矣而今世之平議者其情異是上者守社會學之說而不能變下者猶近蘇軾志林呂祖謙博議之流但詞句有異爾蓋學校講授徒隸事狀則近於優戲不得已乃多施平議而已不能自知其故雜科學之說以自尊斯所謂大愚不靈者矣又欲以是施之史官雜作不悟史官著書師儒口說本非同劑惟有書志當盡考索之功其論一代政化當引大體而已若毛舉行事訂其利病是乃科舉發策之流違於作述之志適矣彼所持論非獨闇于人事亦不達文章之體章炳麟曰是五志者皆明德之遠言者文之高致也智者用之以盡倫愚者用之以絕理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豈謂是邪言而有畛連犿無傷

者則有矣蓋昔老聃爲史之宗定著八十一章其辭有亂夫其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吾以告今文五經之家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吾以告治晚書疑前史者（顏師古注漢書凡後出襍書辯僻異事一切刊落最爲可法）善者不辯辯者不善吾以告出入風議尚論古人之士

信史上

儒有好今文者謂章炳麟曰玄聖沒矣其意託之經經不盡故箸微言於緯不知緯乃以經爲記事誠記事邪固優爲之安用玄聖（[illegible]）且夫識五帝之蠱事者誰乎骨骼腐于三泉方策蝕于蟫蠹就有姬緒遺秦火又毀壞存者綴不可理別欲質事求是者當捋視此臧從其纘述謂之石史又無以六籍爲也章炳麟曰諸微言者祕萬物而爲論立意造端異于恆眾非挫其文使不

可也非獨公矣近古之載筆者固未有若遷固者矣以公言爲類例經國致用蕭何諸葛亮所能也知天善驗管輅郭璞所能也修母致子異物來崪黃龍見鳳皇降麒麟至河出圖雒出書漢之宣章魏之明帝所能也顧安用玄聖邪以經籍非記事而古史不足徵欲穿地以求石史斯又惑于西方之說也碑版款識足以參校近史稍有補苴然弗能得大體厥誣妄者漢世有四晧刻石以東園公爲惠帝司徒徒亂事狀搢紳所不道世人多以金石匡史傳苟無明識祇自罔耳五帝以上文字或不具雖化肌骨爲朐忍日夜食息黃壤之閒且安所得夫發地者足以識山川故處奇雀異獸之所生長此爲補地志備博物非能助人事記載也往古或有械器遺物其文字異形不可知自管

仲孔子去古猶近七十二家之書猶弗能識什二今人既不徧知文武周公時書橫欲尋求鳥迹以窺帝制豈可得哉且漢碑隸書易知耳釋文者猶有異同石鼓鐘鼎則十不能知七八此猶可以今隸相假形聲相檢也五帝時器鈹渺且大半其奇文詭形又眾雖張敞揚雄猶之耿矣遠西學者意以舊器求古文字異國四五千年之書今人已弗能通其能者以石刻有數國文字用相參檢數國之文語言不一聲音不同雖假以爲重譯得其意固弗能知其文且遠西文字可知者紘域盡于希臘先是雖有數國異書史篇固絕音義又亡矣徒以匈臆皆度得之固不審不審於此馳以檢彼則愈益爲夸誣所傳埃及補提佉爾特亞巴比倫之事自希臘前史有成文者其餘虛對匈塞引

不可知之書以成事狀殆皆妄也此不得以漢世古文經典相擬秦皇燒書至漢紀元裁七年漢初諸儒生長七國固宜知其文字七年不用未至忘缺且諸儒老壽者或下逮景武轉以相授故柏寢銅器漢武亦得索而知之若近世遠西人法上古四五千年則非其比中國往古名器非有他國書足以參伍亦不備刻古文篆隸迺校文之道何由以知其意往者紅厓刻石釋者醞亂以足其文夸士樂道絕智者之口就得古器其釋文復如此矣或曰以地質久近爲徵斯尤惑今之卝人占形色而知鹹淡鉛鐵銀鏤固易辨矣然猶尚有差違望之若有而鑿之俄空者況于地質高下仍歲溷淤差之分刌失之彌年可信其讕言邪且夫地質之論察今者從同同稽古乃往往殊異或以爲古之初氛霧輪囷熾若煙炭後稍凝聚若牛羊乳汁者以爲大地或言大初其熱焦火久之復寒如冰甲言始有天流

至今二三十萬歲矣乙言且四五萬歲矣此皆學者擬度所戉非有明表始刱其想以成其說終介其說以斷其事此猶立皃夕于員鈞之上終古不定辯人事者且安取此諸辯人事當訊如法吏證不悉具則不敢成獄以地質徵者斯猶探湯而驗虛實刺血而質親疏愚者持以爲證非其證也由是言之今既無術足以徧知欲知之乃穿鑿無驗然則主以六籍參以諸子得其享較而條品猶不章者是固不可知也非學者之恥也及夫成周以降事有左驗知不可求之掘穴瓦礫因撫緯讖以攷成事下及魏晉緯讖又不足用乃棄置不一道且曰史官皆齒筆道諛夫曲筆道諛則然矣政有經制國有大故固弗能以意損益今一切以爲誣罔其非誣罔者當云何曲者又好舉異域

成事轉以比擬情異即以爲誣情同即以爲是或云太古二族交關漢以來復受其化蓋昔愼到有言治水者茨防決塞雖在夷貉相似如一學之於水不學之於禹也（列子湯問篇張湛注引）今徒見一事相類則曰異域之人傳相教授或曰固同種斯已愚矣乃若迥闊草昧致之廣明地不一時事不一法猶稻孰有早晚果實有甘酸也以爲一致何其迂闊而遠于物情邪不稽他書求詳同異獨獨以誣舊史人之利晻昧而憎明察也固如是哉信神教之款言疑五史之實錄貴不定之琦辭賤可徵之文獻聞一遠人之言則頓顙斂衽以受大命後生不悟從以馳驟廢閣舊籍鬻爲敗紙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抑何來巢空穴來風悲夫昔者吾友嘗從事于斯矣

信史下

昔之說三統者曰夏之政忠殷之政質周之政文三王之道若循環近世金鶚非之以爲械器服用代益彫麗其勢不由文反質言進化者又曰世皆自亂以趣治言一治一亂者非也自質以趣文言一質一文者非也章炳麟曰治亂之迭相更考見不虛質文之變適在訖圖牒顧其所容至廣政化之端固有自文反質者矣昔者六國並立游說者務爲辯麗窮閻著書之士則有儒墨道名四家義至閎遠漢興而反蕭曹皆文法吏一于救讙無害其佗卿相起自介胄木强人也卒漢之世士大夫甚陰陽讖記以傅經法其情屈鈍求如六國諸子者幾亡一二相如子雲之賦麗矣不辯也王充之論辯矣不能自名其家也魏晉

以降稍旁理諸子玄言之士次六國而起訖隋唐又反鈍轉得兩宋經術衰儒釋相漸分捭淺理雖不逮魏晉亦足珍怪然此數代君臣之閒主文溫厚不憨直以相訐其致一也及明世學術壞爛求欲如漢博士且不可得殿堂之上君臣相詬乃與安呼擊柱者等斯亦文質往復之數矣械器之端古拙重而今便巧非古者質今者文也登降舟旋不及日中奏百乃韓非固以知之矣訖于今日舳艫郵車煙火萬里半日越兩都旬月挾九垓雖馮夷大丙之御弗與也兵則鑿鈸餅丸彈射數里人不及避馬不及馳曲闔俾倪應聲崩阤古之谿子巨黍弗與也古無火器短兵以外所恃弓弩弓弩所及者亦財百步而弩最為利器蘇秦言谿子巨黍射六百步外則古之二里今之一里有少半也會稽典錄鍾離牧謂朱育曰大皇帝以中國多騎欲以當之然吳神鏈弩射三里貫洞三四馬騎取近之乎此漢之三里今之二

里七十步也按唐李筌太白陰經其時攻城拔壘用之與神鏈弩射遠相等又蘇秦爲連弩一弩十矢俱發諸葛亮亦依用之所至不爲不遠所入不爲不深所中不爲不多張弩頗遲故不如火器也然據練兵實紀明時所用佛狼機倣亦射中一里餘則神鏈弩車之弩射遠過佛狼機矣家人什器門首洒措之倫執如轉規出如飛兔古之桔皋鹿盧非與也此皆便巧拙重之較不與文質數文質之數獨自草昧以逮周秦其器日麗周秦之間而文事已畢矣其後文質轉化代無定型古之宮室樓闕軒軷尊嚴若神尚書大傳曰天子堂廣九雉則二十一丈今十三丈餘五架屋也楚靈王爲章華臺三休乃上秦始皇爲阿房宮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今之宮殿無有也古之兵車六尺有六寸而王城經涂九軌小者至于鄭國皇門之中猶有逵路逵廣五丈九尺四寸今三丈六尺餘今之市衢無有也古之

飲食王日一大牢醬用百有二十甕醯用百有二十品下逮諸侯之士祭祀猶以三鼎今之飲食無有也古之服物千八百諸侯皆執圭璧縣蔡結緣垂棘和氏自天産良寶也夏后氏之璜魯之璠與則成于良櫛良雕小者至于紀酇猶有玉甑玉磬常賜則金百斤珠二斗而春申君之客多躡珠履古之葬者含珠鱗施鱗施者玉柙是也漢世雖夫餘王葬猶付玄菟賜之佗屬國宜準此今之服物無有也古之細布幅廣二尺二寸（約今一尺四寸）而三十升升八十縷則分幾十一縷（今一分則十七縷）故麻冕之直貫于純絲今之布無有也然此皆道其莊麗末及恥意妍技之事也昔紂爲旋室傾宮魏世依之爲陵雲臺先平衆木輕重無錙銖相負揭臺高峻常隨風動搖終無傾倒（見世說巧蓺篇）此匠人之精

也六國時有爲周君畫莢者築十版之牆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望見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韓子外儲說左上此畫人之精也鍾子期聞擊磬聲甚悲因得其母子入官事蔡邕取爨薪以治琴荀勖聞牛鐸以定律此樂人之精也蜀蒲元爲諸葛亮造刀三千口以竹筒實鐵珠舉刀斷之如薙生芻命之曰屈耳環北齊綦毋懷文爲宿鐵柔鋌之刀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特之脂斬甲至三十札此冶人之精也魏馬鈞爲木人能令跳丸擲劍緣絙到立出入自在此巧者所能也使木人擊鼓吹簫吹簫雖巧者弗能爲此見魏志杜夔傳注引傅子事既眾著爲傅玄所目睹非若列子所稱偃師幻人出于寓言也此梓人之精也是諸良技微難之事今皆無有求之異域亦有不可得者輒云古不逮今何言之唐

大也又諸言社會學者皆云大古石器其次骨器其次銅器其次鐵器吾常求域中書肅愼氏則有楛矢石砮矣釋器曰金族翦羽謂之鍭骨族不翦羽謂之志矣越絕書曰軒轅神農赫胥之時以石爲兵黃帝之時以玉爲兵禹之時以銅爲兵當今之時作鐵兵矣其言蓋幾密合亦誠任信之也伏枕仰字察之而得其謬數事大古之民非若匈奴西羌也匈奴西羌雖畜牧無冶鑄得因商賈市諸中國西域故匈奴有劍（蘇武傳有匈奴劍斬虞常事）而西羌負鐵鎧（晉書馬隆傳隆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民之初生東海西海侗愚相若也固無所購矣百工始作莫如陶埴土所在而有燒冶又易不陶則鑪捶不成無以鎔鑄故有陶然後有冶不冶則耒耜不成無以發土神農之時既有耕稼必不以白

梏朽株劃地則宜有金岐頭故有冶然後有耕事業可敘者如此石砮之用古者主以肅慎今遼東徼外猶時有得之者或曰木液入地所化而夏書梁州亦貢砮華陽國志說之曰臺登縣山有砮石火燒成鐵剛利此則砮本鐵屬前世省之不孰以爲石耳夫切磨石器令銳細有鋒芒足以深入獸革不以金器先之非旬月固弗就矢者往而不返人之所施易非若刀劍可以常御也旬日治之一瞚失之射獵之民當何所恃哉矢無弧則弗能以及遠弧之弦非絲耶牛馬筋大古未知蠶桑獨任筋爲相應金器乃翦不素具則不能劙牛馬革不解者筋不擢雖欲得弦無由將古之射獵者皆以徒手發邪則十發而不獲一獸空以淡旬治石比獵已顑頷而欲死矣發又不中是大古之民

終無孑遺也以刀鈹戈戟皆用石邪削石可以斫人微金固不任雖有金亦弗能致之犀利故以石器先銅器者非愚則誣也古之骨族以爲明器示不可用故送葬有志矢一乘夏官司弓矢曰恆矢用諸散射謂禮射習射也推此以校域外其情宜等今發土得石骨器者蓋皆明器講肄之具非杖以射擊者矣且夫斬木爲兵剡竹爲槍見通俗文此皆秦漢之閒銅鐵已備猶有杖以自助者徒以良兵空匱倉卒遘之然亦素有鉏櫌斧斤以伐竹木不徒手斬而剡也縱大古用石兵要以裨接金刃爲之扶左其埶不先有石兵金器未作櫱石以投人所有矣厲石以爲兵所無矣獨古者兵用銅春秋吳越既盛而兵以鐵爲得其情若然必以古無鐵器復粗緒之論也禹貢道九州貢品而梁州

有鏐鐵銀鏤砮磬鏤者剛鐵可以刻鏤貢與之上齊鐵相屬也銅稍闊稀管子地數曰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雖其大會則然鐵固視銅為盛以冶鑄有難易故兵器多任銅而什器多任鐵管子海王道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行服連軺輂者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其驗也銅鐵之齊亦不足以類文野是何故曰吳越之國古所謂蠻夷兵器用鐵乃自吳越始中原徒帥行之以中原文物視吳越則不可同日語矣且泰始之得金者豈有刃以穿地邪葛盧之山雍狐之山水出而金從之民以是得鋌樸種之不生陶之辟暴鎔之渙若也脯如液澤民以是知辟鍊此皆逢遇得之不豫校利鈍而得之社

會學以辨文野其訖難任其持之亦無故乃若姓有興廢政有盛衰布于方策者回復相易亦不可以空言詆矣或言往古小康則有變復今世遠西之政一往而不可亂此寧有圖書保任之邪十世之事誰可以匈臆度者觀其徵兆不列顛世已衰法蘭西則殆乎滅亡之域矣後有起者文理節族果可以愈前日乎則不能知也其大齊可知者惟獨後生智巧賢于前民然非可徵之數百年內也上觀皇漢智慧已劣於晚周比魏晉乃稍復進西中世民之齊敏愈不逮大秦時越千載然後反始差校之節亦甚遠矣徒局促于十世以內以為後必愈前亦短于視聽者也

秦獻記

秦博士七十人掌通古今百官公卿表識于大史公書者叔孫通伏生冣著僕射周青臣用面諛顯淳于越相與牴牾實成而秦燔書其佗說苑有鮑白令之斥始皇行桀紂之道乃欲爲禪讓比于五帝至公篇其骨骾次淳于漢藝文志儒家有羊子四篇凡書百章名家四篇則黃公黃公名疵復作秦歌詩二子皆秦博士也京房稱趙高用事有正先用非刺高死孟康曰姓正名先秦博士也冣在古傳紀略得八人于七十員者九一耳青臣樸樕不足齒其七人或直言無撓辭不即能制作從爲琦辭遺令聞于來葉其窮而在高文與外吏無朝籍爛然有文采論纂者三川有成公生與黃公同時當李斯子由爲三川守而成公生游談不仕著書三篇在名家從横家有零陵令信一篇難丞相李斯皆見藝文志秦

雖鉗語燒詩書然自內外薦紳之士與褐衣游公卿者皆抵禁無所懼是豈無說哉或曰秦焚詩書百家語在人閒者獨博士如故將私其方術于己以愚黔首故叔孫通以文學徵待詔博士而陳勝之起諸生三十餘人得引公羊人臣無將以對（鄭樵馬端臨說實未諦論衡正說篇曰令史官盡燒五經有敢藏詩書百家語者刑惟博士乃得有之近人多從其說）或曰秦火及六籍不燔諸子諸子尺書文篇具在可觀（見論衡書解篇）孟子徒黨雖盡其篇籍得不泯絕（孟子題辭）夫李斯以淳于越之議奪主異取故請襍燒以絕其原越固博士也商君以詩書禮樂爲六蝨（靳令篇）盡剗滅之而以法家相秦者宗其術然則秦不以六藝爲良書雖良書亦不欲私之于博士（其云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偶言之即是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非博士官所職者自仲任誤解乃謂博士獨有其書鄭馬之徒沿襲斯論遂爲今日爭端耶）

前議非矣斯以諸侯並爭厚招游學爲禍始故夫滑稽便辭而不可執法者則六國諸子是也不燔六藝不足以尊新王諸子之術分流至于九家游說乞貸人善其私其相攻甚于六藝今即非焚則恣其曼衍乎諸子與百家語名實一也不焚諸子其所議者云何諸子所以完具者其書多空言不載行事又其時語易曉而口耳相傳者衆自三十四年焚書訖于張楚之興首尾五年記誦未衰故著帛爲具驗之佗書諸侯史記與禮樂諸經多載行事法式不便諳誦而尚書尤難讀故往往殘破詩有音均則不滅亦其徵也此則後議復非矣余以爲著于法令者自秦紀史篇秦八體有大篆不焚史篇醫藥卜筮種樹而外秘書私匿無所不燒方策述作無所不禁然而文學辯慧酏于人心上下所周

好雖箸令弗能奪也燒書者本秦舊制不始李斯自斯始旁及
因國耳韓非言商鞅焚詩書明法令塞私門之請以遂公家之勞
禁游宦之民以顯耕戰之士和氏篇其驗也商君既誅契令猶在
遺法餘教未替然張儀范雎蔡澤之倫結軼斂關游說不絕亦
故稱六藝成事及不詳箸書以縣國門秦之法令弗能絕也後
李斯者漢初挾書之令未刬然婁敬以戎卒輓輅上謁高帝亦
引大誓爲徵漢之法令弗能絕也夫高祖則溺儒冠秦之諸王
非能如李斯知六藝之歸也然其律令在官空爲文具終不鉤
考以致其誠令始皇不起白屋而斯受學孫卿好文過于餘主
此則令之之諫逐陝之難成公之說一切無所窮治自其分也
又況栗栗羊黃之徒乎以斯猷于用法類使秦之黎獻因是得

優游論箸亦斯鶩之矣若其咸陽之阬死者四百六十人是特以盧生故惡其誹謗令諸生傳相告引亦猶漢世黨錮之獄與于一時非其法令必以文學爲戮數公者誠不以抵禁幸脫云

秦政記

人主獨貴者其政平不獨貴則階級起唐宋雖理法度不如漢明平也亦有踦偶非斠然一槩者明制貴其宗室孼子諸王雖不與政柄而公卿爲伏謁耳孫疏屬皆氣稟于縣官非直異漢唐宋猶無是也漢世游俠兼并豪威于下而上不限名田以成其厚武帝以降國之輔拂不任二府而外戚竊其柄非直異明唐宋亦絕矣要以箸之圖法者慶賞不遺匹夫誅罰不避肺府斯爲直耳古先民平其政者莫逮于秦秦皇負扆以斷天下而

子弟為庶人所任將相李斯蒙恬皆功臣良吏也後宮之屬椒房之嬖未有一人得自遂者富人如巴寡婦築臺懷清然亦誅滅名族不使并兼嗟乎韓非道入兹同牀在旁父兄皆與焉世之議政者徒譏同牀在旁而父兄脫然也秦皇以賤其公子側室高于世主夫其卓絕在上不與士民等夷者獨天子一人耳天子以秉政勞民貴帝族無功何以得有位號授之以政而不達與之以爵而不衡誠宜下替與布衣黔首等夫貴擅于一人故百姓病之者寡其餘蕩蕩平于浣準矣藉令秦皇長世易代以後扶蘇嗣之雖四三皇六五帝曾不足比隆也何有後世繇文飾禮之政乎且本所以貴者在守府守府故亦持法末俗以秦皇方漢孝武至于孝文云有高山大湫之異自法家論之秦

皇爲有守非獨刑罰依科也用人亦然韓非有之曰明王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將必發于卒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愈勸遷官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顯學篇漢武之世女富溢尤寵霍光以輔幼主平生命將盡其嬖幸衛霍貳師之倫宿將爪牙若李廣程不識者非摧抑乃廢不用秦皇則一任李斯王翦蒙恬而已矣豈無便僻之使燕昵之謁邪抱一司契自勝而不爲也孝武壹怒則大臣莫保其性其自大守以下雖直指得擅殺之文帝爲賢矣淮南之獄窮誅長吏不發封者數人遷怒無罪以飾己名世以秦皇爲嚴而不妄誅一吏也由是言之秦皇之與孝武則猶高山之與大伙也其視孝文秦皇猶賢也嘗試計之人主獨貴者政亦獨制雖獨制必以持法爲齊釋法而任

神明人主雖聖未無不知也惑于左右隨于文辯己之措置方
制于人何以爲獨制自漢唐以下者能既其名顧不能既其實
則何也建國之主非起于艸茅必拔于搢紳也拔于搢紳者貴
族姓而好等制起于艸茅者其法無等然身好踢跌而不能守
繩墨獨秦制本商鞅其君亦世守法韓非道昭王有病百姓里
買牛而家爲王禱王曰非令而擅禱是愛寡人也夫愛寡人寡
人亦且改法而心與之相循者是法不立法不立亂亡之道也
不如人罰二甲而與爲治秦大饑應侯請發五苑以活民昭襄
王曰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賞今發五苑之蔬艸者使民有功與
無功俱賞也夫發五苑而亂不如棄棗蔬而治要其用意使君
民不相愛塊然循于法律之中秦皇固世受其術其守法則非

草茅搢紳所能擬已秦政如是然而卒亡其國者非法之罪也六國公族散處閭巷之閒秦以守法不假以虛惠結人公族之欲復其宗廟情也且六國失道不逮王紂戰勝而有其地非其民倒戈也審武王既殁成王幼弱猶有商奄之變周繼世而得胡亥者國亦亡秦繼世而得成王者六國亦何以仆之乎如買生之過秦則可謂短識矣秦皇微點獨在起阿房及以童男女三千人資徐福諸巫食言乃阬術士以詒百姓其佗無過

五朝學

俗士皆曰秦漢之政踔踔異晚周六叔之俗孑爾殊于漢之東都（六叔指魏晉宋齊梁陳）其言雖有類似魏晉者俗本之漢陂陀從迹以至非能驟潰濟江而東民有甘節淸劭中倫無曩時中原媮薄

之德乃度越漢時也言魏晉俗敝者始于寶晉紀葛洪又臚言之觀洪漢過刺驕二篇漢俗又無以愈魏晉抱朴子外篇漢過篇曰歷覽前載逮乎近代道微俗敝莫劇漢末也此雖多庸闇尹然又云嬾看文書望空下名者謂之業大志高結黨合譽行與口違者謂之以文會友斯則黨錮諸公皆在所譏矣刺驕篇曰余觀懷惡之世俗尚驕褒夷虜自遇然又云聞之漢末諸無行自相品藻次第群驕慢傲不入道檢者為都魁雄伯四通八達皆背叛禮教而從肆邪僻訕毀真正中傷非黨口習醜言身行穢事凡所云為使人不忍論也此則漢末風紀已壞非起晉也王符作潛夫論述盛衰譏漢俗最甚道今人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而習調欺丁男不扶犁鉏懷丸挾彈攜手上山婦人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廬第奢過王制嫁娶者車軿數里緹帷竟道騎奴侍童夾轂並引富者競欲相過貧者恥其不逮一饗所費破終身之業潛夫論浮侈篇傅玄亦曰漢末一筆之柙雕以黃

金飾以和璧綴以隨珠發以翠羽公卿大夫刻石爲碑鐫石爲虎碑虎崇僞陳于三衢妨功喪德異端並起衆邪之亂正若此豈不哀哉羣書治要引傅子此皆道其奢侈踰分雖千寶論晉弗能過晉紀總論曰朝寡純德之人鄉乏不貳之老又曰其婦女莊櫛織紝皆取成于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佚之過不拘妬忌之惡此與王符所說相似然猶未及甘陵之詐汝南之僞也按抱朴子名實篇曰開漢末之世靈獻之時品藻乖濫英逸窮滯饕餮得志名不準實賈不本物以其通者爲賢塞者爲愚則知黨人之口變亂黑白甚于青蠅其視閻尹亦齊楚伯仲之閒耳黨錮以竇武劉淑陳蕃爲三君武傳稱妻子衣食裁充足蕃傳則述王甫讓蕃曰竇武何功兄弟父子一門三侯又多取掖庭宮人作樂飲宴旬月之閒貲財億計大臣若此是爲道邪公爲棟梁枉橈阿黨復焉求賊是則武傳所述亦爲虛言大氐黨錮不盡端人徒以天下善士濫入黨錄談者不求其本即以黨錮悉爲善士斯亦謬矣許劭與從兄靖私情不協排靖不得齒敘致靖以馬磨自給此尤傾險之士也上及朝貴魏晉閒淫僻者有賈充何曾石崇王愷而漢亦有諸

馬諸賢諸梁諸袁晉之謀臣若荀勗漢亦有胡廣趙戒漢骨鯁者有李膺杜密惟晉亦有鎦毅傅咸鎦頌之倫美惡相覆竟無以踰越也閭巷之間據道推方嶷然不羣者梁鴻韓康徐穉鄭玄申屠蟠在漢世惟魏亦有管寧胡昭焦先晉而有董京夏統朱沖郭文孟陋戴逵又不相過嘗試論之漢之純德在下吏諸生閭閻魏晉不獨失也魏晉之侈德下在都市上即王侯貴人雖漢不獨亡也傅玄葛洪去漢近推迹魏晉之失自漢漸染其言公范曄離于全漢固已遠矣徒道其美不深迹其瑕眚諸子非人所時窺而范氏書日在細旃指爪之間近習之地是以責盈于後而網漏于前也粵晉之東下訖陳盡五朝三百年往惡日湔而純美不忒此為江左有愈于漢徒以江左劣弱言治者

必暴摧折之不得其徵即以清言爲狀又往往訾以名士云尚辭不責實漢世樸學至是委廢而爲土梗且夫鳴琴之政醇酒之治所從來非一世也漢季張邈從政號爲坐不窺堂孔伷亦清談耳孔融刺青州爲袁譚所攻流矢雨集猶隱几讀書談笑自若城陷而奔阮簡爲開封令有劫賊外白甚急簡方圍棊長嘯曰局上有劫甚急（御覽一百五十八引陳留風俗傳據隋書經籍志地理篇陳留風俗傳三卷漢議郎圈稱撰）斯數子者蓋王導謝安所從受法及夫蓬髮褻服嘲弄蚩妍反經詭聖順非而博在漢已然（亦見抱朴子漢過篇此類事狀范氏後漢書多不載惜乎謝承華嶠之書今不可見爾）魏晉因之猶時有樂廣嵇紹之倫廣以風流輔名教紹不肎以朝服執泠人之業其餘任達者雖衆渡江而稍絕矣然名蕩佚者多歸之魏晉貤及江左不考其末不推其造

端倫聽生姦君子以爲恥且夫曩世言名士者與今異尢魏明帝曰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盧毓曰常士畏敎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斯固與落棄無檢者反江左之士蠢迪檢押喪紀祭祀婚姻之式少有疑殆雖文士沙門猶質之載在通典豈可誣哉據南史何承天傳先是禮論有八百卷承天刪減并各以類相從凡爲三百卷又徐勉傳受詔知撰五禮大凡一百二十秩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二十九條然則通典所載二十分之一耳夫馳說者不務綜終始苟以玄學爲詬其惟大雅推見至隱知風之自玄學者固不與藝術文行牾且翼扶之昔者阮咸任達不拘荀勖與論音律自以弗逮宗少文達死生分然能爲金石弄戴顒述莊周大旨而制新弄十五部合何嘗白鵠二聲以爲一調殷仲堪能清言善屬文醫術亦究眇微雷次宗周續之皆事沙門慧遠尤明三禮

關康之散髮被黃巾申王弼易而就沙門支僧納學算眇盡其能又造禮論十卷下建文儒祖沖之始定圓率至今為紐運其綴術文㝡深而史在文學傳（南史）謝莊善辭賦顧嘗製木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郡殊合之則宇內一徐陵雖華猶能刪陳律非尊為美言也夫經莫穹乎禮樂政莫要乎律令技莫微乎算術形莫急乎藥石五朝諸名士皆綜之其言循虛其藝控實故可貴也凡為玄學必要之以名格之以分而六藝方技者亦要之以名格之以分治算審形度聲則然矣服有衰次刑有加減傳曰刑名從商文名從禮故玄學常與禮律相扶自唐以降玄學絕六藝方技亦衰（唐初猶守六代風顏孔陸賈之說經李淳風祖孝孫之明算孫思邈張文仲之習醫皆本六代賈公彥于大隱本以傳禮得名而作老子述義十卷注公孫龍子一卷則經師猶審形名

也中唐以降斯風絕矣宋元惪言性惟算術亦巧善人益以禮醫與律猶弗逮秉古之鄉三物明于本數係于末度齊萬物而不爲戾刻雕衆形而不爲巧咨惟五朝之賢邪且夫膏粱之性難正也將日湛于狗馬曲旃之閑不易以玄遠離日陳禮法正復爲奇善復爲妖也其侈彌長晉初何曾自謂守禮法然日食萬錢猶曰無下箸處夏侯湛作昆弟誥假託孝友之言而侯服玉食窮滋極侈則知徒陳禮教不足以戒耆慾貪也棲山澤厭韭薤葵藿者非有玄學不足以自尉薦將散榮華于酒肉之味其操不終五朝有玄學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故驕淫息乎上躁競弭乎下及唐名理蕩蕩唐時雖有佛學研精者惟沙門士大夫則攝其拔業耳夸奢復起形于文辭播于小說者參而伍之則居可知矣宋世人謂清談廢事必忘大節此實不然樂廣衛玠清言之令然慼懷之廢故臣冒禁拜辭爲司隸所收縛廣即解遣之衛玠于永嘉四年南至江夏與兄別于梁里澗語曰

在三之義人之所重今日忠臣致身之道可不勉乎不得謂忠大節也又世謂南朝人專務聲色然求之史傳竟無其徵就有一二又非歷朝所無也唐人荒淫累代獨絕播在記載文不可誣又其浮競恭埶尤南朝所未有南朝亦點尊在帝室唐乃延及士民就其細者觀之太平廣記所引南朝小說奇而近雅怪不至繆又無淫佚之言獨拾遺記爲不類然亦不興于北土隋經籍志襍史篇有拾遺錄二卷題僞秦姚萇方士王子年撰又王子年拾遺記十卷題蕭綺撰是綺特集錄其書竟於南朝無與也唐人小說半皆妖蠱之文既無法歎羨榮遇之情驕淫矜夸之態溢于楮墨人心險薄從是可知世人以東漢賢于南朝猶失其實至乃尊唐而賤江左直以國勢盛衰貽論民德是非殽亂一至是乎世人見五朝在帝位日淺國又削弱因遺其學術行義非道五朝所以不競由任世貴又以言貌舉人世貴亦本于漢袁楊二族皆世爲三公門生故吏徧在天下抱朴子正郭篇云廢職待客者則比之周公養徒避役者則擬之仲尼棄親依豪者則同之游夏魏晉以來悉被斯化作法于涼實由漢始汝南甘陵朋黨日熾以言取人又自此出然世貴用事未有不務姿容者墨子尚賢下云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貴皆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晉世評人不專以局量才識評王衍者則曰夷甫處衆中如珠玉在瓦石間評王戎者則曰目爛爛如巖

志陳矯傳曲周民父病以牛禱縣結正弃市矯曰孝子也表赦之矯時尚在漢世亦未知魏世滅殺牛之罪否其篇籍雖放失因事鉤求猶可得其放物有可傅以西方之制者有子傑于漢土者有可擬以近世之制者有子傑于前代者馳說者不暇鉤校而空尊尚西方或沾沾欲復唐律此皆目錄葦較之學加以耳食未嘗問其甘苦云爾五朝之法信美者有數端一曰重生命二曰恤無告三曰平吏民四曰抑富人余爲捃摭其文附以說解令吏士有所取法焉

重生命之法有二

一父母殺子者同凡論　南史徐羨之傳義熙十四年軍人朱興妻周生子道扶年三歲先得癇病周因其病發掘地生埋之爲道扶姑雙女所告周棄市羨之議曰自然之愛豺狼

猶仁周之凶忍宜加顯戮旦以爲法律之外尚弘通理毋之即刑由子明法爲子之道焉有自容之地愚謂可特申之絕裔從之據此是晉律父母殺子並附死刑上觀漢法白虎通德論亦同斯說蔑之不學特議肴恕夫子既生理長冥其不視而云焉有自容之地竟當與朽骨論孝慈邪藉如其議翁姦子婦者律亦殊死復當爲其子求自容之地乎然蔑之議雖暫行一時不著爲令近世父母殺子者皆從輕比南朝固無此律後魏法諸祖父父母忿怒以兵刃殺子孫者五歲刑毆殺及愛憎而故殺者減一等是知鮮卑亂制至今爲梗甚乎始造桐人以葬者

二走馬城市殺人者不得以過失殺人論　張斐晉律序曰

都城人衆中走馬殺人當爲賊賊之似也余尋李悝法經本有輕狡之篇秦漢因之蓋上世少單騎車行有節野外之馳日不過五十里國中不馳鄭君以爲馳善蔺人是故以發甚郵勿驅塵不出軌古者一尺當今六寸五十里則今三十里也昧爽而駕日入而說除去飲食宿留日加時五行三十里加時一行六里當今之緩步國中又愈舒遲斯無轢人之事六國以降單騎鬱興馳驟往來易傷行者由是有輕狡律晉律衆中走馬者二歲刑（見御覽六百四十二引）因而殺人者死近世城市仟佰之閒官吏亦以條教禁人走馬然治走馬殺人者已輕矣夫都會殷賑行人股腳肩背相摩走馬者亦自知易傷人然猶儇佚自喜不少陵謹此明當附賊殺之律與過殺戲

愈殊矣雖今車騎在中人行左右橫度者猶時不絕若無走馬殺人之誅則是以都市阬阱人也自電車之作往來迅軼速於飛矢倉卒相遇不及回顧有受車轢之刑而已觀日本一歲死電車道上者幾二三千人將車者財罰金不大訶譴漢土租界主自白人欲科以罰金且不得夫電車祇爲商人增利于民事無益豪毛以爲利賊殺人視以輕狡賊殺人其情罪當倍蓰如何長國家者惟欲交歡富人詭稱公益弛其刑誅立憲之國亮無足物耳矣漢土法律雖做自昔未有尊寵富人者租界及宅之地法不得行固也異時復有於內地行電車者諸新生且將因緣成事有其殺人之罪余以造用電車者當比走馬眾中與二歲刑因而殺人者比走馬眾中

殺人商主及御夫皆殊死隶晉律以全横目漢土舊法賢於

拜金之國遠矣

恤無告之法有一事

諸子姓復仇者勿論　魏陳羣定律賊鬬殺人以劾而亡許

依古義聽子弟得追殺之會赦及過誤相殺不得相讐據後

漢書桓譚傳曰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讐子孫相

報後忿深前至于滅户殄業而俗稱豪健今宜申明舊令若

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于邊其相

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贖罪準此是漢魏舊法謀殺故殺

賊殺諸科官未能理者聽其子姓復仇何者法吏斷獄必依

左證報當左證不具雖衆口所欲殺不得施如是狡詐者愈

以得志而死者無有可申之地且受賕枉法猶可治也姻族相私猶可使回避也若法吏與囚人故交友或以佗事而相朋比罪在疑似非有極成左證者則藉法令以省釋之誰能問者及夫被刻逃亡其成事尤亟見前代聽子姓復仇者冞法令有寬跋不足以蒜得罪人故任其自相捕戮且不以國家之名分劊一人也乃如禮注所言父母兄弟師長嘗辱焉而殺之者爲得其宜此蓋康成私意非律之明文律所許者止於報殺被辱非切膚之痛辱人者亦故不在死罪之條而令其子弟得公修怨是特漢末任俠所以爲榮非法律所許也復仇止於子姓則屯聚相殺者不用此律

平吏民之法有二事

一部民殺長吏者同凡論　通典刑制中劉秀之爲尚書右僕射請改定制令疑部人殺長吏科議者謂値赦宜加徙送秀之以爲律文雖不明部人殺官長之旨若値赦但止徙送便與悠悠殺人曾無一異人敬官長比之父母行害之身雖遇赦宜付尚方窮其天命家口令補兵從之據此是魏晉相承之律部民殺長吏者亦同凡論蓋法律者在以庇民右以持國國之所以立者在其秩分秩分在其官府不在其任持官府者故謀反與攻盜庫兵自昔皆深其罪及夫私人相殺雖部民長吏何擇焉秀之以官長比父母薦紳自衛者爲此言無所依據漢世孝廉曹吏爲其州郡將持服率比父母三年是由近承封建民心隆於感恩顧法律未嘗制是其部民

殺長吏者漢律亦不見有殊科也秀之一言不善著爲定令詒禍至今雖然是特曰部民殺長吏非曰齊民殺官吏者皆用此令也今則此省此道之民殺彼省彼道之吏亦與部民殺長吏同科茲又秀之所不敢言矣若夫王室懿親非有土長民之吏周禮曰殺王之親者辜之特與齊民相殺異律蓋上代政在貴族王之親卽與王等余嘗聞雲南土司言民之視余弟與余等此可得其比例自秦皇一統以來其制已替猶存於蓮島耳佗時滿洲客帝亦將藉此保其同气茲又秀之所不敢言也方今狄虜盜華事固無可言者異日諸華獨立若民主也長吏部民之秩級固廢矣若君主也部民殺長吏亦當取魏晉舊律悉同凡論而齊民之殺官吏與殺王之

親者可知也

一二官吏犯杖刑者論如律　隋志述梁律有免官加杖督一百奪勞百日杖督一百二條免官則已去位矣奪勞者猶未去官耶亦如法杖督明收贖之法不及官吏也漢時官吏有耐爲隸臣者杖笞請刑復何論魏略載韓宣爲尚書郎嘗以職事當受罰於殿前已縛束杖未行文帝特原之遂解其縛時天大寒宣以當受杖豫脫袴纏褌面縛及其原褌要不下乃趨而去（魏志裴潛傳注引佐史受杖不悉著）是尚書郎在官亦受杖至唐世獨以懲贓吏大極元年制官典主司枉法贓一匹以上並先決一百其重者多於朝堂杖殺杖之刑徙加於贓吏無贓雖有罪亦貸之刑已弛矣朝堂杖殺非法律明文律已有斬絞

何啻杖殺然猶藉此稍存舊制宋世雖優遇士大夫臧吏猶杖脊黥配海島議者乃曰刑不上大夫是制宜廢夫刑不上大夫者封建之政也雖然鞭扑于古不在五刑數堯典曰鞭作官刑秋官條狼氏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顧弟無肉刑耳以此自寵而禮亦不下庶人自秦皇一統以後民無貴賤矣近世齊斬之服冠昏之制其梗槩亦下庶人禮可下庶人獨刑不可上大夫乎夫苟廢笞杖之刑即吏與民兩不施用可也笞杖之制猶在獨用于民不用于吏何其傎也世人徒見明時廷杖駘藉薦紳以為奇刑宜廢抑廷杖者非于律有明文特人主以喜怒行之故可悲也藉令著於法律曰某罪應杖幾何某罪應笞幾何雖官吏亦論決不得以罰奉貶官

相代誰得以爲慽乎晉律以免官比三歲刑明以來亦以免官比滿杖晉之制似稍弛矣然有犯五歲四歲刑者免官以後猶不省釋餘辠據晉律云髡鉗五歲刑笞二百則將吏越武庫垣在其科四歲刑則上闌沃殿及露泄選舉事在其科以上見御覽六百四十二引此皆特爲吏人制法非齊民得有此罪也以免官當三歲刑其後一年二年爲徒去髮著鈦伏地受笞猶不免焉以此知其爲允今有同時得兩滿杖罪者雖已免官猶不闕沒其一事昔秣陵老人遮梁武帝曰陛下爲法急於黎庶緩于權貴非長久之術誠能反是天下幸甚然則刑不上大夫者特肉食者所以自謀民心弗攖亦明矣梁時官吏杖督之法猶在老人已彼望今又刪去此律故知古之爲法

急於佐百姓今之爲法急於優全士大夫託其名曰重廉恥尊其文曰存紀綱不悟廉恥方積于此紀綱亦壞于此明世雖舉貢諸生亦免笞杖此與印度四姓階級之制何異乃思李悝蕭何陳羣杜預諸賢其用心至無偏黨也

抑富人之法有二事

一商賈皆殊其服　晉令曰儈賣者皆當著巾白帖額言所儈賣及姓名一足白履一足黑履廣韵引　此亦本諸漢制平準書曰高祖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孝惠高后時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爲吏漢令誠過然吏道所以不壞在廉商賈惟積貯掊克是務雖已入官不能禁其貪冒令身爲商賈者不得仕宦爲吏已厭飫矣其子孫故與齊民

無異又因其族世錮之斯過制也若夫殊其章服以爲表旗令兼并者不得出位而干政治在官者亦羞與商人伍則今世行之便或曰帖領白巾兩足異履其形譎怪將爲國家文明之辱余以爲求治者尚其實不尚其華縱辱文明則奸政役貧之漸自此塞豈憚辱之且商人工人處非有高下也今觀日本諸庸作者織布爲裋大書題號其上背負雕文若神龜毒冒焉工人如是未有以爲譎怪者顧獨不可施諸商人邪崇實業者皆尊奬商人爲國寶閒以法令抑之將涕泣爲訟擗抑國所與立者商爾工爾農爾誰得廢其一者沾體以兹稻粱重趼以鑿石炭者不被尊顯而尊此受成者乎漢土之民孳生亟而酌孔撫一有不給千里轉屍故自昔以劭農

爲國非好迂闊以情埶異于諸方也商益恣工益鰥農益減贖土罷埶稔歲已趣趣憂不飽猝遇蝗旱潦之災拙者餓死雄桀轉徙佗方爲寇盜恣戾者揭竿譟讙乃發兵捕治之此其咎雖在政府要之尊獎商人其末流亡有能避是也商人以己意廢箸已不可治況以政府厲獎之爲蓋貴均平惡專利重道埶輕貪冒者漢人之國性也其在上古慮有以多金爲譽者故賢本訓多財引伸爲賢人良從畐畐者富也禮注有良奥之家常言亦以良賤相對而引伸爲善良臧者男而壻婢奴與爲一也故引伸爲府臧得賕賂亦爲臧以臧爲財而引伸亦訓善其佗言殷實言無賴者本以稱富貧繼以稱賢不肖要之古語騰傳則爾自秦皇一統以後斯義漸微

民賤商賈若倡優歷歲二千舊念滌除新念則已淪膓髓距之滿洲始稍稍崇商賈者非直因以爲市彼商人固嗜利而帝王與官吏亦嗜利商人猶不以無道取帝王官吏乃恐以無道取若則帝王官吏又不商人若也既不若又抑挫之則不怨矣其尊獎商人也則宜易世而後莫如行晉令便薦紳之稱對于介胄本隨其章服爲名以稱學者明世移以稱廢官今乃移以被商賈異時紳士之號既廢宜稱曰白帖領人也

三常人有罪不得贖　晉律曰年老小篤𤸇病及女徒皆收贖贖死金二斤也五歲刑以下諸應收贖者皆月入中絹一匹老小女人半之據此收贖之文不及官吏亦不及常人蓋

懼貧民獨死而富人獨生也張斐晉律序曰八十非殺傷人他皆勿論明老者獨八十以上爾老小女人及癈病者亦貧富異然無患其偏頗者此之贖論非視其力定之既在是人取無有不當贖者黃金二斤與月入中絹一匹自今日絜量之猶患重故今世贖罪其數至娋令人人可以自盡是則賢于舊制者因又濫及官吏則不如舊律便要之納贖之率當從今得贖之人當從舊

夫訾議法律者曰法律所以擁護政府與貨殖民余省漢土諸律徒有擁護政府者未有擁護貨殖民者數朝所定雖良楛殊事無拜金之辱獨擁護政府過些且集于王者一人然自晉律以下雖有不敬之條要以虧禮廢節爲限如上閣沃殿者得四

歲刑謗上者得三歲刑此並屬不敬科視漢律指斥乘輿梟首要斬之法其寬猛相去遠矣又雖有惡逆條以陵上僭貴爲限僞造官印者亦僅得三歲刑有挾天文圖讖者財二歲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恢卓犖易之至也鮮卑僭盜始有十惡之刑十惡不盡對政府其反叛惡逆不敬諸條則隨事可以比傅明以法律擁護政府且重於擁護后王者自漢之亡其風漸息昌之者則鮮卑也今魏晉南朝諸律雖已殘缺舉其封略則有損上益下之美抽其條目則有抑強輔微之心後有作者因而爲之節文參以今制復略采佗方諸律溫故知新亦可以弗畔矣夫

官制索隱

九服崩離天地既閉吾乃感前王之成迹而爲官制索隱四篇

蓋古今言是者多矣高者比次典章然弗能推既見以至微隱其次期于致用一切點污之迹故非所曉雖曉亦不欲說吾今爲此獨奇觚與衆異其趣在實事求是非致用之術乃亦不待排比推迹經脈盡於孫絡相其陰陽嘗其臭味其作始至微眇而緜甚鉅爲備衆所弗能理者乃箸之於篇其微旨在使人周知古始以興感慕耿然識旃裘引弓之非吾族思古人也而非期於取法故不欲掩其點污與胡伯始杜君卿諸公尚殊其意泥若端臨之伐伐者乎或曰凡事之使人興慕者在其可崇可貴今子爲天子居山宰相用奴諸訑適足釀嘲而起鄙夷宗國之念毋乃其自刺謬邪曰吾曩者嘗言之以爲祖宗手澤雖至儜拙其後昆猶寶貴之若日蟊蠹則非也昔顧寧人丁明經胙

發憤考帝王陵寢彼蒿里中陳死人豈有毫末足用於當世然識其兆域則使人感懷不忘且今之觀優者求其事迹盡貞慝德而姦惡可惎者衆矣優人固未嘗爲掩諱且暴露愈甚則觀者愈益奮興豈非以漢官威儀於此得其放物故形討事狀之淑慝邪若徒就官制言吾中國專制之世宰相則用近臣其樂爲近臣者誠醜然歐美君主共和之政抑豈有以愈是乎凡爲代議士者嘗求入選所費金無慮鉅萬斯與行賄得官何異民主立憲世人矜美法二國以爲美談今法之政治以賄賂成而美人亦多以苞苴致貴顯夫佞悅衆人與佞悅一君者其細大雖有異要之猥賤則同也然則承天下之下流者莫政府與官吏議士若行誼不修賕賂公行斯爲官吏議士而總其維綱者

為政府政府之可鄙厭寧獨專制雖民主立憲猶將撥而去之藉令死者有知當操金椎以趣冢墓下見拿破侖華盛頓則敲其頭矣凡政體稍優者特能擁護吏民為之興利愈於專制所為耳然其官僚猶須頗無廉恥非是則弗能被任用故嘗論政府之於生民其猶乾矢鳥糞之孳殖百穀邪百穀無乾矢鳥糞不得孳殖然其穢惡固自若求無政府而自治者猶去乾矢鳥糞而望百穀之自長以生民之待政府而頌美之者猶見百穀之孳殖而幷以乾矢鳥糞為馨香也吾儕所志在光復中國而已光復者義所任情所迫也光復以後復設共和政府則不得已而為之也非義所任情所迫也以是反觀則無欣厭於甘辛黑白矣

神權時代天子居山說　惠定宇作明堂大道錄考明堂者經師所有事其言大道則夸也明堂清廟辟雍之制古今興廢雖不同然麗王公奠天位者其實其名大氐不出山麓古之王者以神道設教州牀之世神人未分而天子爲代天之官因高就丠爲其近於穹蒼是故封泰山禪梁父後代以爲曠典然上古視之至恆也山海經云鼓鐘之山帝臺之所以觴百神也又云帝堯臺帝嚳臺帝丹朱臺帝舜臺各二臺臺四方在昆侖東北西王母之山有軒轅之臺係昆之山有共工之臺蓋人君恆居山上雖宮室既備猶必放而爲之有時亦直營岡阜以爲中都說文云京人所爲絕高丠也詩稱公劉乃陟南岡乃覯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此蓋在夏衰戎狄襍居之世其後

則春秋以天子所居爲京師亦放物其意而名之爾雅釋詁曰林烝君也林爲山林林烝即新蒸是天子在山林中明甚後代此制既絕而古語流傳其迹尚在故秦漢謂天子所居爲禁中禁從林聲禁者林也言柰言禦皆山林之儲胥也亡友陳鏡泉說五經異義鄭君駁云禮記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天子將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然則大學即辟雍也詩頌泮水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此復與辟雍同義之證也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囿有靈沼有辟雍其如是也則辟雍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囿也沼也同言靈於臺下爲囿爲沼可知眾家之說各不昭晳雖然於

郊差近之耳在廟則遠矣鄭說雖是然不悟廟亦在郊書說云明堂在近郊近郊三十里講學大夫淳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二說遠近雖小殊然同在近郊則一明堂宗祀所以嚴父配天古之廟止此而已其在三代之禮五廟與明堂各異則不可以槩大古三靈辟雍與明堂同處亦得言廟在周禮言之則非也在大古言之則是也明堂在郊郊字古借用蒿（周禮載師注故書郊或爲蒿）故郊宮或作蒿宮然自大戴禮盛德篇已不識蒿郊同字乃曰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爲宮柱名爲蒿宮詭誕之言不可爲典要矣雖然明堂在郊亦祇就三代言也其在上古則圜北正爲王宮之地故附於郊北者有王宮祭日之典（祭法）祭日之壇而命之曰王宮明王宮與日壇同

處朝覲於是祭享於是治事於是授學於是後世既不能繼故猶放物其意而建明堂辟雍三靈於郊野靈臺者其所以擬羣帝之臺邪又尋山字之聲類考之則說文云山宣也以聲爲訓明古音山宣不殊而宣爲天子正居周有宣謝漢有宣室此皆因仍古語彼天子正居所以名宣者正以其在山耳周之宣謝漢五行志以爲講武之坐屋此固未備據顧命路寢所故大訓天球河圖皆在焉而戎鼓赤刀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則講武之具也蔡邕云古言天者三家一曰蓋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尋謝字古但作射而射與夜相通左氏文六年經狐射姑穀梁作狐夜姑又左氏昭二十五年傳申夜姑釋文云夜本或作射是宣夜即宣射天子正室有觀天之器其在後世始分觀天之處於靈臺然大古靈臺宣室未始有異皆

在山顛而已復觀祭法夜明爲祭月之壇與日壇稱王宮者經邇至於漢世而宣夜夜明之語轉爲掖庭掖也夜也射也謝也榭也豫也序也此七字皆同音而義相聯者也又尋尚書有納于大麓之文古文家大史公說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此讀麓爲本字所謂林屬於山爲麓也今文家歐陽夏侯說曰昔堯試於大麓者領錄天子事如今尚書官矣（鐂昭注續漢書百官志引新論如此）又曰入於大麓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總錄二公之事（論衡正說篇）古文於字義爲得顧於官制失之今文得其官制其字義又不合即實言之則天子居山三公居麓麓在山外所以衛山也堯時君相已居棟宇而猶當納于大麓者洪水方滔去古未遠其故事尚在禮官初拜三公當準則典禮而爲之則必入

大麓以爲赴官賤事之明徵左傳曰山林之木衡鹿守之鹿即麓也衡麓在後世祇爲虞衡之官而古代正爲宰相如伊尹官阿衡亦名曰保衡猶是衡麓之故名也（說者以爲阿倚衡平則望文生訓也）至漢時有光祿勳爲天子門衛勳者閽也（勳閽廣巴言之）獨光祿之義至今未有塙解其實光祿即是衡麓衡橫古通又尚書今文橫被四表古文作光被四表是衡橫光三字爲一也（古音同在陽部）漢時爲天子主門者又有黃門黃門復即橫門衡門（衡門在水之衡則曰水衡係於天象則有五潢天官書曰咸池曰天五潢叶圖徵曰咸池五車天闕也合誠圖曰天潢主河梁是潢亦關梁之屬與衡音義皆同故主門闕者曰黃門即橫字又即潢字）衡光一也（蓋巴曰禁門曰黃闥以中人主之號曰黃門令此望文生義）然則古天子居於山林而衡門者名爲衡鹿亦即宰相（宰相以近臣爲之見下篇）至漢時天子雖居宮室然爲之守衛者猶曰衡鹿此亦因於古名

後人不解隨文作訓應劭乃曰光者明也祿者爵也劭生漢末去武帝財三百歲而已不知其義矣漢武時去古甚近其名號多有取法史記樂書云今上即位作十九章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是漢武時所用古名古訓當時經師已不能解無論東漢以後矣然證之以郎官郎者光祿勳之屬亦天子守門之官也漢書楊惲傳云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迺得出名曰山郎張晏曰山財之所出故取名焉此未必得其本義也大氐古天子端居罔年而從官以射獵爲事多得其饒故漢世因之猶名財之所出爲山郎斯語雖見於漢然自殷周時已有此意周語曰夫周高山廣川大藪也而幽王蕩以爲魁陵糞土溝瀆其有悛乎又曰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彫

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是則天子在山取其饒用從官得以干祿至殷周雖已居城郭猶必宅於高山旱麓之地漢代因之遂有山郎之名其所從來遠矣綜考古之帝都則顓頊所居曰帝丘虞舜所居曰蒲阪夏禹所居曰嵩山夏都陽城陽城即嵩山所在古無嵩字但以崇字爲之故周語稱鯀爲崇伯鯀逸周書稱禹爲崇禹商之先相土居商丘其後又有適山之文盤庚曰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周之先公鐂居京其後又處旱麓之地夫曰山曰丘曰阪曰京皆實地而非虛號上古擯棄後王宮室其質文雖世異而據山立邑則同左氏言三墳九丘賈侍中云三墳三皇之書九丘九州亡國之戒言墳言丘並以都山爲義及其亡滅宮室邑里皆已泯沒惟丘陵之形獨存甚者或夷爲汙澤故伍員哀吳之

亡則言吳其爲沼而屠滅者至於瀦其宮室蓋以爲高業者君上之所居通於神明泠澤者亡虜之所處淪於幽谷也然則天子居山其意在尊嚴神秘而設險守固之義特其後起者也

專制時代宰相用奴說　尚書載唐虞之世與天子議大事者爲四岳貫族世侯去共主不過咫尺議有怫忤亦無以面折廷爭爲也直持之使不得遂其行耳小者卿尹之屬雖貴不及岳牧其執官足以自植於是專制之君厭之則爲己心腹者惟奴僕與近侍此義至易明觀今時州縣不任佐貳吏員而獨任己之關人以佐貳有官位吏員有世及皆不能曲從己意故惟關人爲可恃昔之人主其心豈異是邪蓋伊尹嘗爲阿衡（商頌）亦爲保衡（書君奭）衡之義前已發之所謂衡鹿耶光祿也而阿保爲女

師之稱(後漢書崔寔傳武因常侍阿保別自通達注阿保謂傅母)阿之爲名見於禮記稱爲可者說文阿字作㚺然則呂覽本味篇稱有姺氏以伊尹媵女斯不誣矣孰謂其躬耕樂道邪湯既引伊尹爲腹心而阿保之名無改其後相襲遂以阿保爲三公周有大保王莽置大阿少阿皆自此出而說者以爲阿倚衡平則不尋其本柢矣又本味篇云伊尹說湯以至味然則割烹要湯之說亦不誣也曲禮述夏商之制大宰尚卑是其職本在治膳然自伊尹任政而冢宰之望始隆孔子言高宗以前君薨則百官總己以聽冢宰明冢宰之貴商時已然至周禮天官大宰遂正位爲五官長然其所屬冗官猶是宮中治膳之職若膳夫庖人內饔外饔亨人獸人漁人鼈人腊人酒正酒人漿人籩人醢人醯人鹽人皆治庖宰

之事者也又伊尹能治湯液故周禮治之醫師食醫疾醫瘍醫獸醫等官亦隸大宰伊尹本爲女師故周禮治之使小宰治王宮之政令而宮正宮伯宮人內小臣閽人寺人內豎皆屬之以至九嬪世婦女御之屬皆以大宰爲其長官後儒不審治革謂特使宮掖冗官隸於冢宰使不得阻撓外政所謂宮中府中皆爲一體者不知周制實由治襲而成非別有深意也宰夫之官于周禮爲左右大宰者掌治朝之法羣吏之治百官府之徵令以治法考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其職崇矣然見於春秋傳者則列國之宰夫猶是庖人而漢世奉常屬官有廱大宰專主熟食由夏商本是一官其後分之或從本職則爲庖人或從差遣則爲執政相沿有宰相之名其源委至暧昧

也相之爲名本贊師之扶掖者耳稍進而費揖讓槃辟之禮者亦名爲相其本皆至賤矣然自堯時舉十六相已漸崇貴仲虺爲湯左相召公爲周伯相遂以其名被之執政即觀孔子之在夾谷本贊正服位之相耳而史記言由大司寇行攝相事則以執政歸之蓋昵近之臣易得君旨故二者往往相兼此又相國丞相之名所由起矣御之爲名詩言暬御是也周之御史本居柱下乃亦出巡邦國至秦世遂以御史監郡蓋其始本以天子近臣刺探邦國密事猶後世以中貴人銜命也秦之御史已較周時爲貴其長官御史大夫則遂在三公之列按大雅崧高篇王命傅御遷其私人鄭云傅御者貳王治事謂冢宰也是周世宰相既以御名而秦特沿襲其制耳僕射者亦賤官之名也禮

記檀弓言君疾僕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此近臣最微末者自春秋時以僕人通書札左傳言魏絳授僕人書此猶近世投刺者必由閽人傳入耳秦時謁者掌賓贊受事尚書屬少府博士通古今與侍中皆天子近臣而皆有僕射以領之由是僕人射人之名始合爲一其被名非無故也漢書百官公卿表言古者重武有主射以督課之其說不合近孫仲容始以僕人射人之說正之漢時有尚書令一人承秦所置武帝初用宦者其後更爲中書司馬遷嘗爲之後漢有尚書令尚書僕射中書令皆爲眞宰相奄豎之稱施於執政而世不以爲恥者由其習慣然矣侍中者又賤官之名也漢初侍中非奉唾壺即執虎子至東漢則侍中比二千石元魏以降漸益顯著唐時亦以侍中爲眞宰相然其所居猶曰門下斯與閽掾之徒何異形

迹之不可掩如此綜此數者則知古之宰相皆以僕從小臣得人主之信任其始權藉雖崇階位猶下㝡後乃直取其名以號公輔然至於正位之後而人主所信任者又在彼不在此漢之丞相御史權位皆至重也東漢謂之司徒司空而國政已移于尚書矣唐之尚書令僕射中書令侍中權位皆至重也其後祇爲虛銜而謀議國事者曰平章矣明初亦置中書省左右丞相自胡維庸謀反以後禁不得設而天子所與論道者歸之內閣矣明之大學士秩不過正五品至滿洲乃以此爲公輔之正名而政權復移於軍機處矣是知正位居體之臣爲人君所特惡必以近幸參之或以差委易之然後能得其歡心知其要領彼與奄人柄政固未有以大殊也其他古之言寺者本爲寺人至

漢而百官治所皆稱爲寺（近人或謂寺人本當作侍此拘泥說文之過）古之言官者本即館字周禮遺人言候館有積詩言適子之館授子之粲孟子言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此館字所以從食至今猶謂賣酒食家爲館子其義取此乃漢時有大官令丞主治膳食足明官館同字（周易官有渝蜀才官作館亦其證）官本食舍引伸之則以官爲版圖文書之處（曲禮在官言官注）而禮記言官師荀子言官人失要猶爲府史之稱最後引伸乃爲吏事君者古之言臣者書言臣妾逋逃說文謂臣象屈服之形（臥字從臣正象其伏）臧獲之臧亦從臣字（說文訓臧爲善非本義）最後引伸乃訓爲事君者觀於寺字官字臣字之得名而知古代所貴唯天子與封君其非有土子民之臣僚則皆等於奴隸陪屬觀於大阿大保冢宰丞相御史僕射侍中之得名而知

侍帷幄參豫謀議者名爲帝師或曰王佐其實乃使幸之尤世之乘時竊權而以致君堯舜自伐者可無媿邪

古官制發原於法吏說　上述神權專制之世所以藩王室建公輔者梗槩略具乃夫卿尹百司非以關奴備位其始作者爲誰邪曰本於法吏自三苗作五虐之刑而皇帝哀矜庶戮其時法吏已貴矣余尋古之言士者說文云士事也是士事本爲一字事字從史之聲事史本亦同部是其聲義相禪原一而流殊史官之文或借里字爲之則左傳史克魯語作里革是也或借李字爲之則老聃爲徵臧史稱爲李耳是也（按李耳之李本借爲史春秋史官皆以史爲氏）而刑官名士師亦或名理月令命理瞻傷鄭云治獄官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是也士理同部以聲相通晉語曰昔隰叔

子達周難於晉國生子與爲理韋昭曰子與士蔿字理士官也士蔿既以官爲氏則知士理不殊理官亦借李字爲之管子云皐陶爲李法法篇漢書胡建傳引黃帝李法此皆假借之字也而吏從史聲使又復從吏聲行人之官其名曰使亦或借理爲之周語云行理以節逆之是也亦或借李爲之左氏云行李之往來是也理官受罪人之語則謂之辭書稱獄之兩辭是也籀文辭字從司說文司臣司事于外者又吏亦從史聲爲百官之通號吏事或有相通則詩言三事大夫左氏言王使委於三吏三事三吏並即三公是吏事爲一也大凡士事史吏使李理辭司九字古本一言聲義無二是故觀其會通則有密移之迹蓋大古治民之官獨有士師而已士任其職斯之謂事士聽其訟斯

之謂辭訟辭繇而不殺不得徒以結繩爲斷於是初造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而記錄訟辭者謂之史邦國有獄士師遣其屬官就地聽之亦時有密行以詗察者謂之行理行李而變其文謂之使覲周禮大行人之官屬於司寇其貳有小行人復書邦國之犯令作慝爲一書斯又史官之職與御史爲官聯者由是而汎記國事者皆以史名由是而汎通聘問者皆以使及行李名由士師而分其權凡長民者皆謂之吏凡治事者皆謂之司而羣吏之長謂之三吏三事稍次者謂之卿士夫史以載籍吏以長民使以宣情而原皆出於士師者何也曰法吏未置以前已先有戰爭矣軍容國容既不理析則以將校分部其民其遺迹存於周世者傳曰官之師旅又曰師不陵正旅不逼師是

官秩之崇卑因部曲以爲號也將校自馬上得之本無待文史冊籍之紛紛者然自黄帝既有李法申明紀律執訊醜虜不得無刑獄事而聽辯受辭必有待於書契其事辯辭非躬擐甲冑者所能兼辦於是乎有軍正元尉以司刑法及軍事既解將校各歸其部而法吏獨不廢名曰士師徵之春秋凡言尉者皆軍官也及秦而國家司法之吏亦曰廷尉此因軍尉而移之國中者也況上古官制未備等得不轉相推移邪士師者所謂刀筆吏也其務在簿書期會於是分裂而史職始興借觀秦世程邈之造隸書本爲吏事作也漢初蕭何自主吏起而獨留意圖書之事時大篆已不行蕭何獨明習之以題未央前殿故知書契文史本法吏所有事其分而爲史官者用在是也士師既建其

屬吏徧布寰內矣然所掌止於兩家訐訟其無主名控告者則士師所不與聞必將有發奸擿伏之吏以彌其闕於是乎置小行人於是乎置御史既掌刺探亦兼記錄且其人又必明習文字者也故屬瞽史諭書名則行人職之既而邦國相聯互有聘問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則惟辭令之務有艸創者有討論者有修飾者有潤色者此又非法吏不能爲也是故行李交馳結軌千里亦不得不由法吏分裂而成也治民之官其始獨有法吏以主訟獄自餘賦稅繇役人自供給而已及夫姦僞萌興自占不實則經界版籍之事興而是非法吏莫能爲於法吏中又非小行人莫能爲必身歷其壤手寫其圖持籌以計之著籍以定之上之長官以知地域廣輪戶口多少之數於是分裂其職而

明時稱某省爲某布政司亦同此有以國名號其君者管子言斬孤竹大臣菑左氏言殺斟灌及後漢人以青州豫州荊州等名稱其刺史是也有以治所號其官者史記酷吏傳言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直稱太守爲府又衛侯天子廊屋之官直稱爲郎是也有以疆域號其君者如漢世稱天子爲縣官縣即寰宇所謂天子之縣內也是也有以古人姓名號其官者如王莽置羲和本於古占日者羲和周初置師尚父本於古占月者尚儀漢置佽飛本於古善射者佽飛是也有合古之二官以號一官者如周時僕人射人本二官秦合僕射爲一楚國連尹莫敖本二官項楚合連敖爲一是也有取於古之典禮以號其爵者如周禮公侯執圭孤卿執幣戰國項楚則有執圭執帛之爵

是也綜此七例而名號展轉變遷者略具於斯今之稱參議僉事爲道則從第三第四之例也抑余謂實職差遣轉相禪者三代秦漢其制相因魏晉唐初又因秦漢中唐變制宋世因之明室創制滿洲因之盲儒不察輒於三代秦漢閒畫分畛域因封建一統之制有異而謂百度皆殊轉以唐宋至今上同秦漢斯誣妄之甚者也秦漢官名多循周制若內史大史御史大僕大行司隸中大夫同爲實職固勿論巳其有職掌稍殊者若衛尉轉爲光祿與周時侯國之法少殊而轉近唐虞帝制十亭一鄉置嗇夫以理訟獄與左氏言掌幣者有殊而合於管子之人嗇夫吏嗇夫此非無所受也外吏建置天子使其大夫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謂之三監此差遣也其君亦得稱監天官大宰云

乃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鄭云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此假名也秦因之以御史監郡漢書直稱平爲泗川監則差遣而爲直稱矣周名大國之相爲守故管仲稱高國爲天子二守欒盈稱士匄爲王之守臣此差遣也大國之卿命於天子與漢時王國傅相同故言差遣其君亦得稱守故諸侯對天子稱其祖父爲先守其公左襄十三年傳此假名也至晉文置原守魏時吳起爲西河守及秦漢治郡者皆以守名則因差遣而爲實職矣周名小國之相爲令故楚以子男之國而置令尹此實職也其君亦得稱令故屈原稱其君爲靈修卽是令長長字避淮南諱作修非其本文長亦周時書名天官大宰云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鄭云長謂食采邑者此假名也至魏西門豹爲鄴令及秦漢治縣者皆以令名或以長名則因假名而爲定名矣由是言之見六國

秦漢之有監守令長而謂周時未有監守令長必不可也彼相與將軍者亦何以異此乎復以佗事例之元帥之官秦漢且未嘗置唐時方顯著耳春秋言某某帥師亦祇爲差遣非實職也然左氏已有子爲元帥之語政府之官古今所未嘗設特其語已早著至今亦尚爲通稱其真以政府爲法定之名者獨李自成而已（李自成改六部爲六政府）然前此固亦有政府之語今見秦有相國六國以來有將軍而謂古所未有何異見唐時之設元帥李自成之置政府而謂古之言元帥政府者皆唐人及李自成所改竄邪是故不辨定名假名之異而强以實職相稽則疑古者自此始得其會通能無爽然自失邪余每恨王伯厚作漢制考徒能比附事狀而溝通古制者希近世經師又鮮以秦漢事通之

六藝夫胡廣解漢官多原周制康成說周禮又附漢儀明其愈脈相通非苟爲皮附而巳近人陳澧亦教人觀歷代職官表歷代職官表之爲書固差可推見沿革然其學識膚淺未知貫穿之法乃如周官冢宰於漢唐爲尚書令而今之吏部在周禮特爲司士之官此則杜君卿巳明言之然自唐至今皆以吏部上比冢宰作表者亦未能是正異者則强爲同同者則見爲異其不可爲典要亦明矣因論假名定名之事而類及之

說刑名

荀子曰刑名從商古文義近則觸類以長不更制字獨刑名語有文質刑者刭也關常人因聲以制荆荆者罰辠也擅之法吏鐳者殺也闕者經繆殺也關常人因聲以制㦰㦰亦殺也擅之

法吏殊者斷頭也關常人因聲以制誅誅者討也擅之法吏殆者枯也磔其腹張之謂之殆關常人因聲以制辜辜者辠也擅之法吏辟者別也關常人因聲以制辟辥辟者法也辥者治也擅之法吏乂者芟草也引伸爲殺關常人因聲以制𡰯𡰯者治也擅之法吏副者判也關常人因聲以制𠬝𠬝者治也故曰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擅之法吏辨者判也關常人因聲以制辯辯者治也擅之法吏刖者解骨也關常人因聲以制𢻫假借作施傳曰施邪疾施公孫有山氏莊周曰萇弘胣擅之法吏賊者敗也殺人不忌爲賊關常人因聲以制則則者等畫物也引伸爲法呂刑言制以刑墨子尚同作折則刑言制則刑也擅之法吏剺者剝也劃也假借作貍論語讖曰伐子自貍宋均

說[illegible]者殺也關常人在官者深沒其文而書爲理爲李戕者傷也關常人在官者深沒其文而書爲裁刌者切也關常人在官者深沒其文而書爲寸凡有法度者字皆從寸列者分解也關常人在官者深沒其文而書爲論論刑變聲論之入聲耶列漢時謂沒因爲論其分別繇不殺何也古之造律者因民相賊殺而爻象之財有考竟棄市之法從質則足以周用罪有衰次案始乎乳其文得相并包是故刑戮誅僇名不專於斷頭辜辥及辯名不專於剖腹其後有殺襍者書言估終臧刑漢律言蠻夷長有辠當殊之不書則書誅後人因以迷眩若漢律言殊死山海經言副之以吳刀斯則𢊁其實也言刑者多書刑言殆者多書辜不從質而從文是亦使人迷眩焉爾孔子爲政於衛獨先正名鄭君曰

古者日名今世日字衛康叔始爲司寇刑名之學在焉故商鞅嗣君興于衛諭書名者又秋官行人之守因埶順道豈無故哉

封建攷

周以七千里爲九州內齊要服而止夷鎮藩時去時來者也九服相距爲萬里其後削弱徒有衛服以內故並據三面者管子幼官言齊桓立爲六千里之侯偏據一面者呂氏愼埶言冠帶之國舟車所通不用象譯狄鞮方三千里（此據一面則三千里王制乃誤謂相距三千里）後轉削弱國風不采幽并荆揚四州故孫武曰帝王處四海之內居五千里之中（御覽六百二十六引）此皆據衰世爲說而漢世五經家以五千里爲成周舊法不合大司馬職方氏所言尋書序康王既尸天子朝者惟有侯甸男邦采衛不葴要服巳不逮周公

世及穆王特申職方之典著在周書故諸書皆頌成康而管子獨稱昭穆云世法文武遠續以成名蓋自昭后南征求白雉以溺漢水至穆王乃卒成父志經略𢙢遠復周官職方之典者惟穆王耳前世夏商之閒中夏徒有五千里五五二十五七七四十九則五千處七千之半故說者曰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成周爲君子夏商爲小人孟子言禹益以後暴君代作及紂大亂周公滅國五十兼夷狄而百姓寧此雖少康中興成湯黜夏賢聖之君六七作猶爲亂世暴君也禹益所制書禹貢言五服大史說爲五千里賈馬說爲六千里鄭君說爲萬里咎繇謨言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大史公說爲五千里馬鄭說爲萬里尋禹迹所至者䌛歷中夏本部之地

三危黑水猶度越青海而堯舜亦自有交趾書堯典言宅南交記少閒篇言虞舜以天德嗣堯布功散德制禮朔方幽都來服南撫交趾五帝德篇言舜南撫交趾大教鮮支渠搜氐羌北山戎發息愼東長鳥夷羽民此皆經記明徵也九州以內宜與周漢封域相若然其尺度長短無文可知謂當從賈馬禹貢說爲定馬說禹貢曰甸服之外每百里爲差所納總銍秸粟米者甸服之外特爲此數其侯服外每言三百里二百里者還就其服內別爲名非服外更有其地也甸服之外五百里至城千里其侯綏要荒服各五百里是面三千里相距爲六千里世皆嚴馬君義自今度之甸服以外特有殘數不同餘服猶周侯服之地唐叔財封小國比于縣內諸侯漢三輔以外三河皆不置刺史

也谷繇謨言弼成五服至于五千者自百里納緫起數以至荒服之邊則面二千五百里故合言五千里蓋除帝畿不數尺度雖不可明猶有兩說通典引白虎通義夏以十寸爲尺殷以十二寸爲尺周以八寸爲尺孟子乃言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此則夏尺最長殷尺稍短周尺最短與白虎通義稍異假令周尺八寸殷尺十寸夏尺十二寸是夏一里當周一里有半方六千里則周之九千里綏服以內爲九州方四千里則周之六千里五服積方三千六百萬里當周八千一百萬里今三千四百二萬方里綏服以內積方一千六百萬里當周三千六百萬里今一千五百十二萬方里其封域視周差小以率差之一州當積周之四百萬里及舜肇十有二州開廓故九州地今盖修袤

復增三分之一則積方二千一百三十三萬里當周四千八百萬里今二千十六萬方里其要荒宜亦增廣即與周世封域等矣或曰記王言篇三百步而里千步而井三井而句烈三句烈而距則井里不同法禹時計里蓋二術小者三百步大即千步六千里即周二萬里四千里即周萬三千三百三十三里然九州不如是寥廓也

今人言地周七萬二千里則徑二萬二千九百里有奇假爲立方則每面冪約五萬二千五百二十三萬方里六面之冪約三十一萬五千一百三十八萬方里凡立方廉與立圓徑同者以方面冪六百則圓面冪三百十四一五九二六五爲率然則今地面冪約今十六萬四千九百九十六萬方里地形不中彈丸

故積不及依李善蘭所定爲十六萬四千八百四十四萬方里騶衍謂禹之九州當八十一分之一則今二千三十五萬方里有奇與周制九州之内冪今二千五十八萬方里者相近周一尺當今六寸四分八釐此錢塘所據曲阜顔氏所藏周尺也其器真僞固未可知要周尺必視銅斛尺晉前尺爲短建初銅尺與銅斛尺晉前尺相差無幾當今七寸四分則周尺當今六寸四分八釐自可信也周一方里爲今百分里之四十二弱故九州之内七千里在周冪四千九百萬里在今祇二千五十八萬方里也雖然陸地於海財當百分之三十六言中國當全地八十一分之一則是也言有如九州者八十一則非也今計全海面冪約十二萬一千三百三十二萬方里全陸面冪約四萬三千五百二十二萬方里古九州于全陸當四百二十三分之三十九服全數爲今四千三百萬方里周之萬萬方里當全陸一百四分之十也今全部脛于周冪三千五百七十五萬方里約當全陸一

百二十二分之十本部亦賑於周幂一千二百八十萬方里約當全陸三十四分之一周以八寸為尺當今六寸四分八釐夏以十二寸為尺當今九寸七分二釐故夏尺今尺幾相等自山海經言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管子呂氏淮南皆依用焉斯據夏尺以言地徑與今言地徑者亦差相似淮南地形訓言九州之大純方千里其說難任言九州之外乃有八夤亦方千里八夤之外而有八紘亦方千里八紘之外乃有八極此據周制職方所言八夤者夷服八紘者鎮服八極者藩服服皆五百里兩面則為千里夤夷音相轉其驗尤著然諸書大氏不稽尺度以夏里周里糅襍相韋故令學者眩亂而難知矣逸周書王會篇方千里之內為比服方二千里之內為要服方三千里之內為荒服此與周禮不同相距為六千里蓋亦承用禹服以夏之里法為言

諸書言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鄭君以爲夏殷舊制案左傳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若如周制有五百里四百里者則不得置萬國鄭君言可信及殷猜防列侯復去其兵管子國準篇曰殷人之王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此則銷兵之耑不自秦始自殷已然其建國大小宜不過與夏等周本紀曰武王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師渡盟津諸侯咸會兵車四千乘夫以八百諸侯兵車不過四千則一國有五乘而已世俘解道埘野誅紂以後滅國六百有餘馘磿巨億崇朝而定三州者以固無守禦也周制兵革不臧私家而殷不臧侯國其兵蓋專授王旅故紂距武王發兵七十餘萬周文武所以有兵者殷地迫陜不能全制冠帶

故曰二君一民自桀奔南巢周世有巢伯來朝事比于九州之外世一見者然則淮水以南殷不能臣畜也殷制公侯不過百里然自后稷封邰公劉遷豳大王遷岐周地緜亙巳數百里不以殷法宰制周語曰先王不窋竄於戎狄之間及文王受命建號稱王不儕於吳楚之僭此則岐山以西殷亦夷鎮視之埶不能臣畜也觀詩有徹田爲糧其軍三單賦役車甲悉能自爲法令殷雖欲銷其兵埶不可得重以玁允寇盜藉周藩遮南仲出車受命天室亦不欲虛邊塞故文武得秉鞭以笞箠天下終殷之世姚邳以外諸侯無背誕者此銷兵之效也及周師迫坶野流血漂鹵一戰不支埶遂瓦解亦以藩輔削弱無股肱之助也周懲殷禍大封親賢上公至五百里小者及男猶受百里大國

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小國一軍猶萬二千五百人革車之算大國千五百乘小者至五百乘依孔廣森金鶚說從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十人徒二十人以五人爲軍中隨役實出戰者二十五人其地視殷或二十五倍其車視殷自百倍至三百倍故文武可以王而桓文終于伯由周世兵革繕完欲兼并之固難也地醜力敵不日尋干戈不已向戍宋牼皆興於宋孟子章句曰宋牼宋人弭兵禁攻欲承商法以救周亂亦不能也

地官大司徒諸公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封疆方四百里諸伯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封疆方二百里諸男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此周制異於二代孟子以下皆言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獨錙子駮鄭少贛父子卓然不惑然今人猶有信孟子者按詩言魯疆域奄有龜蒙而顓

央在魯封内此非百里所能容也大史公言魯衛各四百里上應周制此漢興以來諸侯年表所說其十二諸侯年表云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以齊爲微甚則誤其爲牧伯即有加地進律者故記明堂位言魯七百里邶鄘衛得殷畿千里方千里爲百萬里三分之即三十三萬三千里有奇開方得面五百七十七里有奇魯衛皆牧伯故地視上公猶贏其後衛被狄禍晉又數分其地日以潛蠶然秦徙衛野王猶以其地爲東郡其遼闊可知也燕召公始亦爲伯春秋不見燕有旁侵訖七國尚稱王其蠶食他國亦少獨秦開卻東胡千里亦不能有其地然地理志以漁陽右北平等七郡悉爲燕分而真番朝鮮在其外燕始封雖不容七郡其差不甚斯豈窘于百里七十里者乎宋以殷肆封睢陽得漢之沛梁楚山陽濟陰

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凡九十三縣其閒亦有載任向偪陽及後所滅曹地下蔡城父單父鉅野成武又與蔡楚魯衛錯襍三分去一猶得六十餘縣陳以舜後備三恪得漢淮陽不過九縣蓋楚所侵略者多然皆非百里侯也徒以食有多少故言封域者往往有異管子輕重乙曰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佌諸侯度百里負海子男者度七十里霸即方伯地當如上公國上公封疆方五百里冪二十五萬里其食者半得十二萬五千里其半即附庸小國以十二萬五千里開方之爲三百五十四里弱故曰三百有餘里管子小匡又曰正封疆南至於岱陰西至於濟北至於海東至於紀隨地方三百六十里此言齊之所食然也齊故侯國而爲方伯從上公之地晏子春秋內篇襍下曰昔

吾先君大公受之營丘爲地五百里其食者半卽方三百五十四里言三百六十者舉成數耳魯本七百里國包淮夷徐戎有之陵夷削弱及七國財守侯封所食侯四百里冪十六萬里其食者參之一冪五萬三千三百里有奇故孟子言魯方百里者五孟子不悟周官舊制以爲當損時諸侯去籍久故愼子亦莫能難也春秋傳言若敖蚡冒土不過同楚子國也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適得一同此葢指其所食爲言故不與周禮戾春秋傳鄭子産對晉人曰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尋晉唐叔本無功實徒以天子母弟受封地介王畿命曰甸侯案傳師服曰今晉甸侯也此非職方之侯服甸服乃唐虞甸服即周之王畿及侯服也不得不小周漢之制有可相擬者漢以三輔爲王畿而弘農河東不屬刺史河內河南悉屬司隸略與周之侯服相

似蓋侯服封土廣狹猶類王畿與餘五服異矣其後翼與曲沃分離旋相吞滅王命曲沃武公以一軍爲晉侯蓋分地如子男子食一同男封疆一同管子所謂佌諸侯自是以衰亦有七十里者管子所謂負海子男越語所謂不成子子產以一同鮒晉專對之詞務盡主客不汎謂九服封疆制也嘗試論之王畿千里于九州四十九分居一規方陋矣然其官事頗緐使命逢午千里之賦不足以給也邦國既有九貢其諸侯所未食者附庸蕞猥官簡事希宜各以分埰上賦天子故以王畿千里兼攝九州之腴然後足以給求辯事周之封建既爲郡縣造耑矣其後侯服恣肆以附庸爲私有王室遂微春秋所以多大國者不悉侵滅鄰國顧自取其附庸小侯之地以成富强附庸不能成一軍師旅財加則已束手

歸命故春秋滅國少而兼國多諸兵力羸弱者附庸或起自立因上達于天子是故始封一也能并乘附庸者上公所食自倍侯伯自三子男自四不能即徒守其稅租祿奉以視同列則廣陋貧富懸矣公以冪十二萬五千里爲附庸設附庸之國三十里冪九百里是公國有一百三十八附庸也侯以冪十萬六千六百六十六里爲附庸是侯國有百十八附庸也伯以冪六萬里爲附庸是伯國有六十六附庸也子以冪三萬里爲附庸是子國有三十三附庸也男以冪七千五百里爲附庸是男國有入附庸也春秋附庸鮮見于鄒郳之儕無過三數其爲主國兼并則明附庸不達天子猶分土司耳以主國兼并附庸亦猶改土歸流也周官大宗伯典命大小行人皆不見附庸名春秋傳言封人者宜即附庸與周禮

封人掌畿封者異官莊子齊物論曰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春秋傳言驪戎男莊子謂之封人明封人即附庸君封者附庸合音鄭祭仲足爲祭封人潁考叔爲潁谷封人宋高子哀爲蕭封人華豹爲呂封人蔡有鄖陽封人論語亦記儀封人此皆附庸也春秋附庸書字邾儀父蕭叔以字通附庸有支別者郳犂來以名通祭仲子哀書字皆由附庸蕭有蕭叔而高子哀復爲蕭封人者蓋高其氏族蕭其國邑也祭仲本名足春秋書字別是附庸公羊家不達遂以逐君爲賢矣然附庸蓋四命受器其秩尊于列國之卿而祭仲高哀皆以封人爲主國之卿者蓋附庸秩尊而權微列卿秩卑而權重由所治地有大小也亦猶漢人以治中別駕優于百里之令紀季亦然紀季以鄰入于齊爲附庸故書字公羊妄以爲賢鑡賈則曰紀季以酅奔齊叛不言不能專酅也紀季不能兄弟守國背兄而外求君雖存五廟無可褒錄杜氏釋例多駁異公羊獨于紀季則以公羊駁鑡賈此豈平衡之論乎春秋亦書蔡季彼非附庸故傳特言蔡人嘉之而紀季無嘉文封人自稱曰小人春秋傳潁考叔語見都

邑大夫則尊之曰君子論語儀封人語以其朝聘使命不逹王官自視猥鄙故稱謂有殊焉周初附庸猶今土司其後諸侯或自署置故祭仲考叔華豹子哀之倫本以宋鄭宮族而出為附庸長獨儀鄅陽不可知要之祿食不五十里故不成軍役于諸侯無職司于王室故祭仲蕭叔任于主國列在三卿則為寵不為黜此周建列國所以大小相維也俗儒不悟五等之國食有廣陿猥以管子兼霸之壤拼彈周禮祇自陷耳尚考夏商之閒剛牧不治羣象突人戎貉相捽故中國日削而文化局于王都由藩衛素弱也周公席大九州復禹舊迹規相維繫以保長終故令一州之內大國五六往往綦置都會盛則冠蓋聚軍賦多故胡騎遠東周既弱桓文起而扶衰卒令邢衛復胙泠支受戮束馬縣

車以上單耳觀兵大夏踐迹流沙齊桓之師蓋東西徑長城外矣其後楚盡南海秦兼隴蜀燕趙北務及于栗中九原諸侯雖內相侵滅而中國不渝于四裔斯建樹大侯之效也然規其所食上公不過今八九縣自公以下皆不盡食其封疆之地亦猶漢世縣侯不盡食一縣租稅錢大昕曰漢縣侯不盡食一縣樊噲初封舞陽侯其後益食邑者再後乃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則樊噲初封未能盡食舞陽一縣也夏侯嬰初封汝陰侯益食邑者三乃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則滕公初封未能盡食汝陰一縣也灌嬰初食潁陰二千五百戶已號潁陰侯其後乃定食潁陰五千戶則灌嬰初封未能盡食潁陰一縣也蕭何封酇本八千戶後又益二千戶及其後裔紹封戶或二千四百或止二千或并不及二千曹參封平陽本萬六百餘戶及其後裔紹封僅二千戶而酇侯平陽侯之號不改然則列侯但以封戶定其疆界而食之此外尚有餘地仍屬有司理可信矣是以料量國土其言大小有殊必如孟子說者夏官職方氏所掌九州以內方七千里冪四千九百萬里除去王畿冪

百萬里其餘方百里之國四千八百若盡封公矦數猶不皆何故言周封千八百諸矦王制覩其辭窮耶損九州爲三千里案周一尺當今營造尺六寸四分八釐漢一尺當今營造尺七寸四分（漢尺指建初銅尺言）方一尺者冪萬分周時方一尺當營造尺四千一百九十九分百分分之四大校以百與四十二爲差故周九州冪四千九百萬里當今二千五十八萬里弱開方之得面各四千五百三十六里今本部方三千六百里弱冪一千二百八十萬里古之九州視今十分增六者以南得交趾九真日南三郡東北有遼東樂浪玄菟遠及朝鮮此皆周九州漢十三部所有而今軼在本部以外者也（漢地理志言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以今尺漢尺相校不容此數大抵以斗出者爲極非盡方之故或曰是皆驛傳詘曲不同鳥道此則不然漢時已有句股測望

之法必不以人迹計也自唐以後尺度加長而地記史志猶言萬里則荒唐侈大之言以古方今十而增六皆情實不可疑若九州方三千里者廉當今一千九百四十四里冪當今三百七十八萬里弱不當今地什分三若度以漢尺者三千里當今二千二百二十里冪當今四百九十三萬里不當今地五分二南自交廣北訖遼西周禮醫無閭在九州內故始舉遼西為極東起海西距居延澤禹貢流沙舊說即居延澤數固不局於此王制又覩其辭窮故言東不盡東海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恆山用自說釋則劃地之端自此始矣或謂王制言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若據其說是古者百里于漢為百二十五里據漢百里為今七十四里則古百里為今九十二里半王制所謂三千里者據古里言為今二千七百七十五里積今七百七十萬方里有奇然猶大陋或言古疆域視今迫陿梁諸郡自秦始皇始兼之漢猶棄珠崖儋耳使鮮介不易冠裳

張掖四郡又故爲匈奴地明古九州非如漢十三部也應之曰東周以後四夷交侵豫州息壤猶有陸渾之戎其遠者不率王略則宜成周時固不然且殷地雖處孤竹朝鮮猶隸于王故夷齊不爲貉人箕子得遠走以稱君長況周公兼夷狄以後乎周之既削瓜州猶屬秦晉惠公得誘其種人以入瓜州者漢敦煌郡明四郡本隸中國蓋始爲月氏得終入匈奴非匈奴固有其地也春秋傳說肅愼爲周北土即今滿洲國語道成王岐陽之會楚與鮮卑守燎鮮卑又出滿洲西北則今西伯利亞明東北所通至遠也穆天子傳道王西征見西王母西王母者西域傳言在條支明西方所通至遠也獨南方無明文而越固周室所封漢閩粵王無諸猶句踐後明越地遠及閩秦始皇命尉佗略

定揚粵揚粵者揚州之粵明儋耳等九郡自周時揚州分也昔在顓頊地東至蟠木南至交趾蟠木者一曰榑木則扶桑也漢書天文志耆爲扶鄭氏曰扶當爲蟠齊魯之閒聲如醻是扶蟠聲通南史夷貊傳言倭東北七千餘里有文身國文身國東五千餘里有大漢國大漢國東二萬餘里有扶桑國齊永元元年其國有沙門慧深來至荆州言扶桑葉似桐初生似筍其實似桑績皮爲布亦以爲紙國有文字板屋不城衣色隨年改易甲乙年青丙丁年赤戊己年黃庚辛年白壬癸年黑昏禮大氐與中國同親喪七日不食祖父母喪五日不食兄弟伯叔姑姊妹三日不食設坐爲像朝夕拜奠不制衰絰嗣子立三年不親國事此皆與中國禮俗相類其爲顓頊遺化至明其地當今美利加州則墨西哥是也墨西哥舊有文字又有紗

門佛像遺迹皆與扶桑合舊以扶桑爲日本者蓋未考南史也日本亦傳有大桑幹徑一里枝葉扶疏十里此又用漢土謁名而臆造爾其實扶桑本非大木此土又謁爲日出所登悉是妄說昔在黃帝嘗使伶倫取竹大夏此非齊桓所伐之大夏大夏者唐世名覩貨羅或作吐火羅在葱嶺西直印度西北今印度人猶言其地多竹中爲洞簫命之曰覩阿羅蓮夌山海經言身毒之北黃帝嘗居之此皆史傳明文不可誣也周時縱不逮黃帝顓頊全土之冪當今四千二百萬里九州之冪當今二千五十八萬里亦不爲過侈矣必以古小今大爲稽者殷氏之域促于禹貢三國之地陋于兩漢宋齊之略迫于金晉宋明之迹局于隋唐一盛一衰自古已然何有聖明經略河神授圖而金版不完短于後嗣者乎推其理趣則如此徵諸故記則如彼故知疆域廣博封國亦大周之九州視今什贏六其

公國食十二萬五千里者當今五萬二千五百里開方之爲二百二十九里有奇其封疆爲今三百二十四里且夫秉鞭專伐有分陝之重同壤藩侯有聘享之好救患分災有簡書之恤懷柔追貉有行理之命封疆不過今一府所食不過今六縣猶患其小非憂其大也

古之建國無有輩離之地雖然亦因地埶阬塞爲之地埶與形方固不閡而世疑建國不可方如棊局因以舊術爲虛始自孔頴達近世惲敬盛張之余以爲其說非也古者九百畝爲里方十里冪百里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十爲封封十爲圻此皆以積數爲言非計其方面也故一封不言方三百十六里贏一圻不言方三十一里贏何者苟取方面則數有奇𨻶從積數

乃簡易可知其言封疆方五百里以下復以方面數無奇贏言積數則難知故從簡易言方也諸封百里之國者今羃萬里封五百里之國者今羃二十五萬里如是則充其數無必制方圓楕從長悉可設施乃開方之則爲百里五百里矣九服方萬里九州之内方七千里亦從斯律提封之算則然其形固異形不必悉如棊局以其積數開方除之則適與棊局等斯義易了而世人横相譏難斯亦惑之甚矣

關内矦者其制亦放於周管子小匡曰魯二君弑死桓公使高子存之執玉以見請爲關内之矦而桓公不使也狄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執玉以見請爲關内之矦而桓公不使也大匡曰魯請比於關内以從於齊齊亦毋復侵魯墨子號令曰勝

圍城周里以上封城將三十里地爲關內矦此則關內矦不始秦制漢世關內矦亦稱君稷嗣平原是也而春秋楚固有棠君尚七國趙肅矦未稱王其臣已有奉陽君秦孝公未稱王封衛鞅以商於十五邑已號商君齊威王未稱王也齊世家宣王九年與魏襄王會徐州諸矦相王是威王未稱王封騶忌以下邳號曰成矦此皆關內矦也本制起于附庸之君在封疆之中故曰關內猶有君長之位故謂之矦斯猶三監孤卿稱諸公而縣尹亦稱公楚自王縣尹有鄖公蔡公葉公齊雖矦也縣尹亦有棠公公矦者長官有土之大名與五等之公矦爲專名者異實管仲讓不忘上而家有三歸反坫案春秋書城小穀文不係齊則管氏亦比關內矦也欒黶號呂國君自言得比小國諸矦此復管氏之類也

魯語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社稷之守者爲公侯皆屬於王者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防風汪芒氏之君守封嵎之山者也於周亦有任宿須句顓臾實祀有濟盡俶諸侯類此者眾不守社稷而亦不設兵衛何以知其然也周時千八百諸侯凡制軍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若千八百國皆準是雖退從一軍數猶當有二千二百五十萬衆周疆域不大于漢漢至元始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周宜弗過男女相覆丈夫不過三千萬猶有未勝兵者管子記吳干之戰未齔不得入軍門則八歲以上皆發秦戰長平十五以上皆發此蓋蠻夷之政虎狼之心成周不宜有是此則除去老弱

徒役已竭作矣加以三軍二軍九州之民將不足以充伍乘且一軍五百乘（以二十五人爲乘）乘四匹千八百國則軍九十萬乘馬三百六十萬匹此猶調發數也楚語曰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公馬邦國六閑爲千二百九十六匹千八百國則二百三十三萬二千八百匹也冢四閑者葢天子大夫自上至下降殺以兩諸侯之卿以百乘爲極略當二閑（百乘四百匹二閑四百三十二匹）國有二卿二卿四閑（依小國起算）則八百六十四匹千八百國則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匹也三者相合爲馬七百四十八萬八千匹重以北甸所出十里爲成而爲長轂一乘馬幾八九百萬匹矣案漢文景以後街巷有馬仟佰之閒成羣唐內置十二閑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閒馬七十萬六千外置八坊爲四十八監馬五

千爲上監三千爲中監餘爲下監見唐書兵志國馬公馬無慮二百十四萬匹周疆域不大于漢唐雖務田畜宜未足充其數也故知神國無兵而草牢亦不選具封嵎小山也禹時尚有守者然名川三百合以羣望周之守者亦多矣春秋所見財一百四十餘國自幽平以上滅宗黜地者雖時有慮不過十去二三非十三而亡十二也以神守之國營于機祥不務農戰亦勢與公侯好聘故方策不能具及其見并蓋亦摧枯拉朽之執已或曰周封同姓五十五人而異姓亦能稱後人徒取王制妄說以傅周法云有千八百國其實無是也呂氏覯世篇曰周之所封四百餘服國八百餘說近是召康公命齊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周無徐州齊魯分主青則一州宜十侯十八伯齊魯皆侯而

從上公之地由是以差一州之地爲方千里者五方百里者四十四公國不過二侯國不過十伯國不過十八子男之國不過二十凡五十國其餘皆殷舊封無兵者也八州則四百國其餘皆殷舊封無兵者也雝州王畿地與豫州通封關中得八百里愼六十四萬里以除一州之數其餘方千里者四方百里者八十漢世天水隴西北地上郡安定西河六郡周不聞有建國安定之密亦縣內諸侯而梁州西并于雝東并于荆周時所見西部有蜀耳然則雝州之地宜皆馬苑及大夫別治也故商君曰秦地方千里者五而穀土不能處二田數不滿百萬謂百萬井其藪澤谿谷名山大川之材物實貨又不盡爲用來民篇蓋周時雝州固然八州四百國中猶有神守自周道衰王迹息魏氏尚以監河侯封莊子

外物篇有監河侯說苑作魏文侯莊子似不得與魏文侯同時蓋魏罃耳盛時可知然則置軍不過六百五十六其卒八百二十萬其乘三十二萬八千其國馬百三十一萬二千匹其公馬五十一萬八千四百匹北甸都家不以法律爲劑春秋陳氏爲齊彊宗陳文子有馬十乘其去二閑之數遠矣鄉遂制軍此國家所用兵也北甸出車此猶今之民兵也大抵周制鄉遂之地猶今屯衛之地都鄙乃爲民地故郊遂出軍其數有定都鄙出車不能純守定法也庶將符于情實者矣又古野戰本不用車小雅說四牡曰君子所依小人所腓箋云戎車者將帥所依乘戍役所芘倚也是時與玁狁騎寇爭藉車自固以防侵軼猶衛青以武剛車自環其後因爲常法一兩之卒不甲者十五人皆依隱戎車以爲屏蔽而夏官大司馬吉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司弓矢吉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野戰與車戰異蓋一軍皆步兵袀服甲

胄而將帥乃單騎不盡如司馬法用車此則馬乘復可省也問日春秋傳言魯人莒人各請以千乘入齊邾賦于吳亦六百乘明其國自有千乘也邾莒四同之國猶有二軍晉以伯主無過遺守四千長轂九百齊以伯主管子小匡稱教士三萬人革車八百乘大匡稱同甲十萬車五千乘亦財五倍于莒五莒足以當齊晉其畏伯如天神者何應之曰子產言晉兼數圻邾莒之國財有四同地不當晉五十分一而甲車當晉五分之一夫地少則人寡而財屈人寡故不足以得選士其罷懦者衆矣財屈故不足以奉兵杖其朽鈍者多矣晉以廣衍之地輿庶之民殷賑之賦奉四千九百乘此所謂收天下之驁傑聚天下之稱材也軍士不過相五其良楛幾千相百雖如邾莒者數十曾不足

以難晉是故敫往請命若自處于臣虜其勢然矣當齊伯時邾猶初封莒亦不能具千乘而魯有公徒三萬其車千乘備二軍之數朱英綠縢盡精銳之師也齊疆域不過五百里所食不過三百六十里與魯比肩雁行耳兵車之數五倍于魯其財足以奉此者管子通魚鹽之利任輕重之術終歲之租至四萬二千金見管子輕重乙篇黃金一鎰爲一金周之二十兩約當今九兩六錢然則一歲之租當今黃金四十萬兩有奇齊地未滿今山東半省以其歲入推之當今歲入六分之一是稅重於今四五倍也故魯弗能與抗焉要之建國愈少其兵愈寡周初士卒蓋八百二十萬人及晉楚齊秦兼地日廣更爲伯主數已大省七國之卒多言則曰五百萬人此呂氏所謂斯與白徒數百里皆來會戰者也校其制軍實二百餘萬人耳漢有天下士卒視七國尤減尉佗初有九郡帶甲百

萬及漢并南越爲一州地其甲亦益減矣何者公食十二萬五千里並爲三軍矦食五萬三千餘里不當公地二分之一伯食三萬里不當公地四分之一亦置二軍數則當公三分之二子食萬里不當矦地五分之一男食二千五百里不當矦地二十分之一亦置一軍數則當矦二分之一是地與軍不相副故令大國益泰小國益疲士無增減而優絀相懸也夫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但裼同弩不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入與亡族同周懲殷禍設兵猥多財不足奉故鐵兵少而銅刃多一車甲士財十人其十五人皆伐者也當周之初武王以甲士四萬五千與紂相搏後王遵業豈不知犀兕之繕而欲空置徒兵邪士多而財不足奉故也及齊桓始有同甲十萬夫差黃池之

會帶甲三萬分爲三軍萬人以爲方陳然後士無袍褐者矣管于治齊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鉏夷斤斸試諸壤土據管子農器皆以鐵爲之此以美金惡金相枝則劍戟亦鐵也而干越之劍爲中國寶下逮七國然後軍無銅刃矣及夫晉之五兩吳之多力利趾見呂氏簡選篇越之習流魏之武卒秦之銳士雖出征調猶選練中程是故兵數減昔戰勝攻取乃愈周時遠甚永嘉諸儒徒以兵農相麗不費稟食爲便不悟繕治械器待于齊金出內吝而兵亦不治欲以徒手麕聚坐致盛彊貙鎦都試謂之敎戰斯亦迂矣漢世材官衛士之倫蓋亦日在營壘課以戎事非立秋角試乃至也不然內有南北諸軍外有大守都尉所部豈空爲廬校閱焉無一人哉漢昭帝紀如淳注曰律說卒踐更者居也居更縣中五月

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明自京邑以至縣道卒皆止居將不離局士不離伍衣食所出非官給之無由而云然無養兵之費又其謬也惟唐承周隋法折衝諸府卒皆自具麥歛民不堪命終以散亡周隋之盛以虜部特起材武兼人不專任耕稼士唐初所以威燀旁達者賴戰勝餘威將帥盡力不在府兵高宗以後府兵已久偃不用諸儒猥以浮名歸美又無驗之說也夫徵兵之不如募兵也雖今徵兵之國固知之矣

馬苑猶囿也說文苑所以養禽獸囿苑有垣也大雅王在靈囿傳曰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白虎通義因之說爲天子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里此宜周制則然司馬法曰天子囿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其夏制也殷世諸侯無草

牢則無畜牧故以爲夏制囿亦兼有麋鹿雉兔不專畜馬驗之今世一馬食茭艸且三十畝周之一百二十畝也以四井供三十馬二十里則四百井足以食馬三千小國一軍爲馬二千其公馬千二百九十六足以相副蓋無所容佗獸以豢馬用穀不專茭芻故二十里足以兼畜奇禽小國方百里者其郊十里兩面亦二十里而囿與郊據地等郊以居卒囿以養馬戎事之用士馬相倚明非爲臺觀狩獵之好也

說林上

塗說之士羨王守仁夫學術與事功不兩至鬼谷明從横老聃言南面之術期于用世身則退臧于密何者人之材力有量思深則業厭也守仁之學至淺薄故得分志于戎事無足羨者抑

守仁所師者陸子靜也子靜前不善射欲一當女真與之搏今守仁所與搏者何人也仲尼之徒五尺童子言羞稱乎桓文猶曰鄙儒迂生所執觀桓文之斬孤竹擒荆舒非峒谷之小蠻夷也晉文誅子帶以定襄王子帶庚回之篡夫襄王非有罪也以武宗之童昏無藝宸濠比之爲有長民之德晉文而在必不輔武宗躐宸濠明矣其學既卑其功又不足卲校功能之高下而曰堯舜猶黃金萬鎰孔子猶九千鎰然則守仁之聖其將浮于萬鎰者邪

季明之遺老惟王而農爲最清寧人居華陰以關中爲天府其險可守雖著書不忘兵革之事其志不就則推迹百王之制以待後聖其材高矣徵辟雖不行羣盜爲之動容使虜得假借其

名以詐燿天下欲爲至高孰與船山榛莽之地與羣胡隔絕者
要有規畫則不得不處都市王之與顧未有以相軒輊也黃大
沖以明夷待訪爲名陳義雖高將俟虜之下問昔文天祥言以
黃冠備顧問世多疑其語爲誣端居而思此不亦䢖乎以死拒
徵而令其子從事于徐葉開諒曰明臣不可以貳子未仕明則
無害於爲虜者以黃書種族之義正之則嗒焉自喪矣
叔世有大儒二人一曰顏元再曰戴震顏氏明三物出於司徒
之官舉必循禮與荀卿相似戴君道性善爲孟軻之徒持術雖
異悉推本於晚周大師近校宋儒爲得眞戴君生雍正亂世親
見賊渠之遇士民不循法律而以洛閩之言相稽哀矜庶戮之
不辜方告無辜於上其言絕痛桑蔭未移而爲紀昀所假以其

僞又宋儒者旋轉以泯華戎之界壽不中身憤時以隕豈無故邪

戴望治公羊春秋視先戴則不相逮中更喪亂寄食于大盜曾氏之門然未嘗仕覩其綴述顏氏學記又喜棊晚明故事言中倫行中慮擲下少逮之儕也望不求仕而其學流傳于湖南猗廢閒至使浮競之士延緣緒言以成新學僞經之說彼以處士而遽錮散可也爲胡之國師者可以譏莽之國師乎

滿洲初載皖南之學未興顧氏而下陳啟源朱鶴齡臧琳之徒皆起于吳學雖淺末然未嘗北面事胡人惠士奇始顯貴其子棟一舉經學揀之徒江聲亦舉孝廉方正皆未試也雖余蕭客陳奐輩猶以布衣韋帶盡其年壽則嘉遯之風廣矣滿洲于江

南其姦劫屠夷寂甚故士人恥立其朝康熙乾隆之世賊渠數南下以鎮撫之猶不能攘則以殿試甲第誘致其能文章者先後賜及第無算既醉利祿彭紹升之徒爲之播揚則嘉遯之風始息科舉廢而士人思以學校出身榷客籍之占其員數其持省界始堅陳啟源朱鶴齡之鬼不來食矣

說林下

昔吳萊有言今之學者非特可以經義治獄乃亦可以獄法治經萊一金華之末師耳心知其意發言卓特近世經師皆取是爲法審名實一也重左證二也戒妄牽三也守凡例四也斷情感五也汰華辭六也六者不具而能成經師者天下無有學者往往崇尊其師而江戴之徒義有未安彈射糾發雖師亦無所

逮蘇州惠學此風少衰常州莊錙之遺緒不稽情僞惟朋黨比周是務以戴學爲權度而辨其等差吾生所見凡有五第研精故訓而不支博考事實而不亂文理密察發前修所未見每下一義泰山不移若德清俞先生定海黃以周瑞安孫詒讓此其上也守一家之學爲之疏通證明文句隱沒鉤深而致之顯上比伯淵下規鳳喈若善化皮錫瑞此其次也己無心得亦無以發前人隱義而通知法式能辨真妄比輯章句秩如有條不濫以俗儒狂夫之說若長沙王先謙此其次也高論西漢而謬於實證侈談大義而襍以夸言務爲華妙以悅文人相其文質不出辭人說經之域若丹徒莊忠棫湘潭王闓運又其次也歸命素王以其言爲無不包絡未來之事如占蓍龜瀛海之大如觀

掌上其說經也略法今文而不通其條貫一字之近於譯文者以爲重寶使經典爲圖書符命若井研廖平又其次也雖然說經者明是非無所於黨依上者固容小小隙漏而下者亦非無微末蟣子之得也故曰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存之使左道亂政之說爲虜廷所假借至于錮其人燒其書則肉食者之罪上通於斗極

甘泉江翁爲漢學師承宋學淵源兩記世多病其顓固漢學記與戴君鉏鋙江翁受業余翁余翁之學本吳惠君堅貞守師遂擅其門以褊心嘗異己非直江翁清光祿卿王鳴盛自惠君出爲蛾術篇亦盛盛詈休寧巷陌之學同門相黨異夫惠君之博宥也其佗或趣隋諸師吐言陗刻然能甄擇無汎愛不忍者

啟源說西方美人一言不善削其名氏斯亦評愼者矣宋學記甚推略所錄止於窮閻苦行排擯南方諸浮華士而仕滿洲一命以上財有政治聲聞即棄不載詭彈黃顧令人人知其非清民諸言性與天道誦法堯禹捐諸夏仕貉戎者始不敢舉撊宋學以矜愚子故其書見嫉于使人適可以嗣春秋方大史也江翁素行雖夸近文嘗受學江余諸逸民閒闚其風烈沒世未嘗試府縣廷韋帶布衣以終黃蔵因身爲度故其言噩噩有鋒芒清大傅阮元學術差愈江翁在史館爲儒林傳說經先顧棟高諸賤儒講學亦錄諸顯貴人仁鄙側陋湮散無序顧下於兩記遠甚故知學術文史在草野則理在官府則衰

儀徵鏞光漢贈余字詁義府明黃生作也其言精塙或出近世

諸師上夫偽古文之符證發于梅鷟周秦古音之例造端於陳第惟小學亦自黃氏發之孰謂明無人乎顧獨唱而寡和耳顧寧人稍後黃氏始為易詩作本音以正唐韻訖於江戴段王分部漸塙外有孔氏獨明東冬之異音韻通文字可以略說則小學始自名其家然達者能就其聲類以知通轉比合雅詁窮治周秦兩漢之籍而拘者惟分析字形明徵金石若王筠之徒末矣苗夔稍知聲音亦膚淺無心得莫友芝鄭珍黎庶昌輩皆寶翫碑版用意止於一點一畫之閒此末為正知小學者方之唐人猶不失為張參唐玄度也史官放盬此曹復不可得如其上者通神旨知義趣余與錙生所有志也下之求一點一畫之是非無所望于後生禮失則求諸野匠師雕蟲賢于士人遠矣

近代學者率推少文文士亦多不學乘是兩者惟陽湖之張生又非其至者也然學者不習通俗之文文頗雅馴可誦視歐陽王蘇將過之先戴句股割圜記吐言成典近古所未有適者黃以周以不文著唯黃氏亦自謂鈍於筆語觀其撰述密栗醇厚庶幾賈孔之遺章何宋文之足道戴君在樸學家號爲能文其成一家言者則信善矣造次筆札酬對之辭顧反與宋文相似故知世人所謂文者非其冣至言推少文特以匪色不足短於馳騁曲折云爾史家若章邵二公記事甚善其持論亦在文心史通閒然史家固無木訥寡文之誚故不悉論若通俗不學者其文亦略有第次善敘行事能爲碑版傳狀韻語深厚上攀班固韓愈之輪如曾國藩張裕釗斯其選也規法宋人而能止節

淫濫時以大言自衛亦不敢過其情如姚鼐梅曾亮則其次也聞見褊嫥喜自恣肆其言近于從横視安石不足而擬蘇洵有餘如惲敬龔又其次也自放产矣之外傲睨萬物而固陋不能持論載其清靜亦使窮儒足以娛老如吳敏樹輩又其次也乃夫文質相扶辭气異於通俗上法東漢下亦旁皇晉宋之閒而文士以爲別傳異趣如汪中李兆洛之徒則可謂彬彬者矣魏源龔自珍乃所謂僞體者也源故不學惟善說滿洲故事晚乃顛倒詩書以釣名聲狹亂無序小學尤疏謬詡詡自高以微言大義在是其持論或中時弊然往往近怪迂自珍承其外祖之學又多交經術士其識源流通條理非源之儕然大氐剽竊成說無自得者其以六經爲史本之文史通義而加華辭觀其華

誠不如觀其質者若其文辭側媚自以取法晚周諸子然佻達無骨體視晚唐皮陸且弗逮以校近世猶不如唐甄潛書近實後生信其誑燿以爲巨子誠以舒縱易效又多淫麗之辭中其所嗜故少年靡然鄉風自自珍之文貴則文學塗地垂盡將漢種滅亡之妖邪孔子云觚不觚觚哉觚哉

釋戴

明大祖誦雒閩儒言又自謂法家也儒法相漸其法益不剾蓋昔韓非有言人主不自刻以堯而責人臣以子胥是幸殷人之盡如比干盡如比干則上不失下不亡不權其力而有田成而幸其身盡如比干故國不得一安廢堯舜而立桀紂則人不得樂所長而憂所短失所長則國家無功守所短則民不樂生以

無功御不樂生不可行于齊民如此則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安危篇顧大祖不知也比明中世人主喜怒僻違而不循法諫官有所長短不以法律彈正時藉雜閩重言以爲柄務記所謂援其所不及煩其所不知人主窮追亦以其言檢下下復相朋以要主姦心難知人主孤立則庶事叢脞終于嫚令謹誅萬事自此墮矣雖閎諸儒制言以勸行己其本不爲長民故其語有廉棱而亦時時軼出夫法家者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與行己者絕異任法律而參雜閩是使種馬與良牛並駟則敗績覆駕之術也清憲帝亦利雜閩刑爵無常益以恣雖會遭平世無縣疑沮事者然而吏惑于視聽官困于詰責惴惴莫能必其性命冤獄滋煩莫敢擬縱戴震生雍正末見其詔令謫人不以法

律顧摭取雜閒係言以相稽覘司隱微罪及燕語九服非不寬也而迥之以叢棘令士民搖手觸禁其盡傷深震自幼爲賈販轉運千里復具知民生隱曲而上無一言之惠故發憤著原善孟子字義疏證專務平恕爲臣民愬上天明死于法可救死于理即不可救又謂衽席之閒米鹽之事古先王以是相民而後人視之猥鄙其中堅之言盡是也震所言多自下摩上欲上帝守節而民無瘅焦循攄之云詩教亡于明故言不本性情而聽者厭倦至于忿毒相尋以同爲黨以比爲爭或假宮闈廟祀儲貳諸名千百人哭于朝以激君怒害及其身禍延其國毛詩補注序訖日臣不重辭則君不勞亦庶幾得震意哉如震所言施于有政上不苛下無怨讟衣食孳殖可以致刑措究極其義及于

性命之本情欲之流爲數萬言夫言欲不可絕欲當即爲理者斯固隸政之言非飭身之典矣辭有枝葉乃往往軼出閫外以詆雒閩紀昀攘臂扔之以非清淨潔身之士而長流汙之行雖焦循亦時惑晚世或盜其言以崇飾慆淫今又文致西來之說教天下奢以菜食娶妻爲恥爲廉節士所非誠明震意諸款言豈得訾哉雒閩所言本以飭身不以隸政震所訶又非也凡行己欲陵而長民欲恕陵之至者止于釋迦其次若伯夷陳仲持以閱世則關雎爲淫哇鹿鳴爲流湎文王大明爲盜言矣不如是人不與鳥獸絕雒閩諸儒躬行雖短其言頗欲放物一二而不足以長民長民者使人人得職滌蕩其性國以富强上之于下如大小羊羜相䍧羵而已本不可自別于鳥獸也夫商鞅韓

非雖循不踰法以施罪勸民以任功徒以禮義厲民猶難況過其欲民惟有欲故刑賞可用焉若以此行己則終身在鶉鷇之域也以不諭故交拏交拏故交弊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明之君臣負雜閭之法度紀昀以來負戴震之法度

問者曰戴震資名于孟子其法不去欲誠孟子意邪章炳麟曰長民者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稍欲割制而去甚去奢去泰始于道家儒法皆仰其流雖有循易其致一也雖然以欲當爲理者莫察乎孫卿孫卿爲正名一首其言曰凡語治而待去欲者無以道欲而困於有欲者也凡語治而待寡欲者無以節欲而困於多欲者也有欲無欲異類也生死也非治亂也欲之多寡異類也情之數也非治亂也欲不待可得而求者從所可欲

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求者從所可受乎心也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惡死甚矣然而人有從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故欲過之而動不及心止之也心之所可中理欲雖多奚傷于治欲不及而動過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欲雖寡奚止于亂故治亂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不求之其所在而求之其所亡雖曰我得之失之矣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以欲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以為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故雖為守門欲不可去性之具也雖為天子欲不可盡欲雖不可盡可以近盡也欲雖不可去求可節也所欲雖不可盡求者猶近盡欲雖不可去所求不得慮者欲此欲字乃猶之聲誤節求也道者進則近盡退則節求天下莫之若也以上

孫卿評 極震所議與孫卿若合符以孫卿言性惡與震意佛故解而赴原善夫任自然者則莫上老聃矣寄于儒名更賓老聃以孟軻爲狗子斯所謂寓言哉震書多姍譏老莊不得要領而以浮辭相難彌以自陷其失也老莊書本非易理戴君雖明六埶儒術寧能解齊物論邪又釋氏經論蓋戴君所未覩徒剽取禪人常語而加駁難尤多紕繆當是時學者以老莊商韓爲忌其埶不能無廢百家念在長民顧以持法爲諱題旌其名與儒行曲禮無別令血气不東者得介以非修士率于性善無詰姦之術而大臣得挾愚汙之人以漁厚資貨財上流而巧訛者用莫有譏其非也故莊子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

非黃

世亂則賢愚掍黃宗羲學術計會出顧炎武下遠甚守節不孫以言亢宗又弗如王夫之然名與二君齊其所以自旌式徵在明儒學案陶誕而謗非伎者莫之重其言政在明夷待訪錄靡辯才甚雖不時用猶足以偃卻世人案其言有治法無治人者文辯類韓非攔若與孫卿相距顧不自知其鉏鋙也孫卿者韓非之師韓非任法而孫卿亦故隆禮禮與法則異名耳獨言有治人無治法者此爲抑揚之論法者非生物人皆比周則法不自用孫卿不以智能詭法期守法于當官之吏言有波瀧其意則是也宗羲言似軌物而始卒不能自持其論何者誠聽于法當官者猶匠人必依規榘藉令小有差跌而彈治者誰也害及齊民民故走訴之害未及齊民則監刺史摘發之以告選部御

史臺而議其過失情態則已得矣今欲使學校好其事學校諸生非吏也所習不盡刑名比詳雖習之猶未從政報業不修以好當塗之善敗則士優官而吏失守士所欲惡不盡當官成又不與齊民同志上不關督責之吏下不徧同列之民獨令諸生橫與政事恃夸者之私見以議廢置此朋黨所以長蓋昔鄭公孫僑不毀鄉校者期其私議橫舍之中以風聞者而理察之不期其公議于廷僑雖不毀當是時校士好議忘其肄業不嗣管弦之音而步達于城闕猶詩人所誚也季明之士好權遂自植其魁私門之務撓滑黑白下倚諸生以為藩援故其所謂惡者非惡而所言之雖不免于非觀宗義之論人好惡跌宕亦甚矣又欲以是施于後王斯乃聽于亂人非聽于治法也誠聽法者督

責在中朝而清問收司徧氓庶曾以一校私言爲剬哉又諸登用吏士循法者不尚賢不尚賢者選舉視技能而遷陟視伐閱年勞賢不可知虛論才調度量器宇之屬無爲也技能校乎舉官年勞伐閱省乎計簿細大不越以爲選格之中此所謂棄前識絕非譽漢世選曹以近臣斡公卿又無筭課之則誠不可用今之吏部其官貴矣其考課又有法矣猶不周則當關于他部使人與政不相閡非謂廢伐閱之簿棄年勞之算也韓非有言人臣安乎以能受職而苦乎以一負二故明主除人臣之所苦用人篇使雞司夜令貍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揚權篇觀世所以爲流別者三法吏軍將政長不相奸也斯而析之技巧之官師儒之位悉宜與政長分鑣劭爲人物志蓋分流極于十二官

亦有郡縣循吏絀于公補公侯爪牙短于方面宜令當其格者相互推擇見擇則遷不見擇則疏爵賜金復任其故黜不逮格而誣授之矣若夫管仲商鞅諸葛亮王猛之舉也或起囚虜或在賓旅佚民事不歷試俠然立之本朝諸臣之上此寧前期而得之邪四舉雖得效以踣車者固衆故得管商葛王者無幾而獲子之董賢者連踵其不爲常道斷然也資格用人之法非任用貴族者所得藉口貴族亦非有歷試之資也今宗義深碁吏部欲一朝去之如撥鬘然吏部可去其法固不可廢廢吏部之法者徒便流行而已矣何謂流行韓非有言人主者固壅其言談希聽論議易移以辯說爲人臣者求諸侯之辯士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以語其私爲巧文之言流行之辭示之以利勢懼之以患害施屬虛辭以壞其主八姦篇

此悃愊之士所以日壅而邦倗所以得志也韓非八姦又有云四方者謂人臣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此則今日所有貴宗義時尚無是事故不論吏部雖循循稱功授官不離竿牘難以應猝其選拔猶十得五不聽吏部則請謁行請謁行而姦人進此為主法乎且主人乎明制分職于部部失職則科糾之其法可循也其後長官不親校理而聽之文選司吏科亦以掌印擅場故選舉陵遲者釋法之弊也宗義徒見吳昌時之倫增損伐閱以便其私因惡吏部如仇讎迹昌時所以恣行者朋黨植私之失非吏部選格之罪明矣韓非曰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有度篇最者孝文知賈誼深猶先試以小國傅相繼美李廣而不命以將率故曰形名之學玄默之主宗義又嘗欲置丞相而歉于張居正尋

明太祖廢丞相其情姦也其以從事則便何者士無兼材情不能無偏輕重六部之事郎官輻湊而治之猶有遺漏況以一相總挈欲不失無繇古者政令朴略郡國專斷于外九卿之府文書希闊故立丞相以引維綱可也如漢初陳平不知一歲刑獄錢穀鄰數乃至周勃灌嬰申屠嘉陶青之倫以武夫勳族居相位不憂不理知丞相無事也賈誼言大臣以簿書期會之閒為大故當時諸相實無其事意者張蒼近之誼為張蒼弟子必不自非其師殆以孝文本好形名之言不欲明刺故歸過於大臣耳漢初丞相亦已可廢其不廢者以九卿秩二千石未為甚貴故猶置丞相以監之也晚世法令一統科條曰密雖蕭何諸葛亮任是猶患不給況其稍易簡者如唐時名相雖多然其所善無過一部之事然則分部已足何用虛設令僕平章為邪且夫國之初建規摹未定主一相者所以持經緯平世文牒相屬也匡篋相稽也百工相交也器長相別也相無百能而亦不可和齊藉令相府復置六曹領錄其事則

是以六官之重浸策于少吏也不置六曹以一相制之其所廢失又多因六官成議而可其奏乎則是猶附贅縣疣也總大政定方略六部以官聯平議盡其短長奚待于大錄或言奉職循理不能有餘於法之外此則不然孫叔敖鄭子產召信臣黃霸皆在循吏傳豈徒識刀筆而已因時變法亦具有之矣若夫分部之官漢世如耿壽昌之爲司農趙過之爲搜粟都尉興作甚多而不得不稱循吏也夫單則精專兼則疏失誠已委政六部分理其牘交爲其資事以法斷而無上請手詔中旨皆不得出也六官之會因周置大史天府因漢立計相以臧文書此足以集事矣丞相既立六部承其風指則職事撓不承風指事相摩曳而不能輯故立相則朋黨至朋黨至者亂法之階明自孝宗以上內閣輕而政事理武世以降內閣益重朋黨益熾其政慢于前世張居正雖任綜覈內則比刑餘外歠成法

而去異己其失矣度滋甚誠欲任法雖內閣當剗去之況于置丞相丞相者贅餘之官內閣者便嬖之別也政不便固當廢縱便于政猶曰聽于人不曰聽于法矣宗羲又謂明廢中書故閣寺竊柄夫宮刑本無人理閹寺固可廢耳如猶不能要令政歸六部中旨不行閹寺安得干之閹寺之橫由推未歸六部不在廢中書也周禮小宰掌建邦之宮刑漢魏以降亦以御史中丞統治宮禁假令專設中丞黜陟誅賞行乎閹寺亦何能恣行乎或言後漢嘗無丞相而閹寺專管政柄復以外戚貴臣爲名然此直由推戴功耳若素定立嗣之法掌在三司之府雖欲推戴無由明制外戚不得豫政母后不得擁朝其患猶輕於漢誠令七卿當國政無旁出閹寺之禍自消不在設相以防之也嘗試論之宗羲本以黨人之末流夸言議法藉名司契陰懃心于英雄英雄之爲言與鬼神等世有其名本無其實也知鬼神之妄而不悟英雄之虛故其議自陷者眾莊生有言終身道人終身諛人合譬飾辭聚眾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而不

自謂道訣與夫人之爲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天地篇近世言新政者其本皆附麗宗義斯猶瞽師之道蒼赤已凡政惡武斷武斷與非武斷者則聽法尚賢爲之分誠聽法雖專任與武斷奚比誠尚賢雖任衆與武斷奚分遠西之爲政者分爭辯訟不以非法黜民命隸官行政不以非法免吏職其言聽法近之也及其譙差一相而左右柄國者惟相所好惡處之舉總統者又踊是大政革選下及茸騎騶伍亡不易位斯非尚賢之弊邪且衆選者誠民之同志哉馳辯駕說以彰其名又爲之樹旗表使負販販夫皆勸譽己民愚無知則以爲誠賢賢否之實不定于民萌而操于小己此猶出之內府取之外府求良田大宅者持人短長而辯苛奪之名使人署券以效其地也既選

又樹其同己者以爲陪貳不考功實不課疲能而一於朋黨下者乃持大賂名琛田之租賦市之帑餘適妻爲席外婦奉匜以求得當議官司直交視而莫敢議其後非武斷則何事乎爲說者曰以不尚賢故妄舉不爲負用私不爲阿應之曰不尚賢者謂遠前識而貴參驗執前之有以期後之效也是故其術盡于課功籍不課功刻竹爲籌令探者自得大官猶愈于比周賓正以得尊埶便位者矣以刻竹爲不可則衆選者愈不立則何也事有前效雖一人猶知之事無前效雖衆人不豫知也故蕭何任淮陰侯也得于獨斷諸葛亮任馬謖也以獨斷失之唐堯用虞舜也得于衆舉其用伯鯀也以衆舉負之故釋技埶便習功比積絫而尚賢者任己任衆其于玆亂均也中國政度雖闊疏

考課有官除授有法趣于尚賢黨建者猶遠誠欲任法由此簡練其精陶汰其粗而足然而猶有溢者政專于主人主見采則下釋法而從所好政委于民人民靡風則吏去實而修其聲故韓非曰去喜去惡虛心以爲道舍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根幹不革則動泄不失矣揚搉篇 章炳麟曰舉世皆言法治貝與之上列國十數未有誠以法治者也宗羲之言踶西之術號爲任法適以人智亂其步驟其足以欺愚人而不足稱于名家之前明矣

思鄉原上

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當是時辭章之士猶少經禮三百威儀三千人服其化而陋于知人心故鄉原得自利

狂狷者有進取一槩之操雖闊略杪小哉然不舍人倫之際百姓當家之務父子芸瓜華冠緼袍以自肆志不求其名故不崇僞不敢其得故不燿世今取反是矣不得中行寧置狂狷思鄉原古之狂狷者自才性感槩至自唐以降之狂狷者自辭章夸誕至辭章于人也教之矜伐予之嚴飾授之抵諆致之朋黨野人持此以游市朝朝士又以是延進野人也更相填壎而忘其才之朽故有敢諫似直薦賢似忠掊擊似勇廉察似慧平反似恕周急似任讓爵似高一節財著其名播于歌詠反刹察之流汙聲色黷貨無厭內不慈于覩戚又蔑同産外則賣朋友其爲狂者不以爲譽耶以爲權藉也亦有仕宦既達及藉祖父覆露爲貴猶者家有幣餘顯者又時時頎之而務刻畫野服臺笠帛

衣犕驢乘犢身自偕囊其所燕游猶若貴人所慮盡者猶若府庫發斂之事也布衣者身無斗石而爲貴人彈棊鼓琴領校圖書名在佚民吏爲佞幸此其形能似狷性乃至庳然往往章聞于世鄉黨之議故人之言粗足摘其伏矣不如其文辭廣其朋黨衆故姦人樂行而無憚也雖或近誠狂者不可與久處約大上貴德其次務施報非狂者所知也狷者不振棄王公而傲凡民曹耦相處動作肩肩遇人非禮夫狂狷有僞于今則穿于鄉原矣鄉原者多持常訓之士高者即師雒閩雒閩之學明以來稍倣蠱及清爲佞人假借世益視之輕然刁苞應撝謙張履祥輩修之田舍其德無點至今州野有習是者雖陋猶少虛詐大氏成气類則僞獨行則貞此廩廩庶幾踐迹君子矣雖有矯情

未如飾狂猾者甚也此謂師法雖闕者若夫歆焱島固唯屬之頌是從而訛王氏之業則不足數也以事體而無食言寄之以財賄幸而無失期會無妄出入雖嫁嫁無奇節亦以周用嘗試論之人之文學多與其行相傅執禮者質而有科條行亦匡飭禮過故矜乎之以玄玄過故蕩禮與玄若循環更起迭用兼之老聃也偏得之孫卿莊周也又不能者至於絕學而無憂矣文辭者故以行禮文滅質博溺心轉益陵夷自宋玉下逮相如張衡已多輕孅是時隆禮之士猶未乏經申公師丹杜林鄭眾盧植鄭玄其著者也修學者多取介好非世主魏武帝變以樂府賦頌文皇業之明皇接之使士人欽欽慕功利哀窮婉敬不阬儒而端自息然猶承漢餘烈六藝未衰逮永嘉喪亂訖于齊梁玄禮班班而辭章抒其情曹攄陸雲

則循吏任昉江淹于是乎爲司直唯退亦謙謙不競何者名理持之猶秉古禮故辭多而行不敢然其以華言飾非者固已多矣昔者馮衍故後宮賢家也性好内不能率婦婦亦悍妬制不得蓄媵妾自言辭飽過差輒爲桀紂房中調戲布散海外而更傅會典禮云士有妻妾以逐其婦其坎稟非不幸也孔融背誕之士也其在北海任用輕剽之才租賦少稽一朝殺五部督郵及姦民汙吏滑亂市朝弗能治也見魏志崔琰傳注引司馬彪九州春秋有遭父喪哭泣墓側色不醮顇因以誅意之術枉法殺之見藝文類聚八十五引秦紆在朝惡魏武禁酒以天有酒旗地有酒泉爲對夫其處官建議暴戾無則戮于魏武則幸誠遭虞舜其亦流辟于裔土也到溉觸伯之吏也單林無侍冠履十年一易朝服穿補梁武帝擬

以喪家狗故任昉之子以葛帔禦冬而溉無所卹者以己所任處也錙銖作廣絕交論譏之斯不達人情奢儉之異也由是言之非者文士言之則成是是者文士言之則成非至今衍融有成名而到溉被譏以爲薄七代之閒既如此矣及唐兒僮艸隸悉爲歌詩經術伏息玄言又寢矣枝葉盛而根核撥進士之科日崇其僞故其風紀陵遲下漢魏南朝數等其屬辭者頗託孟子孫卿揚雄以自寵敢爲大言居之不疑一自以爲俊傑一自以爲賢聖屬辭相和滋以譸世浸淫及宋言亦愈莊辭亦愈不得誠賴有雒閩諸師塞其流溢亦幾絕學猶弗能崇禮讓濡有衣髮此之謂也雒閩所以拙者以其生于長吏閩人之閒不更稼穡不知人情隱曲故節行不及中庸徒謹敕寡過事君以誠

上聽蕭何下乃擬萬石君若夫管寧胡昭翟湯朱沖者無一民尺土之藉政不逮下而蕤倪數萬化之明非程頤楊時李侗朱熹之所至也然其玄德高行閉世拔生常人莫能從其步驟相與駛驟故猶賴維閣以承其乏唐亦有陽城司空圖輩與胡管相似此則豪傑之士不爲時俗所限然蠻之實難矣程楊李朱者可謂鄉原之秀中行則未也正德嘉靖以來王守仁變其節度又益巧足以取世資及今而衰衰則少僞故能得三數鄉原猶愈猖狷之爲疢也

系曰思鄉原者所以懲昌狂㥶情貌非爲色莊者徵禍福之論也世世人皆曰王楊盧駱以浮豔故壽終者一人耳然按陳子昂爲文辭與四家反亦槃死獄中至于韓愈流執益殊絕矣王勃求死而韓愈以餌流黃死斯何說也世世人皆曰何晏粉白不去

手行步顧影鄧颺行步舒縱坐立傾倚謝靈運每出入自扶接
者常數人後皆誅死貌不恭也然按夏侯玄以規格局度稱對
簿正色在獄不可押而友亦繼何鄧爲戮崔琰有威重雖爲徒
隸辭色不撓陸機服膺儒術非禮不動皆以無罪受刑又何以
稱焉世人皆曰王澄見樹上鵲巢解衣上樹探鷇弄之劉琨知
澄不得其死卒爲王敦所賊然按劉琨幽于段氏亦隕其命斯
又目睫之論也且夫宋世朝士徧爲燕樂文章嫵媚甚于四傑
也歐陽修使屬吏彈琵琶舉止動倈過于何鄧之嚼也然猶身
爲國老終保元吉君子于是知天命之不諶洪範之無驗矣世
人皆曰楊修二丁爲庶孽謀奪宗險薄徼幸故誅然按房玄齡
杜如晦爲秦王謀陷隱太子莫夜以方士服入府計事險薄徼

幸亦甚矣然無悔尤與菅蕭齊名何哉世人皆曰曹植既黜能自怨艾不媚其君故免于夷戮然按植爲九愁賦言時王謬聽忠言見黜其辭戇于屈原載文類聚三十五引九愁賦曰恨時王之謬聽受姦枉之虛辭揚天威以臨下忽放臣而不疑又曰謂內思而自策算乃昔之愆殃以忠言而見黜信無負于時王辭皆戇直怨且怒矣不遑斧質固適然耳夫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飾其辭气平其怨尤要以自厲非畏咎歆福而然也世人橫以禍福爲訕辭既不度又不能得其微莊周有言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萬物之情人倫之傳胡可得而必乎哉其唯道德之鄉乎

思鄉原下

桐城人問曰明用程朱之道其小臣能極諫以干君怒伏白梧

戴士囊而不悔此所謂奇節也而先生獨以程朱爲鄉原自鄉原出者安得是噐噐者乎章炳麟曰獲俗之論多以晚明方比後漢此未得其情後漢可慕蓋在獨行逸民諸傳及夫雅俗孝廉之士而已其黨錮不足矜（黨錮起於甘陵其後連及天下善士此乃奄宦所爲終之甘陵非善士善士亦非甘陵之黨善士可慕不得以是并慕甘陵也）然則孝弟通于神明忠信行于蠻貊居處齊難坐起恭敬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此後漢賢儒所立箸于鄉里本之師法敎化者也晚明風烈獨有直臣直臣可式獨有楊繼盛其餘瑣瑣皆黨人矣黨人者市朝之士立行于朝亦各政化文質所致忿悁之心迎其前闔閭之議驅其尾雖桀跖則可以爲烈士非程朱之化漸之也明之奇節近起嘉靖以後平世儒

如也靖難時死者雖烈由成祖殘酷致之彼既知無生理故感柴以就戮若少寬假則無此事然廢興之際死上多有非獨殉世故不論誠爲程朱所奬賊者雖遭世昇平無感槩之用其醇德宜可觀嘉靖以後亦宜有修之門內者今平世財得一二修謹士晚世雖修謹者亦絕義色形于在公流涵彰于退食骨骾闇于王路庸行闕于州茅何哉然則平世漸程朱深猶回翔鄉原閒明初專爲程朱之學者莫若薛瑄瑄之行誼修矣及身豫機務竟弗能救于謙蓋程朱之學修之於家爲有餘施於有政則少儒也晚世又失程朱之化雖欲爲鄉原不蔑也東林黨人如顧憲成高攀龍則託程朱鄒元標則託王守仁然皆無行誼可見徒見其游談譁世耳其佗則幷不言程朱也後漢則不然自光武明章之世而醇德者已多矣順沖以下皇綱絕紐則死節之士作然諸可稱頌者朝杜小小不過一端猶以州野爲眾此其所以異也夫含血之性生而自矜亟遭挫辱則壯厲之心生

一加諸膝一墜諸淵而不平固彌甚明太祖始尊儒行又往往暴譴責之後嗣勳伐既不如祖宗其善譴責猶如故且諸生在鄉曲則恣之婞扈以長其驁比爲鄉輔則呼之先生以尊其禮一失上意大譴大訶彭然出刑書外以無功之主遇不平之臣不爲戎首則幸矣忿上不渫故假儒言以責難敘以訶厲主復馮怒愈摧其臣佞幸中涓又假借焉羼德參會旋湍宕復欲不以死懟上不能也諸黨人者其始藉眾以要君亢權貴盟約既成劫之以勢隱之以阬忸之以選舉鰌之以箠擊叱咤使其朋所以要利者非危言犯上無由雖少愞者不得獨弛焉嘗見桑門召眾陳自燔者本以求名非誠甘死如嘗蒿葉也薪既積萬人夾道觀婦孺或長跽膜拜輕薄者附耳相語擬其怯也當是

時桑門雖惴慄中悔懟于眾目不得不赴火彼無忿悁之心于外而猶若是而況忿悁其上者乎循覩其化敵之則大祖成之則朋黨也蓋行商君之法怯夫可以爲賁育隨明大祖之化雖下士能爲比干泄治豈其內發于悃愊哉埶激則然大史公曰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陳卻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爲重賞使也賢人深謀于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義者安歸乎歸于富厚也夫徒富猶足使民忘死況以朋黨相脅以戮辱之名相制雖欲不爲奇節豈可得哉而世以歸厚于程朱則過矣二程之化自季宋已流行南服然宋臣不如明臣嫥鷙者宋政不傷吏搢紳臣于主無忮心明政反宋故臣節亦應之異且宋亡而降虜相屬明亡而抗兵死節者眾非二程之化有

效有不效也宋世君相甘降心于蠻夷自比僕役明懲其失務矜莊自高寧亡國不肯詘其名故其下亦應之也要之朝廟之行應于王政不應于師化師化所行齊私室而止觀師化之稠薄者質以私室不質以朝廟方東樹之倫不悟謂近世程朱道廢故處官者多頑鈍由智士觀之當東樹時私室猶不盡媮容止多墮誠程朱衰息之以及踐朝廟而柔詘無節槩者其本不在廢程朱顧政化致之耳曩令清世諸酋任武斷如明帝者雖廢程朱其臣何遽不抗厲數見督撫有自持威嚴陵轢屬吏者屬吏或廷折之遂致元服而去其事甚多但以不在朝廷故史官不載耳人之侵心古今同揆莫激之則不起激之未有不起者也若清主素不抑志于外國雖廢程朱其臣將寧爲滅國之計終不言和乳犬攫虎伏雞搏貍猶明世諸具臣也且夫建國卑世者期于百姓得

職不期于孳殖忠臣忠臣者自國家昏亂招之誠令刑賞已諾仿乎版法官人守要君不身踐獻言者雖不用然不得罪不得罪而直諫與對策等矣若君擅其威臣殉其忿苟以相復猶狗豨之鬥也雖宁位之下攘袂而危言請室之閒累累而臾死衹以刻華表醜國殤爲奬人祠宮羸其旣稟耳亦何益于烝民乎若夫禮義之度授受之際日用于民其亟于朝事遠矣是故輔存程朱者將以孳乳鄉原上腀庸德令邑有敎誨之賢野有不二之老則人道不夷于鶂鶂利澤及乎百世非欲苟得狂狷爲史書增華也

問曰六經者記載之文非爲立德也漢世學者徒傳訓詁訓詁旣就則誦文旁及論語孝經孫卿之書七十子後學者之記又

不閎深或復明習圖緯以滑其智（徐穉姜肱申屠蟠鄭玄皆是）而所在有至行程朱以來著書則專壹于道行其筆語又博矣辯議又繇矣然身不過爲鄉原秀弟子又劣劣今諸校悉誦論語竟弗能化覩其得失之故何了決而不可知邪曰立德自情不自慧不自慧故雖智如挈瓶辯如炙轂無補孟自情故忻望怨慕之用多好德之厚乃比于士女衽席之私愛而不見猶鄉往之且夫琴瑟專一不可以聽日以道德之辯厲人亦猶調一絃也方恐倦臥何力行之望六籍之文皆爾雅翕博高者可以絃歌其次亦有宮徵曲折大皆記載而述道德者適歷分布其間誦之使人愛慕又轉變而不厭其漸漬人情深故可以就至行繼漢之末得魏晉南朝是時禮樂猶未伏息玄言雖辯其芳澤遠脩足以動

人是以有振非獨漢魏江左也古之化民者興則在詩立則在禮成則在樂禮以檢式其身詩乃可慕樂或無文辭徒有聲音此寧有性命之議仁義之辯哉知立德依于情不依于慧是故其教不肅而成也今跪拜之節已異于古士禮無所施樂亦不可得雅聲獨詩猶在引詩之緒則魏晉正音猶足以興矣摭六經之餘則遷固壽曄諸史猶足以感矣然後巽以老莊法以程朱投閒而作庶幾可立若徒誦程朱者辯智有餘固不足動五情使人樂進雖然精其業者反覆而不斁比于圍棊籌算亦可以使人寡過要之能杜門耳交游既盛而復不自執持是何也則無以理其情也往者程朱既廢古籍又不恆諷誦行誼已薄然野士猶不駘蕩昏逾自項談者以鄒魯比德蠻俚謂顏回气

兒孫卿屠家公老聃木禺行尸古籍復盡廢不誦十稔之閒雖總角之僮鼓篋之子已狂狡不自攝矣主者頗欲令人誦經以尊躬行然徒欲令散釋論語依附集注鄭董不息使學子厭聞斯則琴瑟專一不可以聽之效也夫六籍本以記事數典不爲立德談言微中而往往及德行（諸史亦爾）故六籍之化人猶滑稽之稱說主文譎諫之流今縱弗能廣及史傳而又專于論語集注其不足化民固明矣

程師

傳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師者未足爲作述者也制法謂之作因其法能充實之謂之述（作者非必古雖其事但爲之設條例耳然初設條例者證驗或疏必待後生爲之討理其有未密即與駁正不讓於師此之謂述自唐以降典章之學則杜君卿爲作宋魏以下爲述心性之

學則二程爲作楊謝以下爲述算學則秦九韶朱世傑爲作焦李以下爲述韻學則陳第爲作顧江以下爲述訓詁之學則戴東原爲作王段以下爲述文辭條例之學則王懷祖爲作俞氏以下爲述然或更設條例爲前人所不及制者亦得名作舊義久微今復甄明亦得爲述守其成聞見過弟子有比次之功謂之師以師爲作述者則作述陋以作述者責師則師困敎于學官廣明人事物曲下至粗授書名略疏乘除之法此皆師也雖有巨細則循順舊術者眾世變亟一國之學或不足備敎授又旁采佗方佗方之學易國視之若奇偉然傳授者亦鈔次故言未有增上黠者或顛倒比輯之幸弟子莫理其本則竊佗人以成己東方之博士皆是也（此雖箸書滿家然法非己出則非作也無所增進則非述也與此土集纂者正同列耳）令此曹自疏國故不爲腐敗則以空文斁繹或以豪毛相似引類傅會何者其技盡于爲師無作述之效也雖然因是廢師可乎一

國之中爲師者當數萬作述者不過數人必待作述者以爲師則是待華山之撮耳然後爲也作述者又不可爲師何者其法卓特不循故常其說微至不與下學近弟子既不能盡取前說比其利病亦無以見作述者獨至雖聞其說謂汎汎與恆師等且學者猶緣梯而遷高也近者既不盡罔羅粹聞遠者雖相與震矜之轉又聞其近者即復以彼爲奇說矣如此執守何由固辯智何由察哉又作述者或時譏前修駁同列非慢易之也欲弘道固不以言殉人尊之至故以爭爲匡救弟子莫諭其意則長矜夸隨而輕之不當一齧首不悟己之不得比也是故古之作述者有所授受必傳之其人豈獨深錮其學以爲神眇不可輒聞邪亮聽之者不能比考前說則不能善理此也彼將盡其

曲折步驟然後自引于作述者然後可語又以是宣明于學官故作述者所以宏覆諸師非身自爲師者也世無師則道修舊文者絕學不偏布世無作述者則師說千年無所進雖有變復非矯亂則奇衺也明中世以後多如此取于佗國則終身爲寫官知作述者與師不可相無而不可同職也則功分定矣作述者非獨名其學亦將有以自尊貴學官之師今雖無秩祿佗日浸采異國之制即師爲主學者屬吏猶漢時有文學卒史耳主學者直雅俗文吏之徒令作述者爲之屈此爲以學術效奔走又以絕學洪業而令俗儒定其是非考其殿㝡何其倒也余見井研廖平說經善分別古今文蓋惠戴凌劉所不能上然其餘誣謬猥衆廖平之學與余絕相反然其分別古今文塙然不易吾誠斥平之謬亦乃識其所長若夫歌詩諷説之士目錄札記之材亦多

譏平違悟已雖無譽所以愈於平者安在邪充成都校師發妄言爲提學者所辱或言平憤激發狂故欻若然誰令平以經術大師屈身爲幹材下縱復受賞猶之辱也平所說多荒唐受辱則宜然俗吏多不通方異己即怪疑令漢之杜鄭唐之劉知幾宋之二程以其學爲博士亦乃爲主者辱矣所以名德之士聚徒千人教授家巷而不與辟廱橫舍之事者也由是言之師者在官作述者在野其爲分職居然殊矣世人徒以域外之事相擬諸材藝卓至者一切陳力官府此爲酋長貴族之治域外諸國悉去封建未遠故可以媮爲是也諸夏即異自漢世文法深峻已不能致魯兩生貫公桓公庸生之徒猶在遺逸鄭康成數徵而不從命自晉以降特達之士雖往往在吏職然不以其學假借王官何者知學

校之守襲蹈常故而已雖有奇詩妙理皆采自他人成書采自成書則爲襲蹈常故說而不當則其道反詘雖當以其學承藉長官又弗爲也故夫玄德潛燿之事深矣遠矣與市府封建之俗反矣斯乃中夏所以爲故其風廓然百世而不可易者也或復以學不在官則自造部黨詭爲異端鄒日有自擬仲尼以惑稠人者其緒則不可長夫不奸權埶何部黨之造詭有符驗何異端之詭行中禮樂何聖人之擬鄒之人獨以名世自位固不爲學故愚者波蕩從之夫趣於致用不趣於求是可以浮說致人趣於求是不趣於致用左證有事攻守有法非誠說釋則不爲服也若夫九流之部各有埶極猶水火相滅亦以相生不嫥以儒言爲式非所以爲患也問曰作述者不爲師今師又往往不當中人之學是學校終病

也應之曰昔漢時舉博士年五十始應科今之世有晨朝卒業比莫已爲父師者矣學之成驗定於校試校試固不能無偏重輕藉令試之殿廷然諸校錄者復多白徒稍上非寄象之材則目錄之士耳已不涉學何由以定然否往者偏重外學故有筆不點牘辭不辯心假手請字姦僞相紿者皆及格爲上第近復矯之又以書埶楷法取人卒與其素所治者相剌此尚循法其枉者猶有關節請謁之事雖欲得人亦何由至乎然則師選中失在適然耳適有良師則弟子之胙不然者亦直歸諸祿命而已矣今若就卒業諸生以其一得錄取有不足佗技及荒于國文者復令服習至五六年官校不足聽其在野受業如是猶可多得良師然肉食者既不省此而學官弟子復以其業爲足循

是以降懺猶不如科舉之世何者科舉文辭至腐朽得科舉者猶自知不爲成學入官以後尚往往理羣籍貫通人故書數之藝六籍之故史志之守性命之學不因以蠹敗或乃乘時閒出有愈于前今然以學校之業爲具則畫地不能進一武老聃有言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彼學校者豈不美於科舉邪

二羊論

喪服傳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自小宗以下無後當絕（喪服疏引何休說）近世則非直小宗雖支庶亦歆其爵蔭利其苑蓄而爲之嗣苟託于存續弱寡制禮者遂沿襲以爲典型卒不可革痛乎化民之道不可不慎也君子居處其俗而禁防其濫稍化其澆醨以從粹醇誠不得已乎羊祜卒無子武帝以兄子暨爲嗣

曁以父殁不得爲人後帝又令曁弟伊爲祜後又不奉詔帝怒並收免之夫祜雖開國鉅平繼別以後守其社稷乃得爲大宗自兄子視之猶支庶也支庶不可以爲之後非獨父殁則然矣武帝優于功臣而薄于人紀督促其從子以就衰杖藉令以父殁無命爲辭則君固有命也章炳麟曰所爲後大宗者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所以銓序昭穆彌綸百代不可以無統矣故宗子廢絕則圖籍莫紀漢家求三代之後而不得者大宗不立之效也用通典九十六總論爲人後議引范汪祭典說今爲後於支庶無合族之責無守祧之重非不得已也生民天性之屬莫厚父子苟可得已則必不離次雖父在命之猶號泣不忍去況制詔抑配之乎曁伊之言特以猝暫應塞非曰越于禮經者父在則命

之可以爲後也烏乎媮冒之士得壺漿簞肉猶爭趣不問所自若曁伊者遵帥典常不違其禰廟高爵弗能啗重罰弗能屈其厚于天屬篤行淳備雖曾參泰伯何以尚茲孔子曰與爲人後不入鄭君曰與猶奇也旣有爲之後者而往奇之也余悲近世風教陵替各往往臨利務進偝其所天以後欑宗尚不得與奉承帝命者比次使曁伊視之則絕矣故表三羊之高誼以爲臬檝後有君子取法于是彼訓逆無則者亦庶可息也

讀郭象論嵇紹文

御覽四百四十五引王隱晉書曰河南郭象著文稱嵇紹父死在非罪曾無耿介貪位死闇主義不足多曾以問郤公曰王裒之父亦非罪死裒尤辭徵紹不辭用誰爲多少

郤公曰王勝子嵇或曰魏晉所殺子皆仕宦何以無非也

荅曰殛鯀興禹禹不辭興者以鯀犯罪也若以時君所殺

爲當邪則同於禹以不當邪則同於嵇

崑山顧君論嵇紹以爲晉非其君倍父而求肉食蕩陰之死不足以自蓋爲虜寢苦之痛雖故爲君臣何有也伍胥荆楚之世室而奢之門子也義已委質父死非罪則君子與其報墓輓近郡縣同軌將爲戎首獨有走胡越義固不可顧椎刺猶得以自任及夫冀州分裂戰國棊置奔走有所則胥之義且得行於輓世況若嵇紹者乎且紹之死死爲淫酗昏虐之亂君死也藉令紹爲世臣與其君無鋒芒小怨其死特此肩于飛廉賢不足卲今于憲典不與戴天而爲之扞禦以隕其軀畏壓溺之不逮顧君

責之怒矣顧君又推其仕晉歸惡于山濤因以昌言魏晉四維之不舉余觀郭象是議乃嚴于顧君遠甚紹之死東海王越道經其墓哭之悲慟樹碑表爵象爲東海王主簿獨奮筆無所忌且舉世而譽之以爲握節以死國殤之雄䑣之者則爲流俗甚疾亦不恤焉象則晉之清言者也亟厲守正違遠于儒山濤之咎顧豈在清言邪

放西京記

歲在己亥余旅食臺灣不恰于衆東詣日本五月初三日發基隆初七日步上神戶日中餐于逆旅日昃與館森鴻偕發舖時至西京

初八日晨起至菅原道真祠堂殿楹五材皆貞堅而黝堊彤漆

蝕矣館森鴻鞠躬致禮凡東人於君相陵廟過必下拜不以冥行廢也初抵馬關過安德天皇陵偕行者數人亦皆鞠躬鞠躬之禮簡於拜跪顧人人可以自盡中國壇肅擯董之節緐矣強力者惡其瑣末中人思逸脫去之則襜褕騁馬以過其所尊者皆是也等級之儀不根於心人自高賢所以為卓犖矣去封建近人尊名分揖讓之節可觀或失則諂去封建遠人輕名分天下始有高士逸民復情以歸大一或失則放

食時過金閣寺故足利八代將軍義政別苑也其下有泉清洌可濫觴義政以淪荈者山閒谿瀑往往而有赤魚數百鱗浮游其上旁地得鹿苑寺寺負衣笠山沙門臧宋明圖書無慮六七十種扃閉未嘗示人館森鴻固請乃出蘇軾風竹以示其破壁

有明人詹景鳳書及唐泉國所圖山水皆緣以錦有達摩象仙臺孔琳所繢也下置一銅臺臺故明時所贈形如几跗拳曲錯以疊趺其高二尺沙門啟一閉室示明所贈承露盤趾六觚高二尺觚徑如之起接處繞以連環上作一筒盤以龍以受露也念中國古彝器毀於烽燹至今千百不獲一若盡臧浮屠所宜不摧破至是由是觀之浮屠者非專嗣法亦故府之守哉雖有桀主必覆慮之有以也

日既昳館森鴻掖余觀博物院過故宮及耳冢耳冢在宮城西北豐臣秀吉勝韓也馘左耳萬以爲京觀余以爲不足自旌其伐實啟人復仇之志耳昔魏武獲淳于瓊劓其鼻欲赦之許攸曰彼攬鏡自視則奮然欲倳刃矣一夫且然況敵國乎朝鮮爲

弱横爲日本所弄今猶有耳匈在則懦夫可與立也既至博物院視其儲藏自古今中外弓廬梓匠梁冶鞄韗摶埴車械錢幣女紅靡不畢具然日本自維新制法不祀異國之神安永四五年嘗修祀孔廟禮器今百三十年而其儀象法式亦閟于博物院矣

其莫石川進飲余于東山東山于西都最爲深窈詄麗其下畦陌曲折行人過之俄而吹篪者起月墮燭灺石川進召舞伎其舞按節雅步以手袖爲威儀東人謂之春雨舞曲余以爲周官之人舞于斯乎見之矣夜半歸逆旅

初九日食時加茂貞次郎來逆旅召余及館森鴻至大津宿其家乃先抵清水寺寺千年矣前有月照墓鴻爲其友致蘭一本

於沙門鐵眼鐵眼者幼失其父求之十年不獲乃祝髮入清水築廬其側獨居持戒律甚嚴受蘭稍倪首爲禮無他言日本沙門多畜妻妾求食人閒與賈豎無以異月照考般方外以王事死猶不如長揖君親者鐵眼純孝終以苦節其賢于月照哉少頃至知恩院莫抵加茂氏登臺望琵琶湖琵琶湖徑七十里大西湖數倍其景物相若乘小艇可以水嬉暍熱不能至也

初十日發大津趨名古屋

癸卯獄中自記

上天以國粹付余自炳麟之初生迄于今茲三十有六歲鳳鳥不至河不出圖惟余亦不任宅其位繄素王素臣之迹是踐豈直抱殘守闕而已又將官其財物恢明而光大之懷未得遂纍

于仇國惟金火相革歟則猶有繼述者至于支那閎碩壯美之學而遂斬其統緒國故民紀絕于余手是則余之罪也

人灘說

槁骨烝變而爲伏石其範不譌重甗深塹回湍之閒蝯狖不躋牛馬不能度千世以幽一昔閎圍而大古如起先民如作故江水至秭歸夷陵有空泠峽夆五六亙出上有奇石如二人像攘袂相對其上乃有狗峽峽隱起如狗下則人灘人灘者水至陵陗南岸有青石夏沒冬見其石嶔崟數十步中皆如人面狀或鉅或纖明者具須髮東行得黃牛灘其南絕阪駿極岸取高有石色若人負刀牽牛人黑牛黃成就昭徹人不得至故莫能儀度見水經江水注蓋大古之崩崖人物有弇覆其下者異時陵阜爲江

水刮除復見天明惜夫諸夏之冶卝勿能究極故本末不宜自魯之鉅野蚩尤肩髀所葬及周首子駒之閒人骨有專車者豈可勝道哉或曰學而炙者今人也物固有竘然而成形適相似者剖蛤蜃中有珠璣未成綠聯如人列食稻蟹者覩其腳閒有物如人加趺以坐此爲伏石邪非伏石邪言冶卝者無以應也

吳興沈雒伯
餘杭章見伊　同校